目录

[《七殺手》古龍 1](#_Toc70072011)

[第一回 奇人之約 1](#_Toc70072012)

[第二章 苦肉之計 18](#_Toc70072013)

[第三章 月兒彎彎照長街 32](#_Toc70072014)

[第四章 不是人的人 50](#_Toc70072015)

[第五章 相思令人老 61](#_Toc70072016)

[第六章 人中之龍 75](#_Toc70072017)

[第七章 空手擒龍 88](#_Toc70072018)

[第八章 天網恢恢 99](#_Toc70072019)

# 《七殺手》古龍

《二○一三年九月六日版》

《好讀書櫃》典藏版

# 第一回 奇人之約

杜七的手放在桌上，卻被一頂馬連坡大草帽蓋住。

是左手。

沒有人知道他為什麼要用帽子蓋住自己的手。

杜七當然不止一隻手，他的右手裡拿著塊硬饃，他的身子就和這塊硬饃一樣，又乾、又冷、又硬！

這裡是酒樓，天香樓。

桌上有菜，也有酒。

可是他卻動也沒有動，連茶水都沒有喝，只是在慢慢地啃著這塊他自己帶來的硬饃。

杜七是個很謹慎的人，他不願別人發現他被毒死在酒樓上。

他自己算過，江湖中想殺他的人至少有七百七十個，可是他現在還活著。

黃昏，黃昏前。

街上的人正多，突然有一騎快馬急馳而來，撞翻了三個人，兩個攤子，一輛獨輪車。

馬上人腰懸長刀，精悍矯健，看見了天香樓的招牌，突然從馬鞍上飛起，凌空翻身，箭一般竄入了酒樓。

樓上一陣騷動，杜七沒有動。

佩刀的大漢看見杜七，全身的肌肉都似已立刻僵硬，長長吐出口氣，才大步走過來。

他並沒有招呼杜七，卻俯下身，將桌上的草帽掀起一角，往裡面看了一眼，赤紅的臉突然蒼白，喃喃道：「不錯，是你。」

杜七沒有動，也沒有開口。

佩刀的大漢手一翻，刀出鞘，刀光一閃，急削自己的左手。

兩截血淋淋的手指落在桌上，是小指和無名指。

佩刀大漢蒼白的臉上冷汗雨點般滾落，聲音也已嘶啞：「這夠不夠？」

杜七沒有動，也沒有開口。

佩刀大漢咬了咬牙，突又揮刀。

他的左手也擺在桌上，他竟一刀剁下了自己的左手：「這夠不夠？」

杜七終於看了他一眼，點點頭，道：「走！」

佩刀大漢的臉色已因痛苦而扭曲變形，卻又長長吐出口氣，道：「多謝。」

他沒有再說一個字，就踉蹌著衝下了酒樓。

這大漢行動矯健，武功極高，為什麼往他帽子裡看了一眼，就心甘情願地砍下自己一隻手，而且還像是對杜七很感激？

這帽子裡究竟有什麼秘密？

沒有人知道。

黃昏，正是黃昏。

兩個人匆匆走上了酒樓，兩個錦衣華服，很有氣派的人。

看見他們，酒樓上很多人都站起來，臉上都帶著尊敬之色，躬身為禮。

附近八百里之內，不認得「金鞭銀刀，段氏雙英」的人還不多，敢對他們失禮的人更沒有幾個。

段氏兄弟卻沒有招呼他們，也沒有招呼杜七，只走過來，將桌上的草帽掀起一角，往帽子裡看了看，臉色突然蒼白。

兄弟兩人對望了一眼，段英道：「不錯。」

段傑已經垂下手，躬身道：「大駕光臨，有何吩咐？」

杜七沒有動，也沒有開口。

他不動，段英段傑也都不敢動，就像呆子般站在他面前。

又有兩個人走上酒樓，是「喪門劍」方寬，「鐵拳無敵」鐵仲達，也像段氏兄弟一樣，掀開草帽看了看，立刻躬身問：「有何吩咐？」

沒有吩咐，所以他們就只好站著等。他若沒有吩咐，就沒有人敢走。

這些人都是威鎮一方的武林豪客，為什麼往帽子裡看了一眼後，就對他如此畏懼、如此尊敬？

難道這帽子裡竟藏著某種可怕的魔力？

黃昏，黃昏後。

酒樓上已燃起了燈。

燈光照在方寬他們的臉上，每個人的臉上都在流著汗，冷汗。

杜七還是沒有吩咐他們做一點事，他們本該樂得輕鬆才對。

可是看他們的神色，卻彷彿隨時都可能有大禍臨頭一樣。

夜色已臨，有星升起。

樓外的黑暗中，突然響起一陣奇異的吹竹聲，尖銳而淒厲，就像是鬼哭。

方寬他們的臉色又變了，連瞳孔都似已因恐懼而收縮。

杜七沒有動。

所以他們還是不敢動，更不敢走。

就在這時，突聽「轟」的一響，屋頂上同時被撞破了四個大洞。

四個人同時落了下來，四條身高八尺的彪形大漢，精赤著上身，卻穿著條鮮紅如血的紮腳褲，用一根金光閃閃的腰帶圍住。腰帶上斜插著十三柄奇形彎刀，刀柄也閃著金光。

這四條修長魁偉的大漢，落在地上卻輕如棉絮，一落下來，就守住了酒樓四角。

他們的神情看來也很緊張，眼睛裡也帶著種說不出的恐懼之意。

就在大家全都注意著他們的時候，酒樓上又忽然多了個人。

這人頭戴金冠，身上穿著件織金錦袍，腰上圍著根黃金腰帶，腰帶上也插著柄黃金彎刀，白白的臉，圓如滿月。

段氏雙英和方寬他們雖也是目光如炬的武林高手，竟沒有看出這個人是從屋頂上落下來的，還是從窗外掠進來的。

但他們卻認得這個人。

南海第一巨富，黃金山上的金冠王，王孫無忌。

就算不認得他的人，看見他這身打扮，這種氣派，也知道他是誰。

杜七沒有動，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。

王孫無忌卻已走過來，俯下身，將桌上的草帽掀起了一角，往裡面看了一眼，忽然鬆了口氣，道：「不錯，是你。」

他本來顯得很緊張的一張臉，此刻竟露出了一絲寬慰的微笑，忽然解下腰上的黃金帶，將帶扣一擰，黃金帶中立刻滾出了十八顆晶瑩圓潤的明珠。

王孫無忌將這十八粒明珠用黃金帶圍在桌上，躬身微笑，道：「這夠不夠？」

杜七沒有動，也沒有開口。

這時黑暗中的吹竹之聲已越來越急，越來越近。

王孫無忌笑得已有些勉強，舉手摘下了頭上的黃金冠，金冠上鑲著十八塊蒼翠欲滴的碧玉。

他將金冠也放在桌上：「這夠不夠？」

杜七不動，也不開口。

王孫無忌再解下金刀，刀光閃爍，寒氣逼人眉睫：「這夠不夠？」

杜七不動。

王孫無忌皺眉道：「你還要什麼？」

杜七忽然道：「要你右手的拇指！」

右手的拇指一斷，這隻手就再也不能使刀，更不能用飛刀。

王孫無忌的臉色變了。

但這時吹竹聲更急、更近，聽在耳裡，宛如有尖針刺耳。

王孫無忌咬了咬牙，抬起右手，伸出了拇指，厲聲道：「刀來！」

站在屋角的一條赤膊大漢立刻揮刀，金光一閃，一柄彎刀呼嘯著飛出，圍著他的手一轉。

一根血淋淋的拇指立刻落在桌上。

彎刀凌空一轉，竟已呼嘯著飛了回去。

王孫無忌臉色發青：「這夠不夠？」

杜七終於抬頭看了他一眼，道：「你要什麼？」

王孫無忌道：「要你殺人。」

杜七道：「殺誰？」

王孫無忌道：「鬼王。」

杜七道：「陰濤？」

王孫無忌道：「是。」

杜七不再開口，也不再動。

方寬、鐵仲達、段氏雙英，卻已都不禁聳然失色。

「鬼王」陰濤，這名字本身就足以震散他們的魂魄。

這時吹竹聲忽然一變，變得就像是怨婦低泣，盲者夜笛。

王孫無忌低叱一聲：「滅燭！」

酒樓上燈火輝煌，至少燃著二十多處燈燭。

四條赤膊大漢突然同時揮手，金光閃動，刀風呼嘯飛過，燈燭突然同時熄滅。

四面一片黑暗，黑暗中忽然又亮起了幾十盞燈籠，在酒樓外面的屋脊上同時亮起。

慘碧色的燈火，在風中飄飄蕩蕩，又恰恰正像是鬼火。

王孫無忌失聲道：「鬼王來了！」

晚風淒切，慘碧色的燈光，照在人面上，每個人的臉都已因恐懼而扭曲變形，看來竟也彷彿是一群剛從地獄中放出的活鬼。

纏綿悲切的吹竹聲中，突然傳來了一聲陰惻惻的冷笑：「不錯，我來了！」

五個字說完，一陣陰森森的冷風吹過，送進了一個人來。

一個長髮披肩，面如枯蠟，穿著件白麻長袍，身材細如竹竿的人，竟真的像是被風吹進來的，落到地上，猶在飄搖不定。

他的眼睛也是慘碧色的，瞬也不瞬地盯著王孫無忌，陰惻側笑道：「我說過，你已死定了！」

王孫無忌突也冷笑：「你死定了！」

陰濤道：「我？」

王孫無忌道：「你不該到這裡來的，既然已來，就死定了！」

陰濤道：「你能殺我？」

王孫無忌道：「我不能。」

陰濤道：「誰能？」

王孫無忌道：「他！」

他就是杜七。

杜七還是沒有動，連神色都沒有動。

鬼王陰濤一雙碧森森的眼睛已盯住了他：「你能殺我？」

答覆很簡單：「是！」

陰濤大笑：「用什麼殺？難道用你這頂破草帽？」

杜七不再開口，卻伸出了手，右手，慢慢地掀起了桌上的草帽。

這帽子下究竟有什麼？

帽子下什麼也沒有，只有一隻手。

左手。

手上卻長著七根手指。

手很粗糙，就像是海岸邊亙古以來就在被浪濤沖激的岩石。

看見這隻手，鬼王陰濤竟像是自己見到了鬼一樣，聳然失色：「七殺手！」

杜七不動，不開口。

陰濤道：「我不是來找你的，你最好少管閒事。」

杜七道：「我已管了。」

陰濤道：「你要怎麼樣？」

杜七道：「要你走！」

陰濤跺了跺腳，道：「好，你在，我走。」

杜七道：「留下頭顱再走！」

陰濤的瞳孔收縮，突然冷笑，道：「頭顱就在此，你為何不來拿？」

杜七道：「你為何不送過來？」

陰濤大笑，笑聲淒厲。

淒厲的笑聲中，他的身子突然幽靈般輕飄飄飛起，向杜七撲了過去。

他人還未到，已有十二道碧森森的寒光暴射而出。

杜七右手裡的草帽一招，漫天碧光突然不見，就在這時，陰濤人已到，手裡已多了柄碧森森的長劍，一劍刺向杜七的咽喉。

這一劍凌空而發，飄忽詭異，但見碧光流轉，卻看不出他的劍究竟是從哪裡刺過來的。

杜七的手卻已抓了出去。

慘碧色的光華中，只見一隻灰白色的，長著七根手指的手，凌空一抓，又一抓。

劍影流轉不息，這隻手也變幻不停，一連抓了七次，突聽「叮」的一聲，劍光突然消失，陰濤手裡竟已只剩下半截斷劍。

劍光又一閃，卻是從杜七手裡發出來的。

杜七手已捏著半截斷劍，這半截斷劍忽然已刺入了陰濤的咽喉。

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劍的速度，也沒有人能看清他的手。

大家只聽見一聲慘呼，接著，陰濤就已倒下。

沒有聲音，沒有光。

樓外的燈籠也已經突然不見，四下又變成了一片黑暗。

死一般的靜寂，死一般的黑暗。

甚至連呼吸聲都沒有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才聽見王孫無忌的聲音說：「多謝。」

杜七道：「你走，帶著陰濤走！」

「是！」

接著，就是一陣腳步聲，匆匆下了樓。

杜七的聲音又道：「你們四個人也走，留下你們的兵器走。」

「是！」四個人同時回答，兵器放在桌上：一條鞭、一柄刀、一把喪門劍！

杜七說道：「記住，下次再帶著兵器來見我，就死！」

沒有人敢再出聲，四個人悄悄地走下樓。

黑暗中又是一片靜寂。又不知過了多久，忽然有一點燈光亮起。

燈在一個人的手裡，這人本就在樓上獨飲，別的客人都走了，他卻還沒有走。

是個看來很平凡、很和氣的中年人，臉上帶著種討人歡喜的微笑，正在看著杜七微笑：「一手七殺，果然名不虛傳！」

杜七沒有理他，也沒有看他，用一隻麻袋裝起了桌上的兵器和珠寶，慢慢地走下樓。

這中年人卻又喚道：「請留步。」

杜七霍然回頭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在下吳不可。」

杜七冷笑，道：「你也想死？」

吳不可道：「在下奉命，特來傳話。」

杜七道：「什麼話？」

吳不可道：「有個人想見七爺一面，想請七爺去一趟。」

杜七冷冷道：「無論誰想見我，都得自己來。」

吳不可道：「可是這個人──」

杜七道：「這個人也得自己來。你去告訴他，最好爬著來，否則就得爬著回去。」

他已不準備再說下去，他已下樓。

吳不可還在微笑著，道：「在下一定會將七爺的話，回去轉告龍五公子。」

杜七突然停下腳，再次回頭，岩石般的臉上，竟已動容：「龍五？三湘龍五？」

吳不可微笑，道：「除了他還有誰？」

杜七道：「他在哪裡？」

吳不可說道：「七月十五，他在杭州的天香樓相候！」

杜七的臉上已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，忽然道：「好，我去！」

公孫妙的手並沒有放在桌上。

他的手很少從衣袖裡拿出來，從不願讓別人看見。

尤其是右手。

公孫妙說話的聲音總是很小。他相貌平凡，衣著也很樸素。

因為他從不願引人注意。

可是現在他對面卻坐著個非常引人注意的人：身上穿的衣服，是最好的質料，用最好的手工剪裁的；手上戴著的，是至少值一千兩銀子的漢玉戒指；帽子上綴著比龍眼還大的明珠。

何況他本身長得就已夠引人注意。他瘦得出奇，頭也小得出奇，卻有個特別大的鷹鉤鼻子，所以他的朋友都叫他胡大鼻子；不是他的朋友，就叫他大鼻子狗。

他的鼻子的確像獵狗一樣，總能嗅到一些別人嗅不到的東西。

這一次他嗅到的是一粒人間少有、價值連城的夜明珠。

他的聲音也壓得很低，嘴幾乎湊在公孫妙耳朵上：「你若沒有見過那粒夜明珠，你絕對想不到那是多麼奇妙的東西。」

公孫妙板著臉，道：「我根本不會去想。」

胡大鼻子道：「它不但真的能在黑暗中發光，而且發出來的光比燈光還亮，你若將它放在屋子裡，看書都用不著點燈。」

公孫妙冷冷道：「我從來不看書，萬一我想看書的時候，我也情願點燈，燈油和蠟燭都不貴。」

胡大鼻子苦著臉，道：「可是我卻非把它弄到手不可，否則我就死定了。」

公孫妙道：「那是你的事，你無論想要什麼，隨時都可以去拿。」

胡大鼻子苦笑道：「你也明知我拿不到的。藏珠的地方，四面都是銅牆鐵壁，只有你能進得去；那鐵櫃上的鎖，也只有你能打得開。除了你之外，世上還有誰能將那粒夜明珠偷出來？」

公孫妙道：「沒有別人了。」

胡大鼻子道：「我們是不是二十年的老朋友？」

公孫妙道：「是。」

胡大鼻子道：「你願不願意看著我死在路上？」

公孫妙道：「不願意。」

胡大鼻子道：「那麼你就一定要替我去偷。」

公孫妙沉默著，過了很久，忽然從衣袖裡伸出他的右手：「你看見我這隻手沒有？」

他手上只有兩隻手指，他的中指、小指、無名指，都已被從根切斷。

公孫妙說道：「你知不知道我這根小指是怎麼斷的？」

胡大鼻子搖搖頭。

公孫妙道：「三年前，我當著我父母妻子的面，切下我的小指，發誓以後絕不再偷了。」

胡大鼻子在等著他說下去。

公孫妙歎道：「可是有一天，我見了八匹用白玉雕成的馬，我的手又癢了起來，當天晚上，就又將那八匹玉馬偷了回去。」

胡大鼻子道：「我看見過那八匹玉馬。」

公孫妙道：「我的父母妻子也看見了，他們什麼話也沒有說，第二天早上，就收拾東西，搬了出去，準備從此再也不理我。」

胡大鼻子道：「你為了要他們回去，所以又切斷了自己的無名指？」

公孫妙點點頭道：「那次我是真的下了決心，絕不再偷的，可是──」

過了兩年，他又破了戒。

那次他偷的是用一整塊翡翠雕成的白菜，看見了這樣東西後，他朝思夜想，好幾天都睡不著，最後還是忍不住去偷了回來。

公孫妙苦笑道：「偷也是種病，一個人若是得了這種病，簡直比得了天花還可怕。」

胡大鼻子在替他斟酒。

公孫妙黯然道：「我母親的身體本不好，發現我舊病復發後，竟活活的被我氣死。我老婆又急又氣，就把我這根中指一口咬了下來，血淋淋的吞了下去。」

胡大鼻子道：「所以你這隻手只剩了兩根手指。」

公孫妙長長歎了口氣，將手又藏入了衣袖。

胡大鼻子道：「可是你這只只有兩隻手指的手，卻還是比天下所有五指俱全的手，都靈巧十倍，你若從此不用它，豈非可惜？」

公孫妙道：「我們是二十年的老朋友，你又救過我，現在你欠了一屁股還不清的債，債主非要你用那顆夜明珠來還不可，因為他也知道你會來找我的，你若不能替他辦好這件事，他就會要你的命。」

他歎息著，又道：「這些連我都知道，但我卻還是不能替你去偷。」

胡大鼻子道：「這次你真的已下了決心？」

公孫妙點點頭，道：「除了偷之外，我什麼事都肯替你做。」

胡大鼻子忽然站起來，道：「好，我們走。」

公孫妙道：「到哪裡去？」

胡大鼻子道：「我不要你去偷，可是我們到那裡去看看，總沒關係吧。」

五丈高的牆，寬五尺，牆頭上種著花草。

就只這道牆，卻很少有人能越過去。可是這一點當然難不倒公孫妙。

胡大鼻子道：「你真的能過得去？」

公孫妙淡淡道：「再高兩丈，也沒問題。」

胡大鼻子道：「藏珠的那屋子，號稱鐵庫，所以除了門口有人把守外，四面都沒有人，因為別人根本就進不去。」

公孫妙忍不住問道：「那地方真的是銅牆鐵壁？」

胡大鼻子點點頭道：「牆上雖有通風的窗子，但卻只有一尺寬，九寸長，最多只能伸進個腦袋去。」

公孫妙笑了笑，道：「那就已夠了。」

他的縮骨法，本就是武林中久已絕傳的秘技。

胡大鼻子道：「進去之後，還得要打開個鐵櫃，才能拿得到夜明珠。那鐵櫃上的鎖，據說是昔年七巧童子親手打造的，唯一的鑰匙，是在老太爺自己手裡，但卻沒有人知道他將這把鑰匙藏在哪裡。」

公孫妙淡淡道：「七巧童子打造的鎖，也不是絕對開不了的。」

胡大鼻子道：「你打開過？」

公孫妙道：「我沒有，但我卻知道，世上絕沒有我開不了的鎖。」

胡大鼻子看著他，忽然笑了。

公孫妙道：「你不信？」

胡大鼻子笑道：「我相信，非常相信。我們還是趕快走吧。」

公孫妙反而不肯走了，瞪著眼道：「為什麼要趕快走？」

胡大鼻子歎道：「因為如你一時衝動起來，肯替我進去偷了，卻又進不了那屋子，打不開那道鎖，你一定不好意思再出來的，那麼我豈非害了你？」

公孫妙冷笑道：「你用激將法也沒有用的，我從來不吃這一套。」

胡大鼻子道：「我並沒有激你，我只不過勸你趕快走而已。」

公孫妙道：「我當然要走，難道我還會在這黑巷子裡站一夜不成？」

他冷笑著，往前面走了幾步，突然又停下，道：「你在這裡等我，最多半個時辰，我就回來。」

這句話還沒說完，他人已掠出兩丈，貼在牆上，壁虎般爬了上去，人影在牆頭一閃，就看不見了。

胡大鼻子臉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微笑，老朋友總是知道老朋友有什麼毛病的。

得意雖然很得意，但等人卻還是件很不好受的事。

胡大鼻子正開始擔心的時候，牆頭忽然又有人影一閃，公孫妙已落葉般飄了下來。

「得手了沒有？」胡大鼻子又興奮，又著急。

公孫妙卻不開口，拉著他就跑，轉了幾個彎，來到條更黑更窄的巷子，才停下來。

胡大鼻子歎道：「我就知道你不會得手的。」

公孫妙瞪著他，突然開了口，吐出來的卻不是一句話，而是一顆珍珠。

夜明珠。

月光般柔和，星光般燦爛的珠光，將整條黑暗的巷子都照得發出了光。

胡大鼻子的臉已因興奮而發紅，抓住這顆夜明珠，立刻塞入衣服裡。珠光隔著衣服透出來，還是可以照人眉目。

突聽一個人微笑道：「好極了，公孫妙果然是妙手無雙。」

一個人忽然從黑暗中出現，看來是個很和氣的中年人，臉上帶著種討人歡喜的微笑。

胡大鼻子看見了這個人，臉色卻變了變，立刻迎了上去，雙手捧上了那粒夜明珠，勉強笑道：「東西總算已經到手，在下欠先生的那筆債，是不是已可一筆勾消？」

原來這人就是債主。可是這債主並不急著要債，甚至連看都沒有去看那顆夜明珠一眼。

難道他真正要的並不是這夜明珠？

他要的是什麼？

「在下吳不可。」他已微笑著向公孫妙走過來，「為了想一試公孫先生的妙手，所以才出此下策，甚至那筆債也只不過是區區之數，不要也無妨。」

公孫妙已沉下了臉，道：「你究竟要什麼？」

吳不可道：「有個人特地要在下來，請公孫先生去見他一面。」

公孫妙冷冷道：「可惜我卻不想見人，我一向很害羞。」

吳不可笑道：「但無論誰見到龍五公子都不會害羞的。他從不會勉強別人去做為難的事，也從不說令人難堪的話。」

公孫妙已準備走了，突又回過頭：「龍五公子？你說的是三湘龍五？」

吳不可微笑道：「世上難道還有第二個龍五？」

公孫妙臉上已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，也不知是驚奇，是興奮，還是恐懼。

「龍五公子想見我？」

吳不可道：「很想。」

公孫妙道：「但龍五公子一向如天外神龍，從來也沒有人知道他的行蹤，我怎麼找得到他？」

吳不可道：「你用不著去找他，七月十五，他會在杭州的天香樓等你。」

公孫妙連考慮都不再考慮，立刻便道：「好，我去！」

石重伸出手，抓起了一把花生。

別人一把最多只能抓起三十顆花生，他一把卻抓起了七八十顆。

他的右手比別人大三倍。

花生攤子上寫明了：「五香花生，兩文錢一把。」

他拋下了三十文錢，抓了十五把花生，一籮筐花生就幾乎全被他抓得乾乾淨淨。

賣花生的小姑娘幾乎已經快哭出來。

石重大笑，大笑著將花生全都丟到地上，便揚長而去。

他從來也不喜歡吃花生，可是他喜歡看別人被他捉弄得要哭的樣子。

他好像隨時隨地都能想出些花樣來，讓別人過不了太平日子。

山上的玄妙觀裡，有只千斤銅鼎，據說真的有千斤，尋常十來條大漢，也休想搬得動它。

有一天大家早上起來時，忽然發現這隻銅鼎到了大街上，而且不偏不倚就恰巧擺在街心。

這隻銅鼎當然不會是自己走來的。

這世上假如還有一個人能將這隻銅鼎從山上搬到這裡來，這個人一定就是石重。

於是大家跑去找石重。

有這麼大的一隻銅鼎擺在街心，來來往往的車馬，都要被堵死，所有的生意都要受到影響。

大家求石重再將它搬回去。

石重不理。

再等到每個人都急得快要哭出來了，石重才大笑著走出去，用他那只特別大的手托住了銅鼎，吐氣開聲，喝了聲：「起！」

這只千斤銅鼎竟被他一隻手就托了起來。

就在這時，人叢中忽然有人道：「石重，龍五公子在找你。」

石重立刻拋下銅鼎就走，什麼也不管了，走了十幾步，才回過頭來問：「他人呢？」

「七月十五，他在杭州的天香樓等你。」

七月十五，月圓。

杭州天香樓還是和平常一樣，還不到吃晚飯的時候，就已座無虛席。

只不過今天卻有件怪事。今天樓上樓下幾十張桌子的客人，竟全都是從外地來的陌生人；平時常來的老主顧，竟全都被擋在門外。

就連天香樓最大的主顧，杭州城裡的豪客馬老闆，今天也居然找不到位子。

馬老闆已漲紅了臉，準備發脾氣了。馬老闆一發脾氣，可不是好玩的。

天香樓的老掌櫃立刻趕過來，打躬作揖，賠了一萬個不是，先答應立刻送一桌最好的酒菜，和五十隻剛上市的大閘蟹到馬老闆府上，又附在馬老闆耳邊，悄悄地說了幾句話。

馬老闆皺了皺眉，一句話都不說，帶著他的客人們，扭頭就走。

老掌櫃剛鬆了口氣，杭州萬勝鏢局的總鏢頭「萬勝金刀」鄭方剛帶著他的一群鏢師，穿著鮮衣，乘著怒馬而來。

鄭總鏢頭就沒有馬老闆那麼講理了：「沒有位子也得找出個位子來。」

他揮手叱開了好意的老掌櫃，正準備上樓。

樓梯口忽然出現了兩個人，擋住了他的路。

兩個青衣白襪，眉清目秀的年輕人，都沒有戴帽子，漆黑的頭髮，用一根銀緞帶束住。

居然有人敢擋鄭總鏢頭的路？

萬勝鏢局裡的第一號鏢師「鐵掌」孫平第一個衝了出去，厲聲道：「你們想死？」

青衣少年微笑著道：「我們不想死。」

孫平道：「不想死就閃開，讓大爺們上去。」

青衣少年微笑道：「大爺們不能上去。」

孫平喝道：「你知道大爺們是誰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青衣少年還在微笑，「我只知道今天無論是大爺、中爺、小爺，最好都不要上去。」

孫平怒道：「大爺就偏要上去又怎麼樣？」

青衣少年淡淡道：「大爺只要走上這樓梯一步，活大爺就立刻要變成死大爺。」

孫平怒喝，衝上去，鐵掌已拍出。

他的手五指齊平，指中發禿，鐵沙掌的功夫顯然已練得不錯，出手也極快。

這一掌劈出，掌風強勁，銳如刀風。

青衣少年微笑著，看著他，突然出手，去切他的手腕。

孫平這一招正是虛招。他自十七歲出道，從趟子手做到鏢師，身經百戰，變招極快，手腕一沉，反切青衣少年的下腹。

這一著已是致命的殺手，他並不怕殺人！

但青衣少年的招式卻變得更快，他的手剛切出，青衣少年的兩根手指已到了他咽喉。

只聽「噗」的一響，這兩根手指竟已像利劍般插入了他咽喉。

孫平的眼睛珠子突然凸出，全身的肌肉一陣痙攣，立刻就完全失去控制，眼淚、鼻涕、口水、大小便一起流出，連一聲慘呼都沒有，人已倒下。

青衣少年慢慢地取出塊雪白的手帕，慢慢地擦淨了手背上的血，連看都不再看他一眼。

每個人都怔住，都像是覺得要嘔吐。

他們殺過人，也看過人被殺，但他們現在還是覺得胃部收縮，有的已幾乎忍不住要吐出來。

青衣少年慢慢地疊起手帕，淡淡道：「各位現在還不走？」

他的出手雖可怕，但現在若是就這麼走了，萬勝鏢局以後還能在江湖中混嗎？鏢師中又有兩個人準備衝過去。

他們吃的這碗飯，本就是隨時都得準備拚命的飯。

但鄭方剛卻突然伸出手，攔住了他們。

他已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。

今天來的這些陌生客，雖然各式各樣的人都有，但卻有一點相同之處。

每個人都沒有戴帽子，每個人的頭髮上，都繫著條銀色的緞帶。

這邊已有人血濺樓梯，那邊的客人卻連看都沒有回頭看一眼。

鄭方剛勉強壓下了一口氣，沉聲問：「朋友你高姓大名？從什麼地方來的？」

青衣少年笑了笑道：「這些事你全都不必知道，你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夠了。」

鄭方剛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青衣少年淡淡道：「今天就算是七大劍派的掌門，五大幫派的幫主，全都到了這裡，也只有在門外站著，若是敢走這樓梯一步，也得死！」

鄭方剛臉色變了：「為什麼？」

青衣少年道：「因為有個人在樓上請客，除了他請的三位貴客外，他不想看見別的人。」

鄭方剛忍不住問：「是什麼人在樓上？」

青衣少年道：「這句話你也不該問的，你應該想得到。」

鄭方剛的臉色突然變得慘白，嗄聲道：「難道是他？」

青衣少年點頭道：「是他。」

鄭方剛跺了跺腳，回頭就走，鏢師們也只好抬起孫平，跟著他走。

走出了門後，才有人忍不住悄悄問：「他究竟是什麼人？」

鄭方剛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，卻長長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行蹤常在雲霄外，天下英豪他第一。」

現在他正坐在樓上的一間雅室裡，坐在一張很寬大的椅子上。

他的臉色是蒼白的，瘦削而憔悴，眼睛裡也總是帶著種說不出的疲倦之色。

不但疲倦，而且虛弱。在這麼熱的天氣裡，他坐的椅子上還墊著張五色斑斕的豹皮，腿上也還蓋著塊波斯毛氈，也不知是什麼毛織成的，閃閃地發著銀光。

可是他的人看來卻已完全沒有光采，就彷彿久病不澈，對人生已覺得很厭倦，對自己的生命，也完全失去了希望和信心。

一個滿頭銀髮，面色赤紅，相貌威武如天神般的老人，垂手肅立在他身後。這年已垂暮的老人，全身反而充滿了一種雄獅猛虎般的活力，眼睛裡也帶著種懾人魂魄的光芒，令人不敢仰視。

可是他對這重病的少年，態度卻非常恭敬。無論誰看見他這種恭敬的態度，都很難相信他就是昔年威鎮天下，傲視江湖，以一柄九十三斤重的大鐵椎，橫掃南七北六十三省，打盡了天下綠林豪傑，會遍了天下武林高手，身經大小百戰，從未敗過一次的「獅王」藍天猛。

還有一個青衣白襪，面容呆板，兩鬢已斑白的中年人，正在為這重病的少年倒茶。

他一舉一動都顯得特別謹慎，特別小心，彷彿生怕做錯一點事。

暖壺中的茶，倒出來後還是滾燙的，他用兩隻手捧著，試著茶的溫度，直到這杯茶恰好能入口時，才雙手送了過去。

這重病的少年接過來，只淺淺的啜了一口。

他的手也完全沒有血色，手指很長，手的形狀很秀氣，好像連拿著個茶杯都很吃力。

但他卻正是天下英豪第一的龍五。

屋子裡沒有別的人，也沒有別的人來。

龍五輕輕地歎息了一聲，道：「我已有五六年沒有等過人了。」

藍天猛道：「是。」

龍五道：「今天我卻已等了他們半個多時辰。」

藍天猛道：「是。」

龍五道：「上次我等的人好像是錢二太爺。」

藍天猛道：「現在他已絕不會再讓別人等他了。」

龍五又輕輕歎息了一聲，道：「他死得真慘。」

沒有人會等一個死人的。

藍天猛道：「以後也絕不會再有人等杜七他們。」

龍五道：「那是以後的事！」

藍天猛道：「現在他們還不能死？」

龍五道：「不能。」

藍天猛道：「那件事非要他們去做不可？」

龍五點點頭。他彷彿已覺得說的話太多、太累。他並不是個喜歡說話的人。

他甚至連聽都不願多聽。所以他不開口，別人也都閉上了嘴。

屋子裡浮動著一陣淡淡的茶香，外面也安靜得很，二十多張桌子上雖然都坐滿了人，卻連一句說話的聲音都聽不見。

剛換上的嶄新青布門簾，突然被掀起。一個藍布短衫的夥計，垂著頭，捧著個青花蓋碗走了進來。

藍天猛皺眉道：「出去。」

這夥計居然沒有出去：「小人是來上菜的。」

藍天猛怒道：「誰叫你現在上菜的？客人們還沒有來。」

夥計忽然笑了笑，淡淡道：「那三位客人，只怕都不會來了。」

龍五疲乏而無神的眼睛裡，突然射出種比刀鋒還銳利的光，盯在他臉上。

這夥計圓圓的臉，笑容很親切，眼角雖已有了些皺紋，但一雙眼睛卻還是年輕的，帶著種嬰兒般的無邪和純真。

無論誰都看得出他正是那種心腸很軟，脾氣很好，而且一定很喜歡朋友和孩子的人。

女人若是嫁給了這種男人，是絕不會吃虧，也不會後悔的。

龍五盯著他，過了很久，才慢慢地問道：「你說他們不會來了？」

這夥計點點頭：「絕不會來了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這夥計沒有回答，卻將手裡捧的青花蓋碗，輕輕地放到桌上，慢慢地掀起了蓋子。

龍五的瞳孔突然收縮，嘴角忽然露出種奇特的微笑，緩緩道：「這是道好菜。」

夥計也在微笑：「不但是道好菜，而且很名貴。」

龍五居然同意了他的話：「的確名貴極了。」

這道菜卻吃不得，碗裡裝的既不是山雞熊掌，也不是大排翅、老鼠斑，而是三隻手。

三個人的手！

三隻手整整齊齊地擺在青花瓷碗裡：一隻大手，兩隻小手；一隻左手，兩隻右手。

大手至少比普通人大三倍。左手上多了兩根手指，右手上卻少了三根。

世上絕沒有任何一個菜碗裡，裝的東西能比這三隻手更名貴。就算你在一個大碗裡裝滿了碧玉金珠，也差得多。事實上，根本就沒有人能真正估計出這三隻手的價值。

龍五當然認得這三隻手，已不禁輕輕歎息：「看來他們的確是不會來了。」

這夥計居然還在微笑：「可是我來了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？」

「他們不來，我來也一樣。」

「哦？」

這夥計道：「他們並不是你的朋友。」

龍五冷冷道：「我沒有朋友。」

他的眼瞼垂下，看來又變得很疲倦、很寂寞。

這夥計居然能瞭解他這種心情：「你非但沒有朋友，也許已連仇敵都沒有。」

龍五又看了他一眼：「你不笨！」

這夥計道：「你找他們來，只不過有件事要他們去做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果然不笨！」

這夥計笑了笑：「所以我來也一樣，因為他們能做的事，我也能做。」

「他們三個人做的事，你一個人就能做？」

這夥計道：「我最近很想找件事做。」

「分光捉影，一手七殺。」龍五凝視著碗中的左手：「你知不知道這隻手殺過多少人？你知不知道他殺人有多快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妙手神偷，無孔不入。」龍五目光已移至那隻少了三根手指的右手：「你知不知道這隻手偷過多少奇珍異寶？你知不知道這隻手的靈巧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巨靈之掌，力舉千斤。」龍五又在看第三隻手：「你知不知道這隻手的神力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龍五冷笑：「你什麼都不知道，就認為自己可以做他們三個人的事？」

「我只知道一件事。」

「你說。」

這夥計淡淡道：「我知道我的手還在腕上，他們三個人的手卻已在碗裡！」

龍五霍然抬起頭，凝視著他：「就因為你，所以他們的手才會在碗裡？」

這夥計又笑了笑：「無論誰要賣東西，都得先拿出點貨物給人看看的。」

龍五的目光又變得刀鋒般逼人：「你要賣的是什麼？」

這夥計道：「我自己。」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姓柳，楊柳的柳，」這姓並不怪，「我叫柳長街，長短的長，街道的街。」

「柳長街！」龍五道，「這倒是個怪名字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有很多人都問過我，為什麼要取這樣一個怪名字。」

龍五也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我喜歡長街。」

柳長街微笑著，又道：「我總是想，假如我自己是條很長的街，兩旁種著楊柳，還開著各式各樣的店舖，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人從我身上走過，有大姑娘，也有小媳婦，有小孩子，也有老太婆──」

他眼睛似又充滿了孩子般的幻想，一種奇怪而美麗的幻想：「我每天看著這些人在我身上閒逛，在柳陰下聊天，在店裡買東西，那豈非是件很有趣的事，豈非比做人有趣得多？」

龍五笑了。

他臉上第一次露出愉快的笑容，微笑著道：「你這人也很有趣。」

這句話說完，他臉上的笑容已不見，冷冷道：「快替我把這個有趣的人殺了！」

藍天猛一直石像般站在他身後，他的「殺」字出口，藍天猛已出手！

他一出手，整個人就似已變成了隻雄獅，動作卻還比雄獅更快，更靈巧！

他身子一轉，人已到了柳長街面前，左手五指彎曲如虎爪，已到了柳長街胸膛。

無論誰都看得出，這一抓，就可將人的胸膛撕裂，連心肺都抓出來。

柳長街身形半轉，避開了這一抓，閃避得也很巧妙、很快。

誰知藍天猛卻似早已算準了他這閃避的動作，右手五指緊緊併攏，一個「手刀」劈下去，急斬柳長街左頸後的血管。

這一招不但立刻致命，而且也已令對方連閃避的退路都沒有。

「獅王」藍天猛自從四十歲後，出手殺人，已很少用過第三招。

柳長街閃避的力量已用到極限，不可能再有新的力量生出，若沒有新力再生，就不可能再改變動作。

所以獅王這次殺人，也已不必再使第三招。

他的確沒有使出第三招。因為他忽然發現，柳長街的手已到了他肘下，他這一掌若是斬下去，他的肘就必定要先撞上柳長街的手。

手肘間的關節軟脆，柳長街食指屈突如鳳眼，若是撞在他關節上，關節必碎。

他不能冒這種險。他的手已突然在半空中停頓。就在這一瞬間，柳長街人已到了門外。

藍天猛並沒有追擊，因為龍五已揮手阻止了他，道：「進來。」

柳長街進來時，藍天猛已又石像般站在龍五身後，那青衣白襪的中年人，一直遠遠地站在角落裡，根本連動都沒有動。

「你說我是個有趣的人，這世上有趣的人並不多。」柳長街苦笑道：「你為什麼要殺我？」

龍五道：「有時我也喜歡說謊話，但我卻不喜歡聽謊話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誰在說謊？」

龍五道：「你！」

柳長街笑了笑，道：「有時我也喜歡聽謊話，卻從來不說謊。」

龍五道：「柳長街這名字，我從來沒有聽過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本來就不是個有名的人。」

龍五道：「杜七、公孫妙、石重，本都是名人，你卻毀了他們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所以你認為我本來也應該很有名？」

龍五道：「所以我認為你在說謊。」

柳長街又笑了笑，道：「我今年才三十，若是想做名人，剛才已死在地上。」

龍五凝視著他，目中又有了笑意。他已聽懂了柳長街的話。

要求名，本是件很費功夫的事；要練武，也是件很費功夫的事。能同時做好這兩件事的人並不多。

柳長街並不像那種絕頂聰明的人，所以他只能選擇一樣。

他選的是練武。所以他雖然並不有名，卻還活著。

這句話的意思並不容易懂，龍五卻已懂了，所以他抬起一根手指，指了指對面的椅子道：「坐下。」

能夠在龍五對面坐下來的人也不多。

柳長街卻沒有坐：「你已不準備殺我？」

龍五道：「有趣的人已不多，有用的人更少。你不但有趣，也很有用。」

柳長街笑道：「所以你已準備買我了？」

龍五道：「你真的要賣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是沒有名的人，又沒有別的可賣，但一個人到了三十歲，就難免想要享受享受了。」

龍五道：「像你這種人，賣出去的機會很多，為什麼一定要來找我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因為我不笨，因為我要的價錢很高，因為我知道你是最出得起價錢的人，因為──」

龍五打斷了他的話，道：「這三點原因已足夠！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但這三點卻還不是最重要的。」

龍五道：「哦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最重要的是，我不但想賣大錢，還想做大事。無論誰要找杜七他們三個人去做的事，當然一定是大事。」

龍五蒼白的臉上，又露出微笑，這次居然抬起手，微笑道：「請坐。」

這次柳長街終於坐了下來。

龍五道：「擺酒。」

# 第二章 苦肉之計

古風的高杯，三十年的陳酒。

青衣白襪的中年人，倒了四杯酒。

龍五微笑道：「你一個人要做三個人的事，就也得喝三個人的酒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這是好酒，三十個人的酒我也喝。」

他的酒量很不錯，喝得很快。

所以他醉了。

最容易醉的，本就是酒量又好，喝得又快的人。

忽然間，他已像一灘泥般，在椅子上滑了下去。

龍五靜靜地坐在那裡，看著他，彷彿在沉思。

屋子裡飄動著酒香，外面還是很安靜。

過了很久很久，龍五忽然道：「問。」

藍天猛立刻走過來，一把揪起柳長街的頭髮，將半壺酒倒在他臉上。

酒有時反能令醉人清醒。

柳長街居然睜開了眼睛，失神地看著他。

藍天猛道：「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」

「姓柳，叫柳長街。」柳長街說話的時候，舌頭似已比平時大了兩倍。

「你是在什麼地方生長的？」

「濟南府，楊柳村。」

「你是跟誰學武的？」

「我自己。」柳長街吃吃的笑著：「誰也不配做我的師傅，我有天書。」

這並不完全是醉話。

世上本就有很多湮沒已久，又忽然出現的武功秘籍。

藍天猛再問：「你的武功最近才練成？」

「我已經練得夠快了，我一點也不笨。」

「這次是誰叫你來的？」

「我自己。我本來想殺了龍五的。」柳長街忽然大笑，道：「殺了龍五，我就是天下第一個有名的人了！」

「你為什麼沒有出手？」

「我看得出──」

「你看得出你殺不了他？」

「我一點也不笨，」柳長街還是在笑，「能做天下第二個大人物也不錯──他居然請我坐，請我喝酒，他也看得出我有本事。」

藍天猛還想再問，龍五卻已擺了擺手：「夠了。」

「這個人怎麼樣？」

龍五臉上又露出疲倦之色，淡淡道：「他喝酒喝得太多。」

藍天猛點點頭，突然一拳打在柳長街肋骨上。

星光燦爛，圓月如冰盤。

柳長街忽然被一陣劇痛驚醒，才發現自己竟已被人像風鈴般吊在天香樓外的飛簷下。

七月的晚風中，已有涼意。

涼風吹在他身上，就像是刀鋒一樣。

他全身的衣服都已碎裂，連骨頭都似已完全碎裂，嘴角還在流著血，流著苦水，又酸又苦。

他身上也一樣，滿身都是鮮血和嘔吐過的痕跡，看來就像是條剛被人毒打過一頓的野狗。

天香樓裡的燈火已經熄滅，對面的店舖已上起了門板。

龍五呢？

沒有人知道龍五的行蹤，從來也沒有人知道。

沒有光，沒有人，沒有聲音。

長街上留著滿地垃圾，在夜色中看來，醜陋、愚笨而破碎，就正像是被吊在屋簷上的柳長街一樣。

一個人出賣了自己，換來的代價卻是一頓毒打，他心裡的滋味如何？

柳長街突然用盡全身力氣大叫、大罵：「龍五，你這個狗養的，你這個──」

他將自己知道的粗話全都罵了出來，罵的聲音真大，在這靜寂的深夜裡，連十條街以外的人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。

突聽遠處有個人拍手大笑道：「罵得好，罵得痛快，罵得真他媽的痛快極了。」

笑聲和蹄聲是同時傳過來的，接著，就有三匹快馬衝上了長街，急馳而來，驟然停在屋簷下。

第一個騎在馬上的人仰面看著柳長街，大笑道：「我已很久未曾聽見過有人敢這樣罵那狗養的了。你千萬要接著罵下去，千萬不要停。」

這人濃眉如劍，滿臉虯髯，看來很粗野，一雙眼睛卻是聰明人的眼睛。

柳長街盯著他，道：「你喜歡我罵那個狗養的？」

虯髯大漢笑道：「喜歡得要命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好，放我下去，我再罵給你聽。」

虯髯大漢道：「我就是來救你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哦？」

虯髯大漢道：「聽見了你的事，我就馬不停蹄地趕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虯髯大漢傲然地道：「因為我知道龍五吊在屋簷上的人，除了我之外，是絕沒有第二個人敢救他下來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認得我？」

虯髯大漢道：「以前不認得，但現在你已是我的朋友。」

柳長街忍不住又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虯髯大漢道：「因為現在你已是龍五的對頭。無論誰做了龍五的對頭，都是我的朋友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虯髯大漢道：「孟飛。」

柳長街動容道：「鐵膽孟嘗，孟飛？」

虯髯大漢仰面大笑，道：「不錯，我就是那個不要命的孟飛！」

除了不要命的人之外，還有什麼人敢跟龍五作對？

柳長街坐在那裡，只覺得自己就像是粽子，全身都被裹了起來，裹得緊緊的。

孟飛就坐在他對面，看著他，忽然挑起拇指，道：「好，好漢子！」

柳長街苦笑道：「挨打的也算好漢子？」

孟飛道：「你居然沒有被那些狗養的打死，居然還有膽子罵他們，你就是好漢子！」

他又用力握起了拳，一拳打在桌子上，恨恨道：「我本該將那些狗雜種一個個全都活活捏死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為什麼不去？」

孟飛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因為我打不過他們。」

柳長街笑了：「你不但有種，而且坦白。」

孟飛道：「我別的好處也沒有，就是有種敢跟龍五那狗養的作對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所以我奇怪。」

孟飛道：「奇怪什麼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他為什麼不來殺了你？」

孟飛冷笑道：「因為他要表示他的氣量，表示他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，不屑跟我這種人一般見識。其實他只不過是個狗養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其實他也不是狗養的，其實他連狗都不如。」

孟飛大笑：「對！對極了！就憑這句話，我就敬你三百杯！」

他大笑著，叫人擺酒，又道：「你安心在這裡養傷，我已替你準備了兩種最好的藥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其中有一樣就是酒？」

孟飛大笑，道：「一點也不錯，一杯真正的好酒，無論對什麼人都有好處的。」

他看著柳長街，忽又搖了搖頭：「可是在你這種情況下，一杯酒就不會對你有什麼好處了，那至少要三百杯才能有點效。」

柳長街也不禁大笑：「除了酒之外，還有一樣是什麼？」

孟飛沒有回答，也已不必回答。

外面已有人捧著酒走了進來，是六個女人，六個又年輕、又漂亮的女人。

柳長街的眼睛亮了。

他喜歡漂亮的女人，這一點他並不想掩飾。

孟飛又大笑，道：「你現在總該明白了吧，一個真正的好女人，無論對誰都有好處的。」

柳長街笑道：「可是在我這種情況下，一個女人就不會對我有什麼好處了，那至少要六個女人。」

孟飛看著他，忽然歎道：「你不但坦白，而且真的有種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哦？」

孟飛道：「要對付這麼樣六個女人，也許比對付龍五還不容易。」

孟飛有一點沒有錯。

酒和女人，對柳長街竟真的很有好處，他的傷好起來好像比想像中快得多。

孟飛也有一點錯了。

要柳長街去對付龍五，雖然還差了一點，可是他對付女人卻的確有一手。

很少有人能看得出，他在這方面不但很在行，而且簡直已可算是專家。

現在孟飛已是他的好朋友。他們最愉快的時候，就是一面擁著美女喝酒，一面大罵龍五的時候。

他們還有聽眾。

這地方所有的人，都是龍五的對頭。只要是吃過龍五虧的人，只要還沒有死，孟飛就會想法子將他們全都請到這裡來，用最好的酒和最好的女人款待他們，然後再送筆盤纏讓他們走。

「孟嘗」這兩個字就是這麼樣來的，至於「鐵膽」兩個字，那意思就是不要命──只有不要命的人，才敢和龍五作對。

酒喝得越多，當然也就罵得越痛快。

現在夜已深，聽的人已聽累了，罵的人卻還是精神抖擻。

屋裡已只剩下他們兩個人，他們已喝了十來個人的酒。

柳長街忽然問孟飛：「你也被他們毒打過？」

孟飛搖搖頭：「沒有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跟他有殺子之仇？奪妻之恨？」

「也沒有。」

柳長街奇怪了：「那你為什麼如此恨他？」

孟飛道：「因為他是個狗養的。」

柳長街沉默了一陣子，忽然道：「其實他也不能算是個狗養的。」

孟飛笑道：「我知道，他比狗還不如。」

柳長街又沉默了一陣子，忽然笑了笑，道：「其實他比狗還要強一點。」

孟飛瞪著他，瞪了半天，總算勉強同意：「也許強一點，但最多只強一點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他至少比狗聰明。」

孟飛也勉強同意：「世上的確沒有他那麼聰明的狗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連『獅王』藍天猛那種人，都甘心做他的奴才，可見他不但本事很大，對人也一定有很好的時候，否則別人怎麼會甘心替他賣命。」

孟飛冷冷道：「他對你並不好。」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其實那也不能怪他。我只不過是個陌生人，他根本不認得我，又怎麼知道我是真的想去替他做事的。」

孟飛突然一拍桌子，跳起來，瞪著他，怒道：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他把你揍得半死，你居然還在替他說話？」

柳長街淡淡地道：「我只不過在想，他那麼樣對我，也許是有原因的。他看來並不像是完全不講理的人。」

孟飛冷笑道：「你難道還想再見他一面，問問他是為什麼揍你的！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的確有這意思。」

孟飛恨恨地瞪著他，突然大吼：「滾，滾出去，從後面的那扇門滾出去！滾得越快越好！」

柳長街就站起來，從後面的門走了出去。

這扇門很窄，本來一直是栓著的，門外卻並不是院子，而是間佈置得更精緻的密室，裡面非但沒有別的門，連門簾都沒有。

可是裡面卻有兩個人。

龍五正斜倚在一張鋪著豹皮的軟榻上，閉目養神。那青衣白襪的中年人正在一個紅泥小火爐上暖酒，藍天猛卻居然沒有在。

柳長街一推門，就看見了他們。

他並沒有怔住，也並沒有吃驚。這驚人的意外，竟似本就在他意料之中。

龍五也已睜開眼，正在看著他，嘴角居然露出了一點微笑，忽然道：「我現在才知道你為什麼一直都沒有出名了。」

柳長街在聽著。

龍五微笑道：「練武已經是件很費功夫的事，女人更費功夫。這兩件事你都做得不錯，你哪裡還有功夫去做別的事？」

柳長街忽然也笑了笑，道：「還有樣你不知道的事，我做得也不錯。」

龍五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喝酒。」

龍五笑道：「你喝得的確很多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可是我醉得並不快。」

龍五道：「哦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今天我喝得比那天更多，可是我今天並沒有醉。」

龍五忽然不笑了，眼睛裡又露出刀鋒般的光，刀鋒般盯在他臉上。

柳長街也靜靜地站在那裡，並沒有迴避他的目光。

龍五忽然道：「坐，請坐。」

柳長街就坐下。

龍五道：「看來我好像低估了你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並沒有低估我，只不過有點懷疑我而已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是個陌生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所以你一定要先查明我的來歷，看看我說的是不是真話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的確不笨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說的若不假，你再用我也不遲；我說的若是假話，你再殺我也一樣。因為我反正一直都在你的掌握中。」

龍五道：「哦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孟飛去救我，當然也是你的安排，他去得太巧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還知道什麼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還知道，像你這樣的人，一定會需要幾個像孟飛這樣的對頭。對頭能替你做的事，有時比朋友還多得多──他至少可以打聽出一些你的朋友們永遠打聽不出的消息。」

龍五歎了口氣，道：「看來你非但不笨，而且很聰明。」

柳長街並沒有否認。

龍五道：「你早已看出我跟孟飛的關係，也早已算準我會來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否則我為什麼要在這裡等？」

龍五道：「那天你也根本是在裝醉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說過，我的酒量也很不錯。」

龍五冷冷道：「但有件事你卻錯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認為我今天不該告訴你這些事？」

龍五點點頭：「聰明人不但會裝醉，還得要會裝糊塗。一個人知道的若是太多，活著的日子就不會太多了！」

柳長街卻笑了笑，道：「我告訴你這些事情，當然有很好的理由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說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再來找我，當然已查明我說的不是假話，已準備用我。」

龍五道：「說下去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要杜七他們去做的事，當然是件大事，你當然不會要一個糊塗的醉鬼去做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說這些話，就為了要證明你能替我做好那件事？」

柳長街點點頭，道：「一個人到了三十歲，若還不能做幾件驚天動地的大事，以後只怕就永遠沒有機會了。」

龍五凝視著他，蒼白的臉上又露出微笑，忽然問道：「你還能不能再陪我喝幾杯？」

酒又擺上，早已溫好了的酒。

龍五舉杯，緩緩道：「我一向很少喝酒，也一向很少敬別人酒，但是今天我要敬你三杯。」

柳長街眼睛裡已不禁露出興奮感激之色。龍五居然肯敬別人酒，這的確不是件容易事。

龍五飲盡了杯中酒，微笑著道：「因為我今天很高興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替我去做好那件事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一定盡力去做。」

龍五道：「那不但是件大事，也是件極危險、極機密的事。」

他的表情又變得很嚴肅：「我那天那樣對你，並不完全是因為懷疑你。」

柳長街在聽，每個字都聽得很仔細。

龍五道：「我不能讓任何人知道，你是在替我做事，所以我一定要別人都認為你已是我的對頭，而且恨我入骨。」

這正是周瑜打黃蓋，是苦肉計。

柳長街當然懂；但有一點他卻不懂：「這件事難道連藍天猛都不能知道？」

龍五點點頭：「知道這件事的人越少，你的危險就越少，成功的機會卻大了。」

柳長街忽然發現他真正信任的只有兩個人──這青衣白襪的中年人和孟飛。

龍五道：「你以前也說過，我這人非但沒有朋友，甚至已連仇敵都沒有。」

柳長街記得：「我說過。」

「可是你錯了，」龍五臉上的表情很奇怪，「我不但有個朋友，有個仇敵，還有個妻子。」

柳長街動容道：「他們是什麼人？」

龍五道：「不是他們，是她。」

柳長街不懂。

龍五道：「我的朋友，我的仇敵，和我的妻子，就是同一個人。」

柳長街更不懂，卻忍不住問：「她是誰？」

龍五道：「她叫秋橫波。」

柳長街聳然道：「秋水夫人？」

龍五道：「你也知道她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江湖中只怕已沒有人不知道她。」

龍五冷冷道：「但你卻一定不知道她本來是我的妻子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現在呢？」

龍五道：「現在我們雖已不是夫妻，看來卻還是朋友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其實──」

龍五蒼白的臉已變為鐵青：「其實她早已恨我入骨。她嫁給我，就是為了恨我！」

柳長街還是不懂，卻沒有再問──像龍五這種人的秘密，無論誰都最好不要知道得太多。

龍五不但已閉上了嘴，而且已閉上了眼睛。

他也不願說得太多、太激動，過了很久，才慢慢地問道：「你有沒有見過我出手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沒有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知不知道我的武功究竟如何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龍五還是閉著眼睛，卻慢慢地伸出了手。

他的手蒼白而秀氣。

他的動作很慢，慢慢地往空中一抓。

就像是奇蹟般，那紅泥小火爐中燃燒著的幾塊炭，竟突然飛了起來，飛到他手裡。

他的手慢慢的握緊，握緊了這幾塊熾熱的紅炭。

等他的手再攤開時，炭已成灰，灰已冷。

龍五淡淡道：「我並不是在你面前炫耀武功，只不過告訴你兩件事。」

柳長街沒有問，他知道龍五自己會說的。

龍五果然已接著道：「我雖有這樣的武功，卻還是不能自己出手。」

他凝視著掌中的冷灰：「我們之間的情感，已如這死灰一樣，是絕不會復燃的了。」

這的確是件很奇特、很有趣的事，其中牽涉到的，又是兩個最不平凡的人。

一個是天下英雄第一的男人，一個是世上最神秘、最美麗的女人。

柳長街的見聞雖不廣，卻也久已聽到過她的傳說。

她的傳說很多。

有關她的傳說也和她的人一樣，神秘而美麗。

江湖中的英雄豪傑，人人都想見她，卻永遠也見不到她一面。

所以有很多人都喜歡稱她為「相思夫人」，因為她實在逗起了無數人的相思。

誰也想不到這位相思夫人，居然就是龍五的妻子。

他們的關係竟也如此神秘，如此奇特。

她既然是他的妻子，他的朋友，為什麼又是他的仇敵？

他們本該是一對郎才女貌的恩愛夫妻，為什麼會離異？

這其中當然也有一段奇特曲折的故事，柳長街實在很想聽龍五說出來。

誰知龍五說話的方式，也和他的人一樣，總是如神龍見首而不見尾。

他居然突然就結束了這段故事，突然就改變了話題，淡淡道：「這已是很久以前的往事，世上知道這件事的人，並沒有幾個，你也不必知道得太多。」

柳長街並沒有露出失望之色，他顯然也是個很擅於控制自己的人。

龍五道：「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夠了。」

柳長街在聽。

龍五道：「我要你去對付的人就是她。我要你到她那裡去，為我拿一樣東西回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是去拿？」

龍五冷冷道：「你若願意說是去偷，也無妨。」

柳長街長長吐出口氣，道：「那麼我至少還需要再知道兩件事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說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到哪裡去偷？去偷什麼？」

龍五先回答了他後面一句話：「去偷一個箱子。」

他揮了揮手，那青衣白襪的中年人，就捧了口箱子出來。

箱子並不大，是用黃金鑄成的，上面鏤著很精細的龍鳳花紋，還嵌著碧玉。

龍五道：「和這口箱子完全一模一樣的箱子。」

柳長街忍不住問：「箱子裡是什麼？」

龍五遲疑著，終於道：「你本來不必知道的，但我也不妨告訴你，箱子裡有一瓶藥。」

柳長街很意外：「只有一瓶藥？」

龍五點點頭，道：「對我說來，這瓶藥比世上所有的珠寶加起來都珍貴。」

他的眼睛刀鋒般凝視著柳長街，慢慢地接著道：「你應該看得出我是個病人。」

柳長街當然看得出。

只不過他也看得出，這個病人只要一揮手，就可以要世上大多數健康無病的人，死在他面前。

龍五凝視著他臉上的表情，忽然笑了笑，道：「我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。這世上病人有很多種，我也許是天下所有的病人中，最可怕的一個，但病人畢竟是病人。」

柳長街也在遲疑著，終於問道：「只有那瓶藥才能治好你的病？」

龍五道：「你也該聽說過后羿和嫦娥的故事。」

后羿射落九日後，赴西天求王母給了他一瓶不死的神藥，卻被嫦娥偷服了。

嫦娥雖然已不死，換來的卻是永恆的寂寞。

「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」

龍五道：「我們的故事，也和他們的故事一樣。」

他沒有再說下去，但柳長街卻已明白。

龍五也許是因為先天質弱，也許是因為練功入魔，得了種不治的怪病，就像是附骨之蛆般折磨著他。

後來他終於求得了一瓶靈藥，可以治他的病，但卻被他的妻子偷走了。

所以他心裡雖然恨她入骨，卻還是不敢得罪她，因為他怕她毀了那瓶藥。

所以他雖然想找人對付她，卻又生怕消息走漏，被她知道。

龍五目光凝注著遠方，臉上帶著種說不出的傷感與寂寞之色。

難道他們這故事中，寂寞的不是嫦娥，而是后羿？

龍五緩緩道：「我知道她偷去了那瓶藥之後，絕沒有後悔，也不會寂寞。她已利用那瓶藥，要我為她做了很多件我不願做的事。」

他眼睛裡的傷感寂寞，已變為憤怒怨毒：「所以我不惜一切，也得將那瓶藥拿回來！」

柳長街忍不住再一次問：「到哪裡去拿？」

龍五道：「你當然想得到，要從她手上拿回一樣如此重要的東西，絕不是件容易事。」

柳長街已想到。

龍五道：「她將那箱子，收藏在棲霞山一個秘密的山窟裡，又找來了七個亡命江湖，在世上已無立足之地的巨盜，為她看守那山窟。」

柳長街立刻想到殺人如閃電的「一手七殺」杜七。

龍五道：「那山窟的密室外，有一道千斤鐵閘。」

柳長街立刻想到了天生神力的石重。

龍五道：「那箱子放在密室中一道暗門裡，要進入那密室，打開那暗門，要先開七道鎖，每一道鎖都是由當世最負盛名的巧匠製成的。」

柳長街又想到了公孫妙。

龍五道：「最重要的是，那山窟距離她的住處近在咫尺，一有警訊，她隨時都可以趕去。只要她一趕去，世上就絕沒有任何人再能將那箱子拿走了。」

柳長街輕輕歎了口氣。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──龍五對秋水夫人的忌憚，並不完全是因為那瓶藥，至少有一半是因為她的武功。

她的武功顯然絕不在龍五之下。

龍五道：「幸好她有個很可笑的習慣：她每天子時就寢，上床前一定要將全身每一分、每一寸，都塗上一層她自己特製的蜜油。」

他目中又露出憎惡之色，接著道：「這件事每天都至少要費去她半個時辰。在她做這件事的時候，總是將自己鎖在房裡，就算天塌下來，她也不會知道。」

柳長街終於明白他們為什麼離異了。

他的妻子若是每天上床前也都要花半個時辰做這種可笑的事，他也一樣受不了的。

這種事世上也許沒有一個男人能受得了──無論誰都應該想像得到，每天都要抱著一個全身塗著蜜油的妻子上床睡覺，是件多麼可怕的事。

龍五竟似又看出了他的心意，冷冷道：「那實在是件令人噁心的事，可是這半個時辰，卻是你下手的唯一機會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所以我一定要在半個時辰內，殺了那七個亡命之徒，舉起那千斤鐵閘，打開那七道鎖，拿出那箱子，還得逃出百里之外，免得被她追到。」

龍五點點頭，道：「我說過，這本是三個人才能做的事。」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而且還一定要杜七、石重和公孫妙這三個人。」

龍五冷冷道：「但你現在卻已毀了這三個人，我也絕對再找不出和他們同樣的三個人了。」

柳長街明白他的心意：「所以現在我一定要替你去做好這件事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有把握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沒有。」

龍五的瞳孔在收縮。

柳長街淡淡地接著道：「我這一生中，無論做什麼事，都不會事先就覺得有把握的。」

龍五道：「可是你每件事都做成了。」

柳長街笑了笑，道：「就因為我沒有把握，所以我總是特別謹慎小心。」

龍五也笑了：「好，說得好。我一向喜歡小心謹慎的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但現在我還不知道該如何下手。」

龍五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因為我還不知道那山窟在哪裡。」

龍五又笑了，微笑著揮了揮手。

那青衣白襪的中年人，立刻又捧出一迭銀票，放在桌上。

龍五道：「這裡是五萬兩銀子，你可以拿去，痛痛快快地去玩幾天。」

柳長街並不客氣，立刻就收下。

龍五道：「我只希望你十天中，將這五萬兩銀子全花光。」

柳長街微笑道：「要花光並不太容易，可是我會替女人買房子，我還會輸。」

龍五目中也帶著笑意：「這兩件事只要會一樣，就已足夠了。」

他接著又道：「無論誰要去做大事之前，都應該先輕鬆輕鬆。何況，你已為我吃了不少苦。」

柳長街淡淡道：「其實那也算不了什麼。藍天猛畢竟老了，他的出手並不重。」

龍五突然大笑。

青衣白襪的中年人，吃驚地看著他，因為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如此大笑過。

但龍五笑聲結束得也很快，忽然又沉下了臉，道：「可是這十天之後，你就絕不能再碰一個女人，再喝一滴酒。」

柳長街笑道：「經過這麼樣十天後，我想必也暫時不會再對女人有什麼興趣了。」

龍五道：「好，很好。十天之後，我會叫人去找你，帶你到那地方去。」

他神情忽然又變得很疲倦，揮手道：「現在你已可以走了。」

柳長街不再說什麼，立刻就走。

龍五卻又叫住了他：「這些天來，一直陪著你的那六個女人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很好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若是喜歡，也不妨將她們拿走。」

柳長街忽然又笑了笑：「這世上的女人是不是已死光了？」

龍五道：「還沒有。」

柳長街微笑道：「既然還沒有死光，我為什麼還要她們六個？」

柳長街已走了出去。

龍五看著他的背影，眼睛裡又露出刀鋒般的光芒。

他忽然問：「你看這個人怎麼樣？」

青衣白襪的中年人垂手肅立在門後，過了很久，才緩緩道：「他是個很危險的人。」

他每個字都說得很慢，每個字都彷彿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，才說出的。

龍五道：「刀也很危險。」

青衣人點點頭，道：「刀不但能殺死別人，有時也會割破自己的手。」

龍五道：「刀若是在你手裡呢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我從未割破過自己的手。」

龍五淡淡地笑了笑，道：「我喜歡用危險的人，就正如你喜歡用快刀一樣。」

青衣人道：「我明白了。」

龍五道：「我就知道你一定會明白的──」

這次他的眼睛合起，就沒有再睜開。

他竟似已睡著。

柳長街已走出了孟飛的莊院。

他沒有再見到孟飛，也沒有再見到那六個女人。

他一路走出來，連個人影都沒有看見。孟飛顯然是個不喜歡送別的人，柳長街正好也一樣。

他沿著大路慢慢地走，顯得很從容，很悠閒。

一個懷中放著五萬兩隨時可以花光的銀子，可以痛痛快快玩十天的人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子的。

唯一的問題是，應該怎麼樣去玩？怎麼樣才能將銀子花光？

這問題絕不會令任何人頭疼。

事實上，這是個每個人都喜歡去想的問題。就算沒有五萬兩銀子可花的人，也喜歡幻想一下的。

五萬兩銀子，十天狂歡假期。

無論誰想到這種事，睡著了都可能會笑醒的。

杭州本就是個繁華的城市。

繁華的城市裡，自然少不了賭和女人，這兩樣的確是最花錢的事。

尤其是賭。

柳長街先找了幾個最貴的女人，喝得大醉，再走去賭。

喝醉了酒再去賭，就好像用腦袋去撞石頭一樣，要能贏，那才是怪事。

但怪事卻年年都有的。

柳長街居然贏了，又贏了五萬兩。

他本想送那五個女人一人一萬兩，可是第二天早上，他忽然覺得這五個女人一個比一個討厭，一個比一個難看，連一千兩都不值。

有很多男人都是這樣子的。他們在晚上大醉後看成天仙一樣的女人，到了早上，就好像忽然會變的。

他簡直就像是在逃命一樣，逃出了那妓院──逃入了另一家妓院，喝了點酒之後，他發覺自己這次才總算找對了地方。

這地方的女人才真的是天仙。

可是第三天早上，他忽然又發覺這地方的女人，比第一天那五個還討厭，還難看，連看都懶得再看一眼。

這個妓院的老鴇後來告訴別人，她十二歲被賣入青樓，從妓女混到老鴇，卻從來也沒有見過像這「姓柳的」如此無情的嫖客。

他簡直是翻臉不認人。

柳長街從天香樓走出來的時候，午時剛過沒多久。

他剛花八十兩銀子，叫了一整桌最好的八珍全席，叫夥計將每道菜都擺在桌上，讓他看了看，就給了一百二十兩的小賬走出來。

他實在連一口都吃不下。可是到了吃飯的時候，總得叫桌菜來意思意思。據說有很多闊佬都是這樣子的，叫了整桌的菜，卻只是坐在旁邊看著別人吃。

昨天晚上他幸好輸了一點，但現在身上卻還有七萬多兩銀子。

他忽然發覺一個人要在十天中花去五萬兩銀子，也並不是件太容易的事。

現在正是暮春初夏，天氣很好，陽光新鮮得就像是處女的眼波。

他決定再到城外去走走。郊外的清風，也許能幫他想出個好法子來花錢。

於是他立刻買了兩匹好馬，一輛新車，還雇了個年輕力壯的車伕。

這只花了他片刻功夫，卻花了他一千五百兩銀子──錢有時也能買得到時間的。

城外一片青綠，遠山溫柔得就像是處女的乳房。

他叫車子停在柳陰下，沿著湖濱逛過去。輕風吹起了湖水上的漣漪，看來就像是女人的肚臍。

只要是美麗的東西，好像總能令他聯想到女人，他自己心裡也在好笑。

他覺得自己實在是個好色之徒。

就在他開始這麼樣想的時候，他忽然看到了一個比陽光、遠山、湖水加起來都美十倍的女人。

這女人正在一個小院子裡餵雞，身上穿著套青布衣裙，用衣襟兜著一把米，豐滿柔和的小嘴撅起，「嘖，嘖，嘖」的在逗雞。

他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麼玲瓏、這麼小巧的嘴。

天氣已很熱，她身上穿的衣服很單薄，衣領上的鈕子散開了一粒，露出了一截又白又嫩的頸子。只看這一截頸子，已經很容易就能令人聯想到她身上的其他部分，何況她還赤著足，只穿著雙木屐。

「屐上足如霜，不著鴉頭襪。」

柳長街忽然覺得作這兩句詩的人實在不懂得女人。女人的腳，怎麼能用「霜」來形容呢？那簡直像牛奶，像白玉，像剛剝了殼的雞蛋。

屋子又有個男人走出來，是個年紀已不輕的男子，一臉討厭相，尤其是一雙眼睛更討厭，正盯在這個女人渾圓結實的屁股上，忽然走出去，在她屁股上摸了一把，要拉她到屋子裡去。

女人吃吃的笑著，搖著頭，指了指天上的太陽，意思顯然是在說，時候還早，你急什麼？

看來這男人竟是這女人的老公。

想到天一黑的時候，這男人就要拉住這女人上床，柳長街幾乎已忍不住要衝過去一拳打歪這個男人的鼻子了。

可惜他並不是這麼不講理的人，他知道就算要打人的鼻子，也不能用拳頭打。

他立刻又趕回城，將銀票全都換成了五十兩一錠的大元寶，再趕到這裡來。

女人已不在餵雞了，夫妻兩個人，正坐在小屋的門口，一個在喝茶，一個在補衣裳。

她的手指纖長柔美，若是摸在男人身上，那滋味一定──

柳長街沒有再忍下去，他已經在敲門，也不等別人回應，就自己推門走了進去。

男人立刻站起來，瞪著他道：「你是誰？來幹什麼？」

柳長街微笑道：「我姓柳，特地專程來拜訪你們的！」

男人道：「但我卻不認得你！」

柳長街微笑著，拿出了一錠元寶，道：「你認不認得這樣東西？」

這樣東西當然是人人都認得的，男人的眼睛立刻發直：「這是銀子，銀元寶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像這樣的元寶你有多少？」

男人說不出話，因為他連一個也沒有。女人本已想躲進去，看見這錠元寶，也停下了腳。

這種東西好像天生就有種吸引力，不但能吸住大多數人的腳，還能吸掉大多數人的良心。

柳長街笑了。

他揮了揮手，車伕立刻將剛換來的四大箱元寶都抬進來，擺在院子裡，打開。

柳長街道：「這是五十兩一錠的元寶，這裡一共有一千兩百錠。」

男人的眼珠子已經凸了出來，女人臉已發紅，呼吸已急促，就好像少女看見初戀的情人一樣，心已經動了。

柳長街道：「這些元寶你想不想要？」

男人立刻點點頭。

柳長街道：「好，你想要，我就會給你。」

男人的眼珠子已經快掉了下來，連站都站不穩了。

柳長街道：「你現在立刻就可以帶兩箱走，隨便到哪裡去，車馬也送給你，只要你過七天再回來。」

他微笑著，用眼角瞟著那女人，道：「剩下的兩箱，留給你老婆，七天後你回來，老婆和銀子還是你的。」

男人的臉也已發紅，頭上已在冒汗，回過頭，去看他老婆。

女人卻不看他，一雙美麗的眼睛，正盯在那兩箱銀子上。

男人伸出舌頭，舔了舔發紅的嘴唇，吃吃道：「你──你──你看怎麼樣？」

女人咬著嘴唇，忽然一扭頭，奔進了屋子。

男人想追進去，又停下。

他整個人都已被銀子吸住。

柳長街忽然說道：「你只要出去七天，七天並不長。」

男人忽然從箱裡抓起錠銀子，用力咬了一口，連牙齒都差點被咬掉兩顆。

銀子當然是真的。

柳長街道：「七天之後，你還可以回來，你老婆──」

男人不等他這句話說完，突然用盡全身力氣，抱起銀子，衝上了馬車。

車伕為他帶去了另一箱。

男人喘著氣，抱著箱子，道：「走，趕快走，隨便到哪裡去，走得越遠越好。」

柳長街又笑了。

車馬急馳而去，他提起兩口銀箱，施施然走進了屋子，放下錢箱，關上門，閂起。

臥房的門卻是開著的，門簾半卷，那女人正坐在床頭，咬著嘴唇，一張臉紅得像桃花一樣。

柳長街微笑著走了進去，輕輕問道：「你在想什麼？」

女人道：「我在想你這人真他媽的不是個好東西。也只有像你這種人，才會想得出這種法子，做這種事。」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我剛跟自己打過賭，胡月兒說的第一句話裡，若是沒有『他媽的』三個字，我就情願三個月不看女人。」

# 第三章 月兒彎彎照長街

這女人原來叫胡月兒，原來早已認得柳長街，而且看來還是好明友！

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難道剛才他們只不過是在演戲？

為什麼要演這齣戲？演給誰看的？

胡月兒已站起來，手插著腰，瞪著他，道：「我問你，若是真的有一對小夫妻，遇見了你這種人，遇見了這種事，你說那怎麼辦？」

這句話竟然將柳長街也給問住了，怔了半晌，才回答：「我雖然不是個好東西，卻也不會做這種缺德事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我不一定是在說你，我說的是你這種人。」

柳長街苦笑道：「那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，我還沒有想得這麼多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這法子都是你想出來的。」

柳長街的神情忽然變得很嚴肅：「我這樣做，只不過要讓龍五認為我是個混蛋而已。我們絕不能讓他有一點懷疑，隨時隨地都得小心。他的勢力實在太大，耳目實在太多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可是剛才──」

柳長街道：「剛才也有他的耳目，那車伕就一定是他的人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知道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看得出。」

他又解釋：「那小伙子要真是個趕車的，看見四大箱白花花的銀子，一定也已連魂都要被勾走，可是他卻好像已見慣了，居然還能沉得住氣。」

胡月兒眼珠子轉了轉，氣已平了，忽然笑了笑，道：「聽說你最近日子過得很樂。」

柳長街苦笑道：「我已連鼻子都被人打歪了，你還說我樂。」

胡月兒忽然道：「只要能天天有女人陪著，挨頓揍也是值得的。」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只可惜那些女人沒有一個能比得上你！」

胡月兒也笑了，笑著道：「你少拍我馬屁。你也該知道我是不會上你當的。這件事不辦妥，你休想碰我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連碰碰手都不行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不行。從今天開始，我睡床，你睡地。你晚上若想偷偷爬上來，我就去告訴龍五，把你的來歷全抖出來。」

柳長街歎道：「你簡直不是人，是個活鬼！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本來豈非也是個鬼，色鬼。」

她忽然又笑了，眨著眼笑道：「何況你只不過是條街而已。我卻是月亮。月亮可以照幾千幾萬條街，所以我正好是你的剋星。」

柳長街笑笑道：「我只不過自己總覺得有點奇怪，怎麼選上你做我的幫手的。」

胡月兒抬起了頭，道：「因為我是胡力胡老爺子的女兒，因為我又能幹，又機伶，又因為我什麼事都懂，什麼事都知道，因為我──」

柳長街打斷了她的話：「因為你不但是個小狐狸，而且還是個狐狸精！」

她的確是條小狐狸，因為她父親就正是江湖中最老的一條老狐理。

只要聽見「胡力」這兩個字，在道上的朋友，無論誰都立刻會變得頭大如斗。

胡月兒冷笑道：「我也還在奇怪，我爹爹為什麼總是說只有你才能對付龍五？為什麼要我幫你？」

柳長街微笑道：「因為我雖然武功高強，聰明能幹，卻從來也沒有招搖炫耀；因為江湖中很少有人真的見過我；因為我毛病雖不少，好處卻更多，所以他老人家早已想將我招做女婿。」

胡月兒板著臉道：「因為你不但會吹牛，還會放屁。」

這句話說完，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，但立刻又板起了臉，問道：「你已當面見過了龍五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已見過兩次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為什麼不索性把他抓住？為什麼要把這種好機會錯過？」

柳長街歎道：「我若也跟你一樣笨，真的想這麼做，你現在看見的，已經是個死人了。」

胡月兒冷笑道：「你的武功豈非很好？豈非已可算是天下數一數二的高手？不但我爹爹他們一直在誇獎你，連老王爺豈非也一直拿你當寶貝？你怎麼也會怕了別人的？」

柳長街嚴肅道：「我不怕別人，只怕龍五！」

胡月兒眨著眼，道：「他的武功真有傳說中那麼可怕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也許比傳說中還可怕。我敢保證，連七大劍派的掌門人都算上，江湖中絕沒有一個人能接得住他兩百招的！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呢？」

柳長街依然沒有回答這句話，又道：「何況他身邊還有一個極可怕的人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藍天猛？」

柳長街笑了笑，道：「這頭雄獅已老了，而且被關在籠子裡很久，雖然還能咬人，但牙齒卻已經不及昔日鋒利，銳氣也已被消磨了很多。」

胡月兒眼珠子轉了轉，道：「據說龍五手下有一獅一虎一孔雀，都是極可怕的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但現在雄獅已老，黑虎已入山，孔雀雖美麗，卻不會咬人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說的不是他們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不是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不是他們是誰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是個青衣白襪的中年人，看來又規矩，又老實，就像是奴才一樣，但武功之深，卻已深不可測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怎麼看出來的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雄獅已經跟我交過手，他的掌力實在很驚人，連屋子都幾乎被他震動，可是那青衣白襪的中年人就站在旁邊，卻連衣褲都沒有動。」

他想了想，又道：「所以他替我倒酒時，我就一直注意他的手。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那麼穩定的手。他拿著很重的酒壺，隨隨便便一倒，就剛好把一杯酒倒滿，既不會少一滴，也不會溢出一滴來。」

胡月兒靜靜地聽著，似在沉思，過了很久，才問道：「你看不看得出來，他這隻手本來是用什麼兵器的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看不出，他手上連一點練過武功的痕跡都沒有。」

無論練過哪種兵器的人，手上都一定會留下練功時生出的老繭，那是絕對瞞不過明眼人的。

胡月兒沉吟著道：「他練的莫非是左手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很可能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以左手成名的武林高手，最高明的是誰？」

柳長街笑道：「這就得問你了，你豈非本來就是本活的武林名人譜？」

這的確是胡月兒最大的本事。

她不但過目不忘，而且見識最博，因為她父親本就是位江湖中眼皮最雜，人頭最熟的人。

所以江湖中的人物來歷、歷史典故，她不知道的實在很少。

胡月兒道：「以左手功夫出名，最了不起的一個人，本來當然應該是秦護花。」

柳長街動容道：「護花刀？」

胡月兒點點頭，道：「據說他九歲時就已殺人，殺的還是中原有名的大盜彭虎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這件事我也聽說過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他十三歲時就已成名；十七歲時就已橫掃中原，號稱中原第一刀；三十一歲時，就已接掌了崆峒派，成為有史以來七大門派中最年輕的一位掌門人。到那年為止，敗在他刀下的武林高手，據說已有六百五十多人。」

柳長街歎道：「看來江湖中比他更出風頭的人，的確已不多了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他少年成名，的確鋒芒太露，但他卻也的確是驚才絕技，令人不能不佩服。」

她眼睛裡閃著光，歎息著又道：「只恨我晚生了十幾年，否則我一定要想法子嫁給他。」

柳長街笑道：「幸好你晚生了十幾年，否則我一定要找他拚命！」

胡月兒白了他一眼，道：「但你說的那個人，一定不會是他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哦！」

胡月兒道：「像他那樣驕傲的人，怎麼會肯去做別人的奴才？何況他在十七年前就已失蹤，一直下落不明。有人說他已去了海外的仙山，也有人說他已死了。但無論他是死是活，都絕不會替別人倒酒的。」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也希望那個人不是他。我實在不希望有他這樣的對頭。」

他的聲音忽然停頓。

就在他聲音停頓的那一瞬間，他人已壓在胡月兒身上。

沒有人能看清他的動作，沒有人能想得到他會忽然有這樣一手。

胡月兒也想不到。

她咬著牙掙扎：「你這個色鬼，我說──」

她的聲音也忽然停頓，因為柳長街的嘴，已堵住了她的嘴。

現在她只能從鼻子裡發出聲音來了。一個有經驗的男人，總該知道女人從鼻子裡發出來的聲音，是種什麼樣的聲音。

這種聲音簡直可以令男人聽了全身骨頭都發酥。

她還在推，還在掙扎，還想去捶他。

可是她的手已被按住。

她的臉已變得火燒般發燙，全身都在發燙。

一個正常健康的成熟女人，被一個她並不厭惡的男人壓住，她還能有什麼別的反應。

但就在這時，只聽「砰」的一聲，外面的門，已被人一腳踢開了！

一個人手裡提著朴刀，闖了進來，赫然竟是那年輕力壯的車伕。

柳長街還是壓在胡月兒身上，只不過嘴已離開了她的嘴。

車伕已闖到臥房的門口，冷冷地看著他們。

他的身子站得很穩，握刀的姿勢很正確，無論誰也可以看得出，這個人的刀法絕對不弱。

他冷酷的眼睛裡帶著種譏刺之意，冷笑道：「我已在外面兜了個大圈子，你居然還沒有把這女人弄到手，看來你對女人的手段並不太高明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時間還長得很，我又不是你這種毛頭小伙子，我何必著急。」

他好像到這時才想起自己不必向別人解釋的，立刻沉下了臉，道：「你回來幹什麼？」

車伕也沉著臉，道：「回來殺你！」

柳長街覺得很吃驚：「你要回來殺我，為什麼？」

車伕冷笑道：「我跟他跟了七八年，到現在還是個窮光蛋，玩的還是土嫖館裡的臭婊子，你剛來就想當大亨，你憑什麼？」

柳長街當然知道他說的「他」是什麼人，卻故意問道：「難道你也是龍五手下？」

車伕冷冷道：「你只要稍微有點眼力，就該知道我彭剛是幹什麼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『旋風刀』彭剛？」

彭剛道：「想不到你居然還有點見識，居然還知道我。」

柳長街歎道：「五虎斷門刀門下的高足，居然要替人趕車，這實在是委屈了你。」

彭剛握刀的手上已暴出青筋，額上也暴出了青筋，咬著牙道：「老子也早就不想再受這種鳥氣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所以你想殺了我，帶著四箱銀子和這個女人遠走高飛。」

彭剛眼睛落在胡月兒還在喘息的小嘴上，眼睛裡又立刻像是冒出了火：「像這樣的小寡婦，每個男人都想玩玩的。」

聽到「小寡婦」三個字，胡月兒就叫了起來：「你──你把我那當家的怎麼樣了？」

彭剛獰笑道：「那種看見銀子連老婆都肯賣的男人，死八次也不嫌多，你難道還捨不得？」

他的話還沒有說完，胡月兒已嚎啕大哭起來，哭得就像是真的一樣。

柳長街這才歎了口氣，心不甘，情不願地從她身上爬起來，喃喃道：「這女人既不是天仙，銀子也不多，為了這點銀子送命，實在不值得。」

彭剛冷笑道：「要送命的是你，不是我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真有把握殺我？」

彭剛道：「你若真有本事，就不會被人像野狗般打得半死，再吊到屋簷上去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所以你認為你比我強！」

彭剛道：「我只不過有點不服氣，挨了一頓打，就弄到那麼多銀子。」

柳長街又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你實在還是個連屁事都不懂的毛頭小伙子，我實在不忍下手殺你。」

彭剛厲聲說道：「那麼你不如就索性讓我殺了你吧！」

他的刀已劈出，一出手就是連環五刀。「五虎斷門刀」本就是武林中最毒辣兇狠的刀法，「旋風刀」的出手也的確不慢。

柳長街沒有還手。

他甚至連閃避都好像沒有閃避，可是彭剛的刀，卻偏偏總是砍不到他身上。

胡月兒似已嚇得連哭都不敢哭，俯在床面，身子縮成了一團。

彭剛出手更快，漸漸已經將柳長街逼到屋角，突然一刀從下挑起，連變了三個方向，急砍柳長街的左頸。

這一招「翻天覆地」，正是五虎斷門刀的殺手！

柳長街眼見已無路可退，身子突然沿著牆壁滑了起來，滑上了屋頂。

「叮」的一聲，火星四濺。彭剛本以為這一刀必已致命，已使出全力，想收回已來不及了，一刀砍在牆上，刀鋒恰巧嵌入磚牆裡。

他正想用力拔刀，壁外突然伸進一隻手來，捏住了他的刀鋒。

很結實的磚牆，就像是忽然變成了紙糊的，這隻手竟隨隨便便地穿過了牆，輕輕一拗，一把上好的鋼刀，就已被拗成了兩截。

彭剛臉色變了，全身都已僵硬。

他畢竟還是識貨的，這樣的武功，他簡直連聽都沒聽過。

牆外已有個人冷冷道：「你跟了龍五七八年，每個月卻還是只能弄到手七八十兩銀子，但他一下子卻弄到了好幾萬兩，所以你很不服氣，是不是？」

彭剛鐵青著臉，點了點頭。

牆外的人卻看不見他點頭的，所以柳長街就替他回答：「他正是這意思。」

「可是這姓柳的已被藍大爺揍了，已成了孟飛的朋友。從孟飛那裡出來的人，就是我們的對頭，你怎麼知道銀子是誰給的？」

彭剛遲疑著，終於道：「我看得出，孟飛絕不會有這麼大的出手，而且那天我又正好看見公子到孟飛的莊子裡去。」

牆外的人淡淡道：「想不到你居然是個很聰明的人，而且居然還很仔細。」

只有仔細的人，才能看見很多別人看不見的事：「只可惜你卻做了件最笨的事。」

他人雖在牆外，說話的聲音卻彷彿在耳旁：「你明知柳長街是一家人，還要殺他？」

彭剛垂下頭，汗落如雨：「我錯了。」

「你知道你犯了什麼錯？」

「我──我犯了家法！」最後這兩個字從彭剛嘴裡說出來，他似乎已用盡了全身力氣。

「你知道犯了家法的人應該怎麼樣？」

彭剛的臉已因恐懼而扭曲，就像是有雙看不見的手，已扼住了他的咽喉。

他突然轉身，想衝出去。

他認為牆外的人一定看不見。

可是從牆外伸進來的這隻手上，竟似也長著眼睛。

手一揮，手裡的半截斷刀飛出，刀光一閃，已釘入了彭剛的背脊。

就在這時，四條大漢從門外衝進來，一個人手裡提著個麻袋，兜頭往彭剛身上一套。

一個人手裡提著兩口銀箱，擲在桌上。

第三個人手拿鐵掀，一進來就立刻開始修補剛才被彭剛踢毀了的門框。

第四個人卻拿著泥水匠用的手鏟鏟泥土，這隻手一縮回去，他就開始補牆上的破洞。

只聽牆外的人緩緩道：「我保證這七天內絕不會有人再來打擾你。可是你最好也記住，你並不是我們的人，你跟龍家並沒有絲毫關係！」

說到最後一句話，聲音已在遠方。

牆上的牆洞已補上，門框已修好，麻袋也已束起，連一滴血都沒有滴在地上。

四條大漢從頭到尾連看都沒有看柳長街一眼，牆外的語聲消寂，這四條大漢已消失在門外。

屋子裡又恢復安靜，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。

這些人做事效率之迅速準確，已令人無法想像。但現在無論誰都已可以想像到，犯了龍五家法的人，會有怎麼樣的下場！

柳長街沒有動，沒有開口。

胡月兒也沒有動，沒有開口。

外面有風吹木葉的聲音，老母雞在「咯咯」地叫，狗也在叫。

屋子裡好像突然變得很熱，柳長街慢慢地解開衣襟，躺下來，躺在胡月兒身邊。

胡月兒居然沒有一腳把他踢下去，只是瞪著雙大眼睛在發怔。

她現在才終於完全明白，龍五是個多麼可怕的人。

柳長街忽然道：「他們已走了，全都走了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這七天內，他們真的不會再來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那個人好像並不是個說話不算數的人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知道他是誰？你認得那隻手？」

那是右手，手上也看不出任何一點練過武功的痕跡。但現在無論誰都已應該看得出，這隻手若要殺人時，世上只怕已很少有人能抵抗。

柳長街道：「我希望我沒有看錯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希望他就是那個青衣白襪的中年人？」

柳長街點點頭。

胡月兒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他要是那個人，就表示他也有不在龍五身邊的時候，我若要出手對付龍五，我絕不希望有他在旁邊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準備等到什麼時候出手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等到他完全信任我，等到他有機會給我的時候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認為會有那麼一天？」

柳長街的回答很堅定：「一定會有！」

胡月兒卻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只怕等到那一天時，已不知有多少人要為這件事而死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在為老石頭難受？」

胡月兒黯然道：「老石頭的確是個老實人，這本已是他最後一件差使，辦完了這件事，他就準備回家耕田去的，他已買了幾畝地。」

老石頭當然就是那個假扮她老公的人。

柳長街靜靜地聽著，臉上全無表情，冷冷道：「他本就不該買房子買地。幹我們這一行的人，本就隨時隨地會死在路上的。」

胡月兒眨眼道：「但他卻死得太冤枉。他的功夫本來絕不在彭剛那王八蛋之下，可是彭剛要殺他時，他卻不能回手，因為他若一出手，就會洩露秘密，他──他竟寧死也不肯洩露我們的秘密。」

柳長街淡淡道：「他本就應該這樣做的，這是他的本份。」

胡月兒瞪起了眼，道：「你難道認為他本就應該死的？」

柳長街居然沒有否認。

胡月兒幾乎已要叫起來：「你究竟是不是人，還有沒有一點人性，你──你──」

她越說越氣，突然一腳將柳長街踢下床去。

柳長街反而笑了：「你若認為老石頭真是個老實人，那你就錯了；你若認為他真的已死在那王八蛋手裡，你就錯得更厲害。」

他躺在地上，居然好像還是跟躺在床上一樣舒服：「他也許會讓彭剛砍他一兩刀，也許會讓彭剛認為他已死了，但他若是真的這麼簡單就被那種小王八蛋一刀殺死，那他就不該叫老石頭，應該叫老豆腐才對。」

胡月兒還在懷疑：「你真的認為他沒有死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知不知道這是件多麼大的事？你知不知道我們為這件事已計劃了多久？老石頭若是你想像中的那種老實人，我們怎會要他參與這件事？」

胡月兒笑了：「別的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的確不是個老實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哦──」

胡月兒咬著嘴唇道：「剛才你就算是已聽出外面有人來了，也不必那樣做的，你根本就是想乘機揩油。」

柳長街笑了笑，道：「你只猜對了一半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還有什麼別的意思？」

柳長街悠然道：「我只不過想要你知道，我若真的要強姦你，你根本一點法子都沒有。」

胡月兒眼珠子轉了轉，輕輕道：「現在你──你難道不想了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難道還要我再試一次？」

胡月兒紅著臉，又咬起了嘴唇：「你不敢！」

柳長街又笑了。

然後他的身子竟突然從地上彈了起來，忽然間就已壓在胡月兒身上。

胡月兒歎了口氣，道：「看來你真是個色鬼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但這次卻是你故意勾引我的，我知道你──」

這句話沒有說完，他的身子突然又從胡月兒身上彈起來，撞在牆上，落下，一雙手捧著小腹，一張臉已疼得發白。

胡月兒看著他，忽然道：「剛才我的確是在故意勾引你，因為我也想要你知道，我若真的不肯，你也連一點法子都沒有。」

柳長街彎著腰，似已疼得連話都說不出來，額上的冷汗，一粒粒往外冒。

胡月兒眼睛又不禁露出些歉意，又覺得有點心疼了，柔聲道：「可是我早已說過，只要你能做成這件事，我──我──」

她沒有再說下去，也不必再說下去，她的意思，就算是呆子也聽得懂。

柳長街卻好像聽不懂。

他又慢慢地躺下來，躺在地上，本來總是顯得很和氣，很愉快的一張臉上，忽然露出種說不出的悲痛傷感之色。

他沒有說什麼，過了很久很久，還是連一句話都沒有說。

胡月兒的心更軟了，卻故意板著臉道：「我就算踢痛了你，你也不必像孩子一樣賴在地上不起來。」

柳長街還是不開口。

胡月兒又忍不住問道：「你究竟是在生我的氣，還是在想心事？」

柳長街終於輕輕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只不過在想，以後你爹爹一定會替你找個很好的男人，一定不會是幹我這行的，他不會有隨時送命的危險，你們──」

胡月兒臉色已變了，大聲道：「你說這種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柳長街笑了笑，笑得很淒涼：「我也沒什麼別的意思，只不過希望你們能白頭偕老，希望你能很快就忘了我。」

胡月兒的臉已蒼白：「你為什麼要這樣說？我剛才的話，你難道聽不懂？」

柳長街歎道：「我聽得懂，可是我也知道，我是等不到那一天的了！」

胡月兒急著問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柳長街淡淡道：「自從我答應來做這件事的那一天，我已沒有打算再活下去，就算我能有機會殺了龍五，我──我也絕不會再見到你。」

他目光凝視著遠方，臉上的神情更悲慼。

胡月兒看著他，臉上的表情，也好像有根針正在刺著她的心。

柳長街忽又笑了笑，道：「無論如何，能用我的一條命，去換龍五的一條命，總是值得的。我只不過是個無足輕重的人，既沒有親人，也沒有──」

胡月兒沒有讓他說完這句話。

她忽然撲到他身上，用她溫暖柔和的嘴唇，堵住了他的嘴──

窗外的風更緊了。

一隻母雞，剛孵出了一窩小雞──

月亮已升起，月光從窗外照進來，照著胡月兒的臉，她臉上還帶著淡淡的紅暈。

柳長街正在偷偷地看著她，眼睛裡充滿了一種神秘的歡愉。

胡月兒癡癡地看著窗外的月亮，忽然道：「我知道你是騙我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騙你？」

胡月兒又在用力咬著嘴唇：「你故意那樣說，讓我聽了心軟，你才好──才好乘機欺負我。我明明知道你不是個好東西，卻偏偏還是上了你的當。」

說著說著，她眼淚已流了下來──這本是女孩子一生中情感最脆弱，最容易流淚的時候。

柳長街就讓她流淚，直等到她情緒剛剛平定，才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現在才知道你為什麼會難受了。你難受，只因為我並不一定會死。」

胡月兒不想分辯，卻還是忍不住要分辯：「你明明知道我不是這意思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若知道我已死定了，豈非會覺得好受些。」

胡月兒恨恨道：「可是你根本不會死的。你自己說過，一定要等到有把握時才出手。只要你能制住龍五，還有誰敢動麼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既然不會死，這件事既然一定能完成，你既然遲早總要嫁給我，那麼你現在又有什麼好難受的？」

胡月兒說不出話來了。

她忽然發現柳長街在笑，笑得那麼可惡──當然並不完全可惡，當然也有一點點可愛。

她看著他，輕輕歎了口氣道：「我知道你現在一定很得意，因為你知道我一定會變得很乖，很聽話，因為我已非嫁給你不可。」

柳長街微笑著，居然沒有否認。

胡月兒柔聲道：「我實在很怕你不要我。我一定會變得很乖的，就像條母老虎那麼乖。」

她忽然又一腳把柳長街踢下床去。

柳長街怔住，終於怔住，終於笑不出了。

胡月兒從被裡伸出一隻手，擰住了他的耳朵，但聲音卻更溫柔：「從今天起，應該聽話的是你，不是我，因為你反正已非娶我不可。但是你若敢不聽話，我還是要你睡在地上，不讓你上床。」

她的嘴貼在他耳朵上，輕輕道：「現在你明白了沒有？」

「我明白了。」柳長街苦笑道：「但另外一件事我卻反而變得糊塗了。」

胡月兒忍不住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柳長街苦笑道：「我已分不清究竟是你上了我的當，還是我上了你的當。」

無論他們是誰上了當，我相信這種當一定有很多人願意上。

因為他們的日子過得實在很甜蜜。只可惜甜蜜的日子總是過得特別快的。

六七天好像一轉眼就已過去，忽然間就已到了他們相聚的最後一天晚上了。

最後的一個晚上，本該是最纏綿的一個晚上。

胡月兒卻穿得整整齊齊的，坐在客廳裡──平常到了這時候，他們本該已躺在床上。

柳長街看著她，好像已對她仔細研究了很久，終於忍不住問道：「今天我又有什麼事得罪了你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沒有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忽然有了毛病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沒有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那麼今天是怎麼回事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我只不過不想還沒有出嫁就做寡婦而已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沒有人想要你做寡婦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有一個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誰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。」

她板著臉，冷冷道：「這六七天來，只要我一想談正事，你就跟我胡說八道，再這麼下去，我很快就會做寡婦的。」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正事不是用嘴談的，是要用手去做的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準備怎樣去做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今天晚上這樣子，就為的是要跟我談這件事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今天晚上再不談，以後只怕就沒有機會了。」

柳長街又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好，你要談，就談吧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龍五要你到相思夫人那裡去，偷一口箱子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嗯！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已答應了他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嗯！」

胡月兒道：「因為你若想抓龍五，就一定要先得到他的信任；若想得到他信任，就只有先替他做好這件事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難道你還有什麼更好的法子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我沒有。」

她也歎了口氣，道：「這些年來，我們雖然知道有很多件大案子，都是龍五幹的，我們甚至懷疑他就是青龍會的老大，卻連他的一點把柄都抓不到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就算能抓到他的把柄，也抓不到他的人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所以我們一定要出奇兵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們的奇兵，就是我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所以你不但要抓他的人，還得先證明他犯的罪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所以我一定要替他做好這件事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有把握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有一點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能在半個時辰裡，殺了守在外面的那七個人，再舉起那道千斤閘，打開那三道秘門，逃到相思夫人追不上的地方去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只不過說我有一點把握而已，並不是很有把握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知不知道那七個人，是七個什麼樣的人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知不知道他們的武功如何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胡月兒冷笑道：「你什麼都不知道，居然就已覺得有點把握了，這不是存心想害我做寡婦是什麼？」

柳長街居然笑了笑，道：「我雖然不知道他們的來歷武功，可是我知道你一定會告訴我的。」

胡月兒板著臉，冷冷道：「你憑什麼認為我會知道他們的武功來歷？」

柳長街微笑道：「因為你又能幹，又聰明，江湖中的事，你幾乎沒有不知道的，而且這幾天晚上，你都沒有睡好，一定就是在替我想這件事。」

胡月兒雖然還是板著臉，但眼波卻已溫柔多了，輕輕歎息著，道：「你總算還有點良心，總算還知道我的苦心。」

柳長街立刻走過去，攬住了她的腰，柔聲道：「我當然知道你對我好，所以──」

他的話還沒有說完，胡月兒已用力推開了他，冷冷道：「所以你現在就該乖乖地坐著，聽我把七個人的武功來歷告訴你，好好地想個法子對付他們，好好地活著回來，不要讓我做寡婦。」

柳長街只有坐下來，苦笑道：「你真的已知道那七個人是誰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這些年來，江湖中被人逼得無路可走的亡命之徒，算起來至少有一、兩百個，只不過有些人武功不夠，有些人年紀太老，相思夫人是絕不會把他們看在眼裡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這其中當然也還有些人早已死了。」

胡月幾點點頭，道：「所以我算來算去，有可能被相思夫人收留的，最多只有十三四個，他們之中，又有七個人的可能性最大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憑哪點算出來的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因為這七個人不但貪圖享受，而且怕死。只有怕死的男人，才肯去做女人的奴才。」

柳長街苦笑道：「我不怕死，可是現在我已做了你的奴才。」

胡月兒瞪了他一眼，道：「你到底想不想知道那七個人是誰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想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有沒有聽人說過『小五通』這個人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是不是那個採花盜？」

「五通」本就是江南淫祠中供奉的邪神，「小五通」當然是個採花盜。

胡月兒道：「這人雖然是下五門中最要不得的淫賊，但是輕功掌法都不弱，尤其是身上帶著的那三種餵毒暗器，更是見血封喉，霸道極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據說他本是川中唐家的子弟，毒門暗器的功夫，當然是有兩下子的。」

川中唐門，以毒藥暗器威鎮江湖，至今已達三百年，江湖中一向很少有人敢去惹他們，他們倒也不肯輕易去犯別人──唐門家法之嚴，也是出了名的。

這「小五通」唐青，卻是唐家子弟中，最不肖的一個，他要是真的已投靠了相思夫人，也許就是怕唐家的人抓他回去，用家法處置他。

胡月兒道：「那七個人中，你特別要加意提防的，就是這個人的餵毒暗器，所以我希望你最好能先到唐家去要點解藥。」

柳長街苦笑道：「只可惜我要也要不到，買也買不起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那麼你就只有第一個先出手對付他，讓他根本沒有用暗器的機會。」

柳長街點點頭，道：「你放心，我也知道被唐門毒砂打在身上的滋味很不好受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為了安全，你身上最好穿件特別厚的衣服。我也知道你怕熱，可是熱總熱不死人的。」

柳長街：「我一定穿件厚棉襖去。」

胡月兒這時才表示滿意，又道：「那七個人中，功夫最好的，並不是他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是誰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有三個人的功夫都很硬，一個是『鬼流星』單一飛，一個『勾魂』老趙，一個是『鐵和尚』。」

柳長街皺了皺眉，這三個人的名字，他顯然全都聽說過。

胡月兒道：「尤其是那鐵和尚，他本來已是少林門下的八大弟子之一，練的據說還是童子功。這個人既不貪財，也不好色，卻偏偏喜歡殺人，而且用的法子很慘，所以才被少林逐出了門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也許就因為他練的是童子功，所以心理才有毛病；就因為心理有毛病，所以才喜歡無緣無故地殺人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他人雖然有毛病，功夫卻沒有毛病。據說他的十三太保橫練，幾乎已真的練到刀砍不入的火候。」

柳長街又笑道：「也許就因為他殺得太多，所以才怕死；就因為怕死，所以才會練這種不怕被人用刀砍的功夫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只不過有很多殺不死的人，都已死在你手下，所以你根本不在乎他。」

柳長街笑道：「一點也不錯。」

胡月兒瞪著他，忽然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其實我真正擔心的，倒也不是他們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不是他們是誰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是個女人。」

女人真正擔心的，好像總是女人。

柳長街立刻問：「那七個人中也有女人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只有一個。」

柳長街又問：「她是個什麼樣的女人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是個假女人。」

柳長街笑了：「真女人都迷不住我，假女人你擔心什麼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就因為他是假女人，所以我才會擔心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因為真女人你見得多了，像他那樣的假女人，我卻可以保證你從來也沒有見過。」

柳長街的眼睛已瞇了起來，只要是女人，無論是真是假，他好像總是特別有興趣。

胡月兒斜盯著他，冷冷道：「我很瞭解你，只要是漂亮的女人，不管是真是假，你看見都免不了要動心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哦！」

胡月兒道：「只要你一動心，你就死定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要我不看他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我要你一見到他，就立刻出手殺了他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剛才好像是要我第一個出手對付唐青的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不錯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要我一次殺兩個人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殺兩個還不夠。」

柳長街又笑了，只不過這次是苦笑。

胡月兒道：「我剛才只說了六個人，因為另外的那一個，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人。」

柳長街苦笑道：「不是人是什麼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是條瘋狗。」

柳長街皺眉道：「打不死的李大狗？」

胡月兒點點頭，道：「就因為他是條瘋狗，所以根本就不要命。就算明知你一刀要砍在他腦袋上，他說不定還是會衝過來咬你一口的。」

柳長街歎道：「被瘋狗咬一口的滋味也不好受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所以你一出手，就得砍下他的腦袋來，絕不能給機會讓他纏住你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似乎我一出手，就得殺三個人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三個並不多。」

柳長街歎道：「可惜我只有兩隻手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還有腳。」

柳長街苦笑道：「你要我左手殺唐青，右手殺瘋狗，再一腳踢死那個女人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我說過，你絕不能給他們一點機會，但我也知道，要你一下子殺死他們三個人，也並不是件容易事，除非你的運氣特別好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看我的運氣好不好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很好，好極了！」

柳長街眨了眨眼，道：「我運氣是幾時變得這麼好的？」

胡月兒又嫣然一笑，道：「從你認識我的時候開始，你的運氣就變好了。」

她忽然又問道：「你有沒有聽說過一種能用腳發出去的暗器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好像聽說過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有沒有腳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好像有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好，這就夠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這就夠了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我正好有那種暗器，你正好有腳。」

從腳上發出去的暗器，通常都很少有人能夠避得了的。

胡月兒又道：「你出手並不慢，再加上腳上的暗器，同時要殺三個人就已不是件困難的事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可惜那種暗器我只不過聽說過一次而已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現在你馬上就會看見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在哪裡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現在想必已在路上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已叫人送來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想起那三個人的時候，我就已叫人送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出去過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我雖然沒有出去過，消息卻已傳了出去。」

柳長街怔住。

他並不笨，可是他隨便怎麼樣想，也想不通胡月兒是怎麼把消息傳出去的。

胡月兒忽然道：「我也知道這地方一定早已在龍五的監視之中，可是就算龍五再厲害，也不能不讓人吃飯。」

柳長街還是不懂，吃飯和這件事有什麼關係。

胡月兒道：「要吃飯，就得煮飯，要煮飯，就得生火──」

柳長街終於明白：「一生火，就會冒煙。」

胡月兒嫣然道：「你總算還不太笨。」

用煙火來傳達消息，本就是種最古老的法子，而且通常都很有效。

胡月兒凝視著他，目光堅定如磐石，聲音卻溫柔如春水：「只要你有手段，而且懂得方法，無論什麼東西都會服從你，替你做事的，甚至連煙囪裡冒出去的煙，都會替你說話。」

夜色並不深，卻很靜。遠處的道路上，隱隱傳來犬吠聲。

胡月兒又道：「除了這種暗器外，你還得有把能一刀砍下人頭顱的快刀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刀也在路上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刀你可以去問龍五要。江湖中最有名的十三柄好刀，現在至少有七柄在他手上。」

柳長街凝視著她，凝視著她的胸膛，緩緩道：「現在你還有什麼吩咐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沒有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那麼我們是不是已經可以上床去睡覺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可以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呢？」

胡月兒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我已經要開始準備死了。」

柳長街吃了一驚：「準備死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走了之後，龍五絕不會放過我的，他就算相信你不會在我面前洩露秘密，也絕不會留下我的活口。」

柳長街終於明白：「他無論叫什麼人來殺你，你都不能反抗，因為你只不過是個莊稼漢的老婆。」

胡月兒點點頭，笑道：「所以我不如還是先死在你的手裡好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死在我手裡？你要我殺了你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捨不得？」

柳長街苦笑道：「你難道以為我也是條見人就咬的瘋狗？」

胡月兒嫣然道：「我知道你不是，我也知道你捨不得殺我，只不過──」

她笑得神秘而殘酷：「殺人有很多法子，被人殺也有很多法子的。」

柳長街沒有再問。

他也許還不十分瞭解她的意思，可是他已聽見了一陣腳步聲。

腳步聲已穿過外面的院子，接著，已有人在敲門。

「是誰呀？」

「是我，」一個女人的聲音，還很年輕，很好聽，「特地來還雞蛋的。」

「原來是阿德嫂。」胡月兒道，「幾個雞蛋，急著來還幹什麼！」

「我也是順路。」阿德嫂道：「今天晚上我正好要到鎮上去抓人。」

「抓人？抓誰呀？」

「還不是那死鬼！昨天一清早，他就溜到鎮上去了，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，有人看見他跟那臭婊子混在一起了，這次我──」

她沒有再說下去。

因為她已進了門，看見了柳長街，彷彿顯得有點吃驚。

柳長街也在看著她。

這女人不但年輕，而且豐滿結實，就像是個熟透了的柿子，又香又嫩。

胡月兒已掩起門，忽然回過頭向柳長街一笑，道：「你看她怎麼樣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很好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今天晚上，你想不想跟她睡覺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想。」

他的確想。

這女人身上穿的衣服很單薄，他甚至已可看見她的奶頭正漸漸發硬。

她也想？

胡月兒微笑著，道：「現在你已經可以把衣裳脫下來了。」

阿德嫂咬著嘴唇，居然連一點都沒有拒絕，就脫下了身上的衣裳。

她脫得很快。

胡月兒也在脫衣裳，也脫得很快。

她們都是很漂亮的女人，都很年輕，她們的腿同樣修長而結實。

柳長街看著她們，心卻在往下沉。

忽然間，他已明白了胡月兒的意思。

「──殺人有很多法子，被人殺也有很多法子。」

原來她早已有了準備，早已準備叫這女人來替死的──

她們不但身材很相像，臉也長得差不多，只要再經過一點修飾，龍五的手下就不會分辨出來。

事實上，他們根本就不會注意一個莊稼漢的老婆，他們只不過是要來殺一個女人而已，這女人究竟長的什麼樣子，他們也絕不會很清楚。

胡月兒果然已將這阿德嫂脫下來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，用眼角瞟著柳長街，微笑道：「你看著她幹什麼，還不抱她上床？」

阿德嫂的臉有點發紅。

她顯然並不清楚自己的任務，只知道是來替換一個女人，陪一個男人的。

這個男人看來並不令人噁心，她甚至已在希望胡月兒快走。

胡月兒已準備走出去，吃吃地笑著，突然反手一掌，拍在她後心上。

她張開口，卻沒有喊出聲，連血都沒有噴出，因為胡月兒已將她剛送來的雞蛋塞了一個到她嘴裡──

柳長街看見她倒下去，卻覺得自己嘴裡也像是被人塞入了個生雞蛋，又腥又苦。

胡月兒卻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們原來的計劃，是要她留在這裡陪你，等你殺她的。」

柳長街沉默著，過了很久，才緩緩道：「你為什麼忽然改變了主意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因為我受不了你剛才看她的表情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哦！」

胡月兒咬著嘴唇道：「你一看見她，就好像恨不得立刻把手伸進她的裙子。」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不管怎麼樣，她反正遲早總是要死的，而要做成一件大事，總也難免要死很多人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現在我只希望龍五派來帶路的，不是個女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假如是女人，你也要殺了她？」

胡月兒慢慢將雞蛋一個個放在桌上，提起空籃子。

她臉上帶著種奇怪的表情，過了很久，才道：「我知道我不是你的第一個女人，但卻希望是你最後一個。」

雞蛋有幾個是空的，蛋殼裡藏著些很精巧的機簧銅片，拼起來，就變成很精巧的暗器──一種可以裝在鞋子裡的暗器。

只要用腳趾用力一夾，就會有毒針從鞋尖裡飛出去，毒得就像青竹蛇的牙，黃尾蜂的刺一樣。

就好像女人的心一樣！

「我不坐了，我還得趕到鎮上去。」胡月兒提著空籃子，嬌笑著走出門，笑得居然還很愉快。

門外的夜色似已很深。

# 第四章 不是人的人

夜的確已深了。

柳長街一個人坐在這小而簡陋的客廳裡，已很久很久沒有聽見一點聲音。

他先將那陌生的女人放到床上，將所有能找到的棉被全都為她蓋起來，彷彿生怕她著了涼。

然後他又將所有屋子裡的燈全都燃起，甚至連廚房裡的燈都不例外。

他既不怕面對死亡，也不怕面對黑暗。不過對這兩件事，他總是有種說不出的厭惡和憎恨，總希望能距離它們遠些。

現在他正在盡力集中思想，將這件事從頭到尾再想一遍──

他本是個默默無名的人，甚至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力量。

因為他從未試過，也從不想試。

可是「胡力」胡老爺子卻發掘了他，就像是在沙蚌中發掘出一粒珍珠一樣。

胡老爺子不但有雙銳利的眼睛，還有個任何人都比不上的頭腦。

他從未看錯過任何人，也從未看錯過任何事──他的判斷從未有一次錯誤過。

他並沒有真的戴過紅纓帽，吃過公門飯，但卻是天下第一名捕。每一州、每一府的捕快班頭，都將他敬若神明。

因為只要他肯伸手，世上根本就沒有破不了的盜案；只要他活著，犯了案的黑道朋友就沒有一個人能逍遙法外。

只可惜無論多麼快的刀，都有鈍缺的時候；無論多麼強的人，都有老病的一天。

他終於老了，而且患了風濕，若沒有人攙扶，已連一步路都不能走。

就在他病倒的這兩三年裡，就在京城附近一帶，就已出了數百件巨案──正確的數目是，三百三十二件。

這三百多件巨案，竟連一件都沒有偵破。

但這些案子卻非破不可，因為失竊的人家中，不但有王公巨卿，而且還有武林大豪；不但有名門世家，而且還有皇親貴胄。

胡老爺子的腿已殘廢，眼睛卻沒有瞎。

他已看出這些案子都是一個人做的，而且也只有一個人能破。

做案的人一定就是龍五，破案的人，也一定非得找柳長街不可。

大家都相信他這次的判斷還是不會錯誤。

所以默默無聞的柳長街，就這麼樣忽然變成了個充滿傳奇的人物。

想到這裡，柳長街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這是走了運，還是倒了霉。

直到現在，他還是不十分明白，胡老爺子是怎麼看中他的？

他好像永遠也不能瞭解這狐狸般的老人，正如他永遠也無法瞭解這老人的女兒一樣。

他只記得，一年前他交了個叫王南的朋友，有一天，王南忽然提議，要他去拜訪胡老爺子，三個月之後，胡老爺子就將這副擔子交給了他。一直到今天晚上，他才知道這副擔子有多麼重。

現在他總算已將中間這三個月的事，瞞過了龍五。

可是以後呢？

他是不是能在半個時辰中，殺了唐青、單一飛、勾魂老道、鐵和尚、李大狗，和那個女人？是不是能拿到那神秘的檀木匣子？是不是能抓住龍五？

只有他自己心裡知道，他實在完全沒有把握。

最令他煩心的，還是胡月兒。

她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女人？究竟對他怎麼樣？

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也是個人，是個有血有肉的平凡的人，並不是一塊大石頭。

夜雖已很深，距離天亮還有很久。

明天會發生什麼事？龍五會叫一個怎麼樣的人來為他帶路？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只希望能靠在這椅子上睡一下，暫時將這些煩惱忘記。

但就在這時，他忽然聽見一種奇異的聲音，就彷彿忽然有一片細雨灑下，灑在屋頂上。

接著，「轟」的一聲，整個屋子忽然燃燒了起來，就像是紙紮的屋子被點起了火，一燒就不可收拾。

柳長街當然不會被燒死。

就算真的把他關在個燒紅的爐子裡，他說不定也有法子能逃出去。

這屋子雖然不是洪爐，卻也燒得差不多了。四面都是火，除了火焰外，別的什麼都看不見。

但柳長街已衝了出去。

他先衝進廚房，拉起一口大水缸，再用水缸頂在頭上，缸裡的水淋得他全身都濕透了，可是他已衝了出去。

沒有人能想像他應變之快，更沒有人能想像他動作之快。

除了這燃燒著的屋子外，天地之間居然還是一片寧靜。

小院裡的幾叢小黃花，在閃動的火光中看來，顯得更嬌艷可喜。

一個穿著身黃衣裳的小姑娘，手裡拈著朵小黃花，正在看著他吃吃地笑。

門外居然還停著輛馬車，拉車的馬，眼睛已被蒙住，這驚人的烈火，並沒有使它們受驚。

穿黃衣裳的小姑娘，已燕子般飛過去，拉開車門，又向他回眸一笑。

她什麼話都沒說。

柳長街也什麼話都沒有問。

她拉開車門，柳長街就坐了上去。

火焰還在不停地燃燒，距離柳長街卻越來越遠了。

車馬急行，已衝入了無邊無際的夜色中。

黑暗的夜。

柳長街對黑暗並不恐懼，只不過有種說不出的憎恨厭惡而已──

新的，從襪子、內褂，到外面的長袍，全都是嶄新的。

連洗澡的木盆都是嶄新的。

車馬剛在這座莊院外停下，柳長街跟著那小姑娘走進來，屋子裡就已擺著盆洗澡水在等著他。

水的溫度居然不冷也不熱。

小姑娘指指這盆水，柳長街就脫光衣服跳下去。

她還是一句話都沒有說。

他也還是連一個字都沒有問。

等到柳長街洗過了，擦乾淨準備換上這套嶄新的衣服時，這小姑娘忽然又進來了，後面居然還跟著兩個人，抬著個嶄新的木盆，盆裡裝滿了水，水的溫度也恰好不冷不熱。

小姑娘又指了指這盆水，柳長街看了她兩眼，終於又跳進這盆水裡去，就好像已有三個月沒有洗澡一樣，把自己又徹底洗了一次。

他並不是那種生怕洗澡會傷了元氣的男人，事實上，他一向很喜歡洗澡。

他也不是那種多嘴的男人，別人若不說，他通常也不問。

可是等到這小姑娘第四次叫人抬著盆洗澡水進來時，他也沒法子再沉住氣了。

他已將全身的皮膚都擦得發紅，看來幾乎已有點像是根剛削了皮的紅蘿蔔。

小姑娘居然又指了指這盆洗澡水，居然還要叫他再洗一次。

柳長街看著她，忽然笑了。

小姑娘也笑了，她一直都在笑。

柳長街忽然問道：「我身上有狗屎？」

小姑娘哈哈笑著道：「沒有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有貓屎？」

小姑娘道：「也沒有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身上有什麼？」

小姑娘眼珠子一轉，圓圓的臉上，已泛起了一陣紅暈。

他身上什麼也沒有。

柳長街道：「我已洗過三次澡，就算身上真的有狗屎，現在也早就洗乾淨了。」

小姑娘紅著臉點點頭，其實她已不能算太小。

柳長街道：「你為什麼還要我再洗一次？」

小姑娘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柳長街怔了怔道：「你也不知道？」

小姑娘道：「我只知道，無論誰要見我們家小姐，都得從頭到腳，徹徹底底地洗五次。」

所以柳長街就洗了五次。

他穿上了嶄新的衣服，跟著這小姑娘去見那位「小姐」時，忽然發現一個人能接連洗五次澡，也並不是件很難受的事。

現在他全身都覺得很輕鬆，走在光滑如鏡的長廊上，就好像是在雲堆裡一樣。

長廊的盡頭，有一扇掛著珠簾的門。

門是虛掩著的，並不寬，裡面的屋子卻寬大得很，雪白的牆壁，發亮的木板地，這麼大的一間屋子裡頭，只擺著一桌、一椅、一鏡。

一個修長苗條，穿著杏黃羅衫的女子，正站在那面落地穿衣銅鏡前，欣賞著自己。

她的確是個值得欣賞的人。

柳長街雖然沒有直接看見她的臉，卻已從鏡子裡看見了。

就連他也不可能不承認，這張臉的確很美，甚至已美得全無瑕疵，美得無懈可擊。

這種美幾乎已不是人類的美，幾乎已美得像是圖畫中的仙子。

這種美已美得只能讓人遠遠地欣賞，美得令人不敢接近。

所以柳長街遠遠就站住。

她當然也已在鏡子裡看見了他，卻沒有回頭，只是冷冷地問：「你就是柳長街？」

「我就是。」

「我姓孔，叫孔蘭君。」

她的聲音也很美，卻帶著種說不出的冷漠驕傲之意，好像早已算準了，無論誰聽見她這名字，都會忍不住大吃一驚。

柳長街臉上卻連一點吃驚的意思都沒有。

孔蘭君突然冷笑，道：「我雖然沒有見過你，卻早已知道你是個什麼樣的人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哦！」

孔蘭君道：「龍五說你是個很有趣的人，花錢的法子也很有趣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他沒有說錯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藍天猛說你的骨頭很硬，很經得住打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他也沒有說錯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只不過所有見過你的女人，對你的批評都只有三個字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哪三個字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不是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她們也沒有說錯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一個不是人的男人，只要看我一眼，就得死！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並不想來看你，是你自己要我來的！」

孔蘭君的臉色發白，道：「我要你來，只因為我答應了龍五，否則你現在就已死在那裡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答應了龍五什麼事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我答應他，帶你去見一個人，除此之外，你我之間就完全沒有任何關係，所以你在我面前最好老實些。我知道你在女人那方面的名聲。你若是將我看得和別的女人一樣，你還是死定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明白。」

孔蘭君冷笑道：「你最好明白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但我也希望你能明白兩件事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你說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第一，我也並不想跟你有任何別的關係。」

孔蘭君的臉色更蒼白。

柳長街道：「第二，我雖然沒有見過你，卻也早就知道你是個怎麼樣的人了。」

孔蘭君忍不住問：「我是個怎麼樣的人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自以為你是隻孔雀，以為天下的人都欣賞你；你自己唯一欣賞的人，也是你自己。」

孔蘭君蒼白的臉色發青，霍然轉過身，盯著他，美麗的眼睛裡，彷彿已有火焰在燃燒。

柳長街卻還是淡淡地接著道：「你找我來，是為了龍五；我肯來，也是為了龍五。我們之間本就沒有別的關係，只不過──」

孔蘭君道：「只不過怎麼樣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本不該放那把火的！」

孔蘭君道：「我不該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那把火若是燒死了我，你怎麼能帶我去見人？」

孔蘭君冷笑道：「那把火若是燒得死你，你根本就不配去見那個人。」

柳長街也忍不住問道：「那個人究竟是誰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秋橫波。」

柳長街終於吃了一驚：「秋水夫人？」

孔蘭君點點頭：「秋水相思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要帶我去見她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我是她的朋友，她那秋水山莊，只有我能進去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是她的朋友，她也拿你當朋友，但你卻在替龍五做事。」

孔蘭君冷冷道：「女人和女人之間，本就沒有真正的朋友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尤其是你這種女人，你唯一的朋友，也正是你自己。」

孔蘭君這次居然並沒有動怒，淡淡道：「我至少還比她好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哦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她甚至會把她自己都看成自己的仇敵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但是她卻讓你到她的秋水山莊去。」

孔蘭君眼睛裡忽然又露出種憎恨惡毒之色，淡淡道：「她讓我去，只不過因為她喜歡折磨我，喜歡看我被她折磨的樣子。」

沒有人能形容她臉上這種表情，那甚至已不是憎恨、怨毒這類名詞所能形容的。

這兩個神秘、美麗、冷酷的女人之間，顯然也有種別人無法想像的關係。

柳長街看著她，忽然笑了笑，說道：「好，你去吧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你──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既不想去看她，也不必去看她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可是你非去不可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因為我也不知道她那密窟在哪裡，我只能帶你到秋水山莊去，讓你自己去找出來。」

柳長街的心沉了下去。

他忽又發現這件事，竟比他想像中還要複雜困難得多。

孔蘭君的眼睛卻亮了起來。

只要看見別人痛苦的表情，她眼睛就會亮起來，她也喜歡看別人受苦。

柳長街終於歎了口氣，道：「秋水夫人讓你去，只因為她喜歡看你受她折磨的樣子，你怎麼知道她也肯讓我去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因為她很瞭解我，她知道我一向是個喜歡享受的人，尤其是喜歡男人服侍，所以我每次去，都有個奴才跟著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不是你的奴才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你是的。」

她盯著他，那雙美麗的眼睛裡，表情又變了，變得更奇怪。

柳長街也在盯著她。

兩個人就這麼樣互相凝視著，也不知過了多久，柳長街終於長長歎了口氣。

「我是的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你是我的奴才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是的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從今天起，你就得像狗一樣跟著我，我一叫，你就得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是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我要你做什麼，你就得做什麼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是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不管你替我做什麼，你都得千萬注意，絕不能讓你那雙髒手碰著我。你右手碰到了我，我就砍斷你的右手；你一根手指碰到了我，我就削斷你一根手指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是。」

他臉上居然還是連一點表情都沒有，既沒有憤怒，也沒有痛苦。

孔蘭君還在盯著他，又過了很久，居然也輕輕歎了口氣，道：「看來你的確不是人。」

棲霞山。

山美。山的名字也美。

過了氣象莊嚴的鳳林寺，再過曲院風荷的跨虹橋，棲霞山色，就已在人眼底。

暮風中隱隱有歌聲傳來：

「避暑人歸自冷泉，

無邊雲錦晚涼天，

愛渠陣陣香風入，

行過高橋方買船。」

歌聲幽美，風荷更美，卻比不上這滿天夕陽下的錦繡山色。

後山的山腰，懶雲天外，峰迴路轉，山勢較險，本來是遊人較少的地方，此刻卻新建起一座金碧輝煌的酒樓。

樓不高，卻較精緻，油漆剛剛乾透，兩個木工正將一塊金字招牌釘在大門上。對面兩峰夾峙如劍，正是山勢最險的劍關。

孔蘭君羅衣窄袖，佇立在山峰後的一株古柏下，遙指著這座酒樓，道：「你看這酒樓怎麼樣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房子蓋得不錯，地方卻蓋錯了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哦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酒樓蓋在這種地方，怎麼會有生意上門？我只擔心它不足三個月，就得關門大吉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這倒用不著你擔心，我保證不到明天天亮，這座酒樓就已不見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它會飛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不會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既然不會飛，怎能會忽然不見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既然有人會蓋房子，就有人會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難道這座酒樓不到明天天亮，就會被人拆完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嗯。」

柳長街也不禁覺得奇怪：「剛蓋好的房子，為什麼要拆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因為這房子蓋起來就是為了給人拆的。」

柳長街更奇怪。

有人為了置產而蓋房子，有人為了住家蓋房子，有人為了做生意蓋房子，也有人為了要金屋藏嬌而蓋房子，這都不稀奇。

可是就為了準備給人拆而蓋房子，這種事他實在連聽都沒聽過。

孔蘭君道：「你想不通？」

柳長街承認：「實在想不通。」

孔蘭君冷笑道：「原來你也有想不通的事。」

她顯然並不想立刻把這悶葫蘆打破，所以柳長街不想再問。

他只知道孔蘭君帶他到這裡來，絕不是只為了要他生悶氣的。

她一定有目的。

所以用不著他問，她也遲早總會說出來的。

柳長街對自己的判斷也一向都很有信心。

夕陽西落，夜色已漸漸籠罩了群山。

酒樓裡已燃起了輝煌的燈火，崎嶇的山路上，忽然出現了一行人。

這些人有男有女，男的看來都是酒樓裡的跑堂、廚房裡大師傅的打扮，女的卻都是打扮得妖艷，長得也不太難看的大姑娘。

孔蘭君忽然道：「你知道不知道這些人是來幹什麼的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來拆房子的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就憑這些人，拆三天三夜，也拆不光這房子。」

柳長街也承認，拆房子雖然比蓋房子容易，卻也得有點本事。

孔蘭君忽又問道：「你看不看得出這些女人是幹什麼的？」

柳長街當然看得出：「她們幹的那一行雖然不太高尚，歷史卻很悠久。」

那的確是種很古老的職業，用的也正是女人最原始的本錢。

孔蘭君冷冷道：「我知道你喜歡看這種女人，所以你現在最好多看幾眼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莫非到了明天早上，這些人也全都不見？」

孔蘭君淡淡道：「屋子蓋好就是為了要拆的；人活著，就是為了準備要死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帶我到這裡來，就是為了要我看房子被拆，看這些人死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我帶你來，是為了要你看拆房子的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是些什麼人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是七個要死在你手裡的人。」

柳長街終於明白：「他們今天晚上都會來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嗯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這房子本是秋水夫人蓋的，蓋好了叫他們來拆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嗯。」

柳長街雖然已明白，卻還是忍不住問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因為秋橫波也很瞭解男人，尤其瞭解這些男人。把這種男人關在洞裡，關得太久了，他們就算不發瘋也會憋不住的，所以每隔一段日子，她就會放他們出來，讓他們痛痛快快地發洩一次。」

柳長街忍不住在歎息。

他們來了後，會變成什麼樣子，他不用看也可以想像得到。

他實在替這些女人覺得可憐。他自己寧可面對七條已餓瘋了的野獸，也不願和那七個人打交道。

孔蘭君用眼角瞟著他，冷冷道：「你也用不著同情她們，因為你只要一不小心，死得很可能比她們還慘。」

柳長街沉默著，過了很久，才問道：「他們要是到這裡來了，那地方是誰在看守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秋橫波自己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秋橫波一個人，比他們七個人加起來還可怕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我也不知道她的武功究竟怎麼樣，只不過我絕不想去試試看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所以我只有在這裡看看，絕不能打草驚蛇，輕舉妄動，因為我現在就算殺了他們，也沒有用。」

孔蘭君點點頭道：「所以我現在只要你仔細看著他們出手。一個人在盡情發洩時，就算是在拆房子，也會將自己全身功夫都使出來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然後呢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然後我們都回去，等著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等什麼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等明天下午，到秋水山莊去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到了秋水山莊後，我再想法子去找那秘窟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而且一定要在一天半之內找到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這些人發洩完了，要回去時，我不能在後面盯他們的梢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不能。」

柳長街不說話了。

說了也沒有用的話，他從來不說。

對山燈火輝煌，這裡卻很暗。黑暗的穹蒼中，剛剛有幾點星光升起。

淡淡的星光，淡淡地照在孔蘭君臉上。

她實在是個很美的女人。

夜色也很美。

柳長街找了塊石塊坐下來，看著她，彷彿已覺得有些癡了。

孔蘭君忽然道：「是我叫你坐下去的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沒有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我沒有叫你坐下，你就得站著。」

柳長街就又站了起來。

孔蘭君道：「我叫你帶來的提盒呢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在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拿過來。」

四四方方的提盒，是用福州漆木做成的，非常精緻考究。

孔蘭君道：「替我打開蓋子。」

掀起蓋子，食盒裡用白綾墊著底，擺著四樣下酒菜，一盤竹節小饅頭，一壺酒。

酒是杭州最出名的「善釀」，四道菜是醋魚、糟雞、無錫的醬鴨和肉骨頭。

孔蘭君道：「替我倒酒。」

柳長街雙手捧起酒壺，倒了杯酒，忽然發現自己也餓了。

可惜酒杯只有一隻，筷子也只有一雙，他只有在旁邊看著。

孔蘭君喝了兩杯酒，每樣菜嘗了一口，就皺了皺眉，放下筷子，忽然道：「倒掉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倒掉？把什麼東西倒掉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這些東西全都倒掉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為什麼要倒掉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因為我已吃過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可是我還餓著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像你這樣的人，餓個三五天，也餓不死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既然有東西可吃，為什麼要挨餓？」

孔蘭君冷冷道：「因為我吃過的東西，誰也不能碰。」

柳長街看著她，看了半天，道：「你的身體也不能碰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不能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從來也沒有人碰過你？」

孔蘭君沉下臉，道：「那是我的事，你根本管不著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但我的事你卻要管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不錯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叫我站著，我就得站著，叫我看，我就得看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不錯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不許我去盯梢，我就不能去，不許我碰你，我就不能碰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不錯。」

柳長街看著她，又看了很久，忽然笑了。

孔蘭君冷冷道：「我不許你笑的時候，你也不准笑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因為我是你的奴才？」

孔蘭君道：「你現在總算明白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只可惜你卻有件事不明白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也是個人，我這人做事一向都喜歡用自己的法子，譬如說──」

孔蘭君道：「譬如說什麼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若想喝酒的時候，我就喝。」

他居然真的把那壺酒拿起來，對著嘴喝下去。

孔蘭君臉已氣白了，不停地冷笑，道：「看來你只怕已想死。」

柳長街笑了笑，道：「我一點也不想死，只不過想碰碰你。」

孔蘭君怒道：「你敢！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不敢？」

他的手突然伸出，去摸孔蘭君。

孔蘭君的反應當然不慢，「孔雀仙子」本就是武林中最負盛名的幾位女子高手之一。

她驕傲並不是沒有理由的。

柳長街的手剛伸出，她的手也已斜斜挑起，十指尖尖，就宛如十口利劍，閃電似的劃向柳長街的脈門。

她的出手當然很快，而且招式靈活，其中顯然還藏著無窮變化。

只可惜她所有的變化連一招都沒有使出來。

柳長街的手腕，就好像是突然間一下子折斷了，一雙手竟從最不可想像的方向一彎一扭，忽然間已扣住了孔蘭君的脈門。

孔蘭君從來也想不到一個人的手能這麼樣變化出招，大驚之下，還來不及去想應該怎麼樣應變，只覺得自己整個人已被提起，在空中一翻一轉，竟已被柳長街按在石頭上。

柳長街悠然道：「你猜不猜得出我現在想幹什麼？」

孔蘭君猜不出。

她簡直連做夢都想不到。

柳長街道：「現在我只想脫下你的褲子來，打你的屁股。」

孔蘭君嚇得連嗓子都啞了：「你──你敢？」

她還以為柳長街絕不敢的，她做夢也想不到真的有男人敢這樣對付她。

可惜她忘了她自己說過的一句話：「這個人根本不是人。」

只聽「拍，拍，拍」三聲響，柳長街竟真的在她屁股上打了三下。

他打得並不重，可是孔蘭君卻已被打得連動都不能動了。

柳長街笑道：「其實我現在還可以再做一兩樣別的事，只可惜我已沒興趣了。」

他仰天大笑了兩聲，居然就這麼樣揚長而去，連看都不再看她一眼。

孔蘭君雖然用力咬著牙，眼淚還是忍不住一連串流下，突然跳起來，大聲道：「柳長街，你這畜生，總有一天我要殺了你，你──你簡直不是人。」

柳長街頭也不回，淡淡道：「我本來就不是。」

# 第五章 相思令人老

酒樓裡燈火輝煌。

剛來的那兩個夥計，正在擺杯筷，另外七個濃裝少女，一排坐在椅子上，有的竊竊私語，有的在想心事。

拆房子的人還沒有來，柳長街卻來了。

孔蘭君叫他千萬別輕舉妄動，千萬別到這裡來。

他偏偏要來。

他做事一向有自己的法子。

看見他走進來，每個人全都怔住──這個人好像不是他們在等的人。

除了他們在等的人之外，別的人本不該來的。

柳長街卻好像完全不知道這回事，大搖大擺地揚長而入，在他們剛擺好杯筷的位子上坐下，道：「先來四個冷盆，四個熱炒，再來五斤加飯。」

「加飯」也是杭州的名酒，據有經驗的人說，比「善釀」還過癮。

夥計怔在旁邊，也不知是去倒酒的好，還是不去的好。

這根本不是普通的酒樓，但柳長街卻硬是要將這裡當作普通的酒樓，而且還在向那七個大姑娘微笑著招手，道：「快來，全部來陪我喝酒。男人喝酒的時候若沒有女人陪著，就好像菜裡沒有放鹽一樣。」

大姑娘們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也全都怔住。

柳長街道：「我又不是吃人的老虎，你們怕什麼，快過來。」

只聽一陣銀鈴般的笑聲響起，一人嬌笑著道：「我來了！」

笑聲響起的時候，還在門外很遠的地方，等到三個字說完，她的人果然已來了，就像是一陣風，忽然間飄了進來，忽然間就已坐在柳長街旁邊。

來的當然是個女人，而且還是個很美的女人，不但美，而且媚，尤其是一雙眼睛，簡直已媚到人的骨子裡去。

隨便你上看下看，左看右看，她從頭到腳都是個女人，每分每寸都是女人。

柳長街看著她，忽然笑道：「我是要女人來陪我喝酒的。」

這女人媚笑道：「你看不出我是個女人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這樣我看不出。」

這女人道：「要怎麼樣你才看得出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要脫光了我才看得出。」

這女人臉色變了變，又吃吃的笑了。

只聽門外一個人道：「看來這位朋友對女人的經驗一定很豐富，假女人是萬萬瞞不過他的。」

兩句話剛說完，屋子裡忽然又多了五個人。

一個臉色慘白，服飾華麗，鬍子刮得很乾淨，眼角卻已有皺紋的中年人，果然就是「小五通」唐青。

一個鐵塔般的和尚，當然就是鐵和尚。

「鬼流星」單一飛和「勾魂」老趙，全都又病又老，帶著三分鬼氣，七分殺氣。

令柳長街想不到的是，李大狗居然是個斯斯文文的小伙子，只不過滿臉都是傷疤，耳朵也掉了半個。

胡月兒果然沒有猜錯，連一個都沒有猜錯。

但柳長街卻忽然想起了一件事──她一共只說出了六個人，並不是七個。

現在來的人也只有六個。

還有一個人是誰？

胡月兒為什麼沒有說？

這人為什麼沒有來？

五個人裡，只有唐青臉上帶著微笑，剛才說話的人，顯然就是他。

柳長街也笑道：「閣下對女人的經驗，只怕也不比我差的。」

唐青道：「你認得我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若是不認得，又怎麼知道閣下對女人的經驗也很豐富？」唐青的臉色變了變，厲聲道：「你是來找我的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是來喝酒的。」

唐青道：「特地到這裡來喝酒的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不錯。」

唐青冷笑道：「山下的酒館不下千百，你卻特地到這裡來喝酒！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喜歡這個地方。這地方是新開的，我正好是個喜新厭舊的人。」

鐵和尚忽然道：「我正好不喜歡喜新厭舊的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喜歡什麼？」

鐵和尚道：「我喜歡殺人，尤其喜歡殺你這種喜新厭舊的人。」

這和尚本就是兇眉惡眼，滿臉橫肉，此刻臉色一變，眼睛裡殺氣騰騰，看來更可怕。

柳長街卻笑了，微笑著道：「所以你一定很喜歡殺我。」

鐵和尚道：「你猜對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為什麼還不過來殺？」

鐵和尚已開始走過來。

他身上也全都是鋼鐵般的橫肉，走路的姿態，就像是個猩猩。

他的腳步很沉重，很穩，每走一步，地上都要多出個腳印。

這和尚的硬功的確不錯，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夫，說不定真的已練到刀砍不入的火候。

柳長街手裡卻連把切菜刀都沒有。

唐青看著他，臉上的表情，就好像在看著個死人一樣。

那些花枝招展的大姑娘，都已嚇得發抖。

走了四五步，鐵和尚全身骨節突然開始「格格」的響。

他顯然已將全身的功力全部發動，這出手一擊，必定勢不可擋。

但是他還沒有出手，那斯斯文文的小伙子，突然向柳長街撲了過去。

他一雙眼睛裡已突然充滿了血絲，張開了嘴，露出了一排白森森的牙齒，看來竟似真的已變成了條瘋狗，像是恨不得一口咬斷柳長街的咽喉。

柳長街竟似沒有看見他。

忽然間，他已撲在柳長街身上，一雙手似已扼住了柳長街的脖子。

只聽「卡嚓」一聲，聲音很奇怪。

柳長街還是坐著沒有動。

李大狗也沒有動，一雙手還是扼在柳長街脖子上，可是他自己的頭卻已突然軟軟地歪了下去，眼睛凸出，臉上露出種奇怪的表情。

其後鮮血就突然從他嘴裡噴了出來。

血並沒有噴在柳長街身上。

他的身子忽然間已游魚般滑走，從那個女人身旁滑了過去。

李大狗倒下時，正好倒在這假女人身上。

這假女人居然沒有閃避，也跟著他一起倒下，而她一張臉上，也帶著種說不出有多麼奇怪的表情，一雙媚眼也已凸了出來，死魚般凸了出來。

兩個人臉對著臉，眼睛對著眼睛，倒在地上動也不動。

兩個人的身子都已冰冷僵硬。

唐青的臉也已變成死灰色，他看得出這兩個人都已死了。

但他卻沒有看見柳長街出手。

沒有人看見柳長街出手。

他殺人時，好像根本用不著動作。

鐵和尚的腳步已停頓，青筋突出的額角上，冷汗已流下。

他喜歡殺人，也懂得怎麼樣殺人。

所以他比別人更恐懼。

柳長街在歎息，歎息著道：「我說過，我不想殺人，我是來喝酒的。」

唐青道：「可是你一下子就殺了兩個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那只因為他們要殺我，我也並不想死，死人沒法子喝酒。」

「勾魂」老趙忽然道：「好，喝酒，我來陪你喝酒。」

一壺酒擺在桌上。

勾魂老趙先替自己倒了一杯，又替柳長街倒了一杯，舉杯道：「請！」

他自己先一飲而盡。

兩杯酒是從同一個酒壺裡倒出來的。

柳長街看著面前的一杯酒，又笑了笑，道：「我專程來喝酒，並不想只喝一杯。」

勾魂老趙道：「喝了這杯，你還可以再喝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喝了這杯，我就永遠沒法子再喝第二杯了。」

勾魂老趙冷笑道：「難道這杯酒裡有毒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酒本來是沒有毒的，毒在你的小指甲上。」

勾魂老趙的臉色也變了。

他替柳長街倒酒時，小指甲在酒裡輕輕一挑。他的動作又輕巧，又靈敏，除了他自己外，別的人本來絕不會知道。

可是柳長街已知道。

柳長街看著他，微笑道：「你喝的酒裡本來也沒有毒的。」

勾魂老趙忍不住問：「現在呢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現在是不是有毒，你自己心裡應該知道。」

勾魂老趙的臉已突然發黑，突然跳起來，嘶聲大吼：「你──你幾時下的手？怎麼下的毒？」

柳長街淡淡道：「我算準了你要用這只酒杯，所以你去拿酒時，我已在杯子上下了毒，這手法其實很簡單，你也應該會的。」

勾魂老趙沒有再開口，他的咽喉似已被一條看不見的繩索絞住。

然後他的呼吸就突然停頓，倒在地上時，整個人都已扭曲。

柳長街歎了口氣道：「我不喜歡殺人，卻偏偏叫我殺了三個；喜歡殺人的，卻偏偏站在那裡不動。」

鐵和尚一句話都沒有說，突然轉過身，大步飛奔了出去。

胡月兒說的不錯。

最喜歡殺人的，往往也就是最怕死的人。

柳長街說的也不錯。

這和尚就因為怕死，所以才要練那種刀砍不入的笨功夫。

等到他發現別人不用刀也一樣可以要他的命時，他走得比誰都快。

鬼流星走得也不慢。

事實上，他退走的時候，那種速度的確很像流星。

唐青卻沒有走。

柳長街看著他，微笑道：「閣下是不是也想來試試？」

唐青忽然笑了，道：「我也不是來殺人的，我也是來喝酒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很好。」

唐青道：「我對女人的經驗也很豐富，也是個喜新厭舊的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好極了。」

唐青笑道：「所以我們正是氣味相投，正可以杯酒言歡，交個朋友。」

他微笑著走過來，坐下：「何況這裡不但有酒，還有女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酒的確已足夠我們兩個人喝的了。」

唐青笑道：「女人也已足夠我們兩個人用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女人不夠。」

唐青道：「還不夠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這裡的女人雖然已夠多，卻還不夠漂亮。」

唐青大笑，道：「原來閣下的眼光竟比我還高。」

柳長街忽然道：「其實這些女人也不能算太醜，只不過，還不夠引人相思而已。」

唐青臉上的笑容突然凍結，吃驚地看著柳長街，甚至比剛才看見柳長街殺人於無形時還吃驚。

他終於明白了柳長街的意思，但卻想不到這人竟有這麼大的膽子。

柳長街忽然以筷擊杯，曼聲而歌：

「只道不相思，相思令人老。

幾番幾思量，還是相思好，還是相思好──」

唐青深深吸了口氣，勉強笑道：「閣下特地到這裡來，就為了要尋找相思？」

柳長街歎道：「這世上還有什麼比相思更好？」

唐青道：「沒有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當然沒有了。」

唐青眼珠子轉了轉，詭笑道：「只不過，在下也有首歌，想唱給閣下聽聽。」

柳長街又歎了口氣道：「聽男人唱歌，實在很無趣，只不過嘴是長在你自己臉上的，你若一定要唱，就唱吧。」

唐青居然真的唱了起來：

「只道不相思，相思令人老。

老了就要死，死了就不好。」

柳長街用力搖著頭，道：「不好聽。」

唐青道：「唱得雖然不好聽，卻是實話。」

柳長街居然同意：「不錯，實話總是不好聽的。」

唐青道：「閣下要找的這相思，不但令人老，而且老得很快，所以死得也很快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怕死？」

唐青歎道：「這世上又有誰不怕死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！」

他盯著唐青的眼睛，冷冷地接著道：「就因為你怕死，我不怕，所以你就得帶我去。」

唐青故意裝作不懂：「到哪裡去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去找相思。」

唐青勉強作出笑臉，道：「若是我也找不到呢？」

柳長街淡淡道：「那麼你就永遠也不會老了。」

唐青連假笑都已笑不出。

他當然明白柳長街的意思──只有死人才永遠不會老的。

柳長街還在盯著他，道：「據說你們都在為她看守一個山洞，你們既然來了，她一定已到了那山洞裡接替你們，所以你一定能找得到。」

唐青想再否認，也不能否認。

柳長街道：「你想死？」

唐青搖搖頭。

柳長街喝了杯酒，悠然道：「那麼你還在想什麼呢？」

唐青道：「想你死！」

他突然凌空一個大翻身，一片飛砂，帶著狂風捲向柳長街。

這正是唐家見血封喉的毒砂。

柳長街居然沒有閃避，突然張口一噴，一片銀光從口中飛出，迎上了飛砂，卻是他剛喝下的那杯酒。

忽然間，漫天飛砂都已被捲走，灑在剛粉刷好的牆上，千百粒比芝麻還小的飛砂，竟全都嵌在牆裡。

唐青臉色又變了，這種驚人的力量，他更連想都無法想像。

柳長街微笑道：「酒名釣酒鉤，又叫掃愁帚，有時還能掃毒砂。」

唐青苦笑道：「想不到喝酒還有這麼多好處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所以一個人絕不能不喝酒。」

唐青道：「我喝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但死人卻不能喝酒。」

唐青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那麼你現在還想什麼？」

唐青道：「想趕快帶你去找。」

柳長街大笑：「我選中你，就因為早已看出你是個聰明人。我一向只跟聰明人打交道。」

唐青歎道：「所以聰明人總是時常有煩惱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有煩惱至少也比沒有煩惱的好。」

唐青不懂：「為什麼？」

柳長街微笑道：「因為這世上也只有死人才真的沒有煩惱。」

相思本就是種煩惱，所以才令人老。

可是你若多想一想，仔細想一想，就會知道還有人可以相思，至少總比沒有人相思好。

只要有山，就有山洞。

有的山洞大，有的山洞小；有的山洞美麗，有的山洞險惡；有的山洞就像鼻孔，人人都可以看得到，還有的山洞卻像是處女的肚臍，雖然大家都知道它一定存在，卻從來也沒有人看到過。

這山洞甚至比處女的肚臍還神秘。

轉過六七個山坳，爬上六七個險坡，來到了一個懸崖下。

崖下立千仞，深不見底。

對面也是一片峭壁，兩峰夾峙，相隔四五丈，從山下看來，天只有一線。

唐青終於吐出口氣，道：「到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在哪裡？」

唐青向對角的峭壁上一指，道：「你應該可以看得見的。」

柳長街果然已看到，對面刀削般的山坡上，亂髮般的籐蘿間，有個黑黝黝的洞窟。

白雲在洞前飄過，山鷹在風中飛舞。

柳長街雖然看得見，卻過不去。

唐青忽然問道：「你有沒有讀過詩經中『關關雎鳩』那一篇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沒有。」

唐青道：「這篇詩的意思是說，有個窈窕淑女，在河之洲，有位好色的君子，雖然看得見她，卻輾轉反側，求之不得。這山洞就像那位淑女一樣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就是那君子？」

唐青笑了：「你只要我帶你來，現在我已帶你來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想不到你居然還是個很有學問的人。」

唐青笑道：「不敢。」

柳長街往危崖下看了一眼，淡淡道：「有學問的人若是從這上面被人摔下去，不知道是不是跟沒學問的人一樣會被摔死？」

唐青笑不出了，連話都已說不出，忽然蹲下來，將峭壁上的一塊石塊扳開，石頭裡立刻彈出了一條鋼索，上面帶著個鋼錐。

「奪」的一聲，鋼錐已釘入了對面洞口的山壁，在兩峰間架起了一條索橋。

唐青躬身道：「請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有學問的人先請。」

唐青變色道：「你要我陪你一起過去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而且你走在前面。要跌死，有學問的人先跌死。」

唐青哭喪著臉，道：「相思夫人若知道你被我帶來，我也是死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那總比現在就跌死好。生命如此可貴，能多活一刻也是好的。何況，我說不定還有法子能讓你不死。」

唐青道：「真的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是個沒學問的人，沒學問的人說話總比較實在。」

唐青長長歎息，失笑道：「原來書讀得太多也並不是件好事。」

鋼索是滑的，山風強烈，走在上面，一不小心就得掉下去。

一掉下去人就要變成肉餅。

幸好兩崖之間，距離並不遠，他們剛走過去，就聽見有人在裡面帶著笑道：「閉著眼睛進來，我正在洗澡。」

山洞的入口很深，外面看來墨黑，走到裡面，就有了燈光。

粉紅色的燈光，很溫柔，很迷人。

說話的聲音卻比燈光更溫柔，更迷人。

柳長街卻並沒有閉上眼睛──他若是真的閉上了眼睛，那才是怪事。

走了一段路，他眼前就豁然開朗，就彷彿忽然走入了仙境，甚至比仙境中的風光更綺麗。

一片錦繡中，居然還有個用白木欄杆圍住的溫泉水池。

人就在水池裡，卻只露出個頭。

烏雲般的長髮漂浮在水上，更襯出她的臉如春花，膚如凝脂。

只可惜水並不是清水。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他知道水下看不見的那部分，一定更動人。

相思夫人一雙明媚如秋水橫波的眼睛，正在看著他的眼睛，似笑非笑，又喜又嗔，說話的聲音更美如山谷黃鶯。

「我是不是要你閉著眼睛進來的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是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你的眼睛好像沒有閉上。」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冒著千辛萬苦，九死一生，就是為了要來見你一面，現在總算已來了，我怎麼肯閉上眼睛？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可是我正在洗澡。」

柳長街笑了笑：「就因為聽見你在洗澡，所以我更不肯閉上眼睛了。」

相思夫人也歎了口氣，道：「看來你非但不聽話，而且也不是個老實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說的都是老實話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你不怕我挖出你的眼睛來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連砍腦袋都不怕，何況挖眼睛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你不怕死？」

柳長街笑道：「怕死？為什麼要怕死？天地如逆旅，人生如過客，生又有何歡，死又有何懼？」

相思夫人嫣然道：「原來你也是個有學問的人。」

柳長街微笑，道：「古人說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，只要能看見夫人，我也一樣死而無憾。」

相思夫人眼波流動，道：「你現在是不是已看見了我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朝思暮想，總算已如願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那麼現在是不是已可以死了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還不行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你還沒有看夠？」

柳長街笑道：「非但還沒有看夠，看到的地方也還不夠多。」

相思夫人瞪著眼，彷彿不懂。

柳長街盯著她，好像恨不得能將目光穿入水裡：「現在我看見的，只不過是你的一小部分而已，還有大部分都看不見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你想看多少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全部。」

相思夫人的臉上，又彷彿起了陣紅暈：「你的野心倒不小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沒有野心的男人，根本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男人。」

相思夫人咬著嘴唇，道：「我若真的讓你看，你說不定又會有別的野心了。」

柳長街笑道：「說不定我現在已經有了。」

相思夫人一雙勾魂攝魄的眼睛，瞬也不瞬地凝視著他，悠悠道：「你並不能算是個很好看的男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本來就不是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可是你卻跟別的男人有點不同。」

柳長街微笑道：「也許還不止一點。」

相思夫人柔聲道：「我喜歡與眾不同的男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天下所有的女人，都喜歡與眾不同的男人。」

相思夫人忽然道：「出去。」

柳長街沒有出去。

他知道相思夫人並不是叫他出去，應該出去的人是唐青。

唐青果然立刻就出去了，閉著眼睛出去的，他本來一直都沒有睜開眼睛。

柳長街笑道：「看來他倒真是個很聽話的男人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他不敢不聽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所以他只有出去，我卻還能留在這裡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太聽話的男人，女人的確也不會喜歡，可是你──」

她用眼角瞟著柳長街，眼已媚如絲：「你也只不過像個呆子般站在那裡而已，你還敢怎麼樣？」

柳長街沒有開口。

他用行動回答了這句話。

──只說不動的男人，女人也絕不會歡喜。

他忽然走到水池旁，脫下了鞋子。

相思夫人睜大了眼睛，彷彿很吃驚：「你敢跳下來？」

柳長街已開始在脫別的。

相思夫人道：「你既然知道我是什麼人，難道不怕殺了你？」

柳長街已不必再說話，也沒空再說話。

相思夫人道：「你看不看得出這池子裡的水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？」

柳長街根本沒有看。

他看的不是水，他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相思夫人的眼睛。

相思夫人道：「這水裡已溶入了種很特別的藥物，除了我之外，無論誰要一跳下來，就得死。」

柳長街已跳了下去。

「撲通」一聲，水花四濺。

「看來你真的不怕死。」

相思夫人彷彿在歎息：「嘴裡說要為我死的男人很多，可是真正敢為我死的，卻只有你，你──」

她沒有說下去，也已不能再說下去。

因為她的嘴已呼不出氣。

要征服女人，只有一種法子。

柳長街用的，正是最正確的一種。

人並不一定在歡樂的時候才會笑，就正如呻吟也並不一定是在痛苦時發出來的。

現在呻吟已停止，只剩下喘息，銷魂的喘息。

激盪的水波，也已剛剛恢復平靜。

相思夫人輕輕喘息道：「別人說色膽包天，你的膽子卻比天還大。」

柳長街閉著眼，似已無力說話。

相思夫人卻又道：「其實我早就知道你並不是真的為我來的，你一定還有目的。」

女人不但比較喜歡說話，而且在這種時候，體力總是比男人好的。

所以她又接下去道：「可是也不知為了什麼，我居然沒有殺你。」

柳長街忽然笑了：「我知道是為了什麼，因為我是個與眾不同的男人。」

相思夫人歎了口氣，沒有否認。

柳長街道：「所以水裡也沒有毒。」

相思夫人也沒有否認：「我若要殺你，有很多法子。」

柳長街歎道：「女人若真是要一個男人死，的確有很多法子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所以你現在最好趕快告訴我，你究竟是為了什麼來的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現在你已捨得殺我？」

相思夫人淡淡道：「只有新鮮的男人，才能算是與眾不同的男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已經不新鮮？」

相思夫人柔聲道：「女人也跟男人一樣，也會喜新厭舊的。」

柳長街輕輕地歎著氣，道：「可惜你忘了一點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哦！」

柳長街道：「有些男人也跟女人一樣，若是真的要一個女人死，也有很多法子的。」

相思夫人媚笑道：「那也得看他要對付的是哪種女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隨便哪種女人都一樣。」

相思夫人笑得更媚：「連我這種女人都一樣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對你，我也許只有一種法子，可是只要這法子有效，只有一種就夠了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你為什麼不試試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已試過。」

相思夫人笑得有點勉強：「你覺得是不是有效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當然有效。」

相思夫人忍不住問道：「你用的是什麼法子？」

柳長街悠然道：「這水裡本來是沒有毒的，可是現在已有毒了。」

相思夫人聲音突然僵硬，失聲道：「你──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自己當然早已先服了解藥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你什麼時候下的毒？」她顯然還不信。

柳長街道：「毒本就藏在我指甲裡，我一跳下水，毒就溶進水裡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解藥──」

柳長街道：「解藥是我在脫衣服時吃的。我知道男人脫衣服並不好看，所以男人在脫衣服的時候，女人一定不會盯著的。」

他微笑著，又道：「無論做什麼事之前，我一向都準備得很周到，想得也很周到。」

相思夫人臉色已變了，突然游魚般滑過來，十指尖尖，劃向柳長街的咽喉。

這時她才知道柳長街並沒有說謊──她忽然發覺自己的身子已軟了，手也軟了，全身的力氣，竟已忽然變得無影無蹤。

柳長街輕輕飄飄地就抓住了她的手，悠然道：「男人也會喜新厭舊的，現在你已不新鮮，所以還是老實點的好。」

相思夫人變色道：「你──你真的忍心殺我？」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實在不忍心。」

這句話還沒有說完，他已點了相思夫人三處穴道，點在她豐滿堅挺的胸膛上。

剩下來的事就比較簡單了。

密門就在山壁上掛著的一幅大波斯地氈後，千斤閘沒有千斤重，也並不十分難開。

柳長街本就有一雙巧手。

到了外面，唐青雖已逃得無影無蹤，索橋卻還留在那裡。

這件事實在做得太順利。

若是別人，一定會認為自己的運氣特別好。但柳長街卻絕不這樣想。

「一個人只要用的方法正確，無論遇著多大的難題，都會順利解決的。」

他做事的確有一套與眾不同的法子。

本來蓋起來準備拆的酒樓，現在還是完完整整的；本來準備來拆房子的人，現在卻已經死了三個，跑了三個。

天下本就有很多事是這樣子的，明明是萬無一失的計劃，卻往往會行不通；明明是不能做到的事，卻偏偏成功了。

得失之間，本就沒有絕對的規則，所以一個人也最好不必把它看得太認真。

酒樓裡還亮著燈火，裡面的人還在等。

現在天還沒有亮，不等到天亮，他們是絕對不敢走的。

柳長街提著個裡面包著那檀木匣的包袱，施施然走了進去。

「這個人居然還沒有死，居然又來了。」

女孩子們的眼睛都睜得大大的，看著他，大家都已看出他是個很有辦法的人。

酒還在桌上。

柳長街舒舒服服地坐下來，現在確實已到了可以舒舒服服地喝兩杯的時候。

他正想自己倒酒，一個眼睛長得最大，看起來最聰明的女孩子，已扭動著腰肢走過來，看著他嫣然一笑，道：「相思好不好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好，好極了。」

這女孩子媚笑著，用力吸著氣，使得胸膛更凸出：「我叫如意，我也很好。」

柳長街笑了：「你的確還不錯，只可惜你如了我的意，我卻未必能如你的意。」

如意又拋了個媚眼：「為什麼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因為我這包袱裡裝的既不是黃金，也不是珠寶。」

如意居然沒有露出失望之色，還是媚笑著道：「我要的不是金銀珠寶，是你的人。」

「只可惜他這個人也已經被人包下來了。」

這句話是從門外傳進來的，如意轉過頭，就看見個蘭花般幽雅，孔雀般驕傲的絕色麗人，從門外的黑暗中走了進來。

孔蘭君居然也來了。

在她面前，如意忽然覺得自己像是隻雞，只好輕輕歎了口氣，喃喃道：「想不到男人也有幹我們這行的，居然也會被人包下來。」

柳長街也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幹的這一行，也許還不如你。」

如意又嫣然一笑，道：「可是我喜歡你。等你有空的時候，我也願意包你幾天。」

她吃吃地嬌笑著，擰了擰柳長街的臉，就拉著她的姐妹們一起走了：「看來這地方已沒生意可做，不如還是回去睡覺吧。」

柳長街目送著她們出去，好像還有點依依不捨的樣子。

孔蘭君已坐下來，盯著他，冷冷道：「你還捨不得她們走？」

柳長街又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是多情人。」

孔蘭君咬了咬牙，恨恨道：「你根本不是個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幸好有很多女人都偏偏要喜歡不是人的男人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那些女人也不是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呢？」

孔蘭君輕輕歎了口氣，柔聲道：「我好像也快要變得不是人了！」

在這一瞬間，她整個人竟似真的變了，從一隻驕傲的孔雀，變成了隻柔順的鴿子。

對付她，柳長街顯然也用對了法子。

有些女人就像是硬殼果，是要用釘錘才敲得開的。

現在她就像是個已被敲開的硬殼果，已露出了她脆弱柔軟的心。

柳長街看著她，心裡忽然有了種征服後的勝利感，這種感覺也沒有任何一種愉快能比得上。

於是他立刻也變得溫柔了起來。

對一個已被征服了的女人，已用不著再用釘錘了。他伸出手，拉住了她的手，柔聲道：「其實我也知道你一直都對我很好。」

孔蘭君垂下頭：「你──你真的知道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也知道你的計劃很不錯。」

孔蘭君道：「可是──可是你並沒有按照我的計劃做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是個急性子的人，一向喜歡用比較直接的法子。」

孔蘭君抬起頭，凝視著他，美麗的眼睛裡，充滿了關切。

「但我卻還是覺得你用的法子太冒險。」

柳長街笑了笑，道：「不管怎麼樣，我現在總算已做成了。」

孔蘭君眼睛裡發出了光：「真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嗯。」

「東西你已到手？」

柳長街指指桌上的包袱。

孔蘭君看著他，顯得又是喜歡，又是佩服，情不自禁地用兩隻手捧住了他的手，將他的手貼住了自己的臉：「我現在才知道，你不但是個真正的男人，而且是個了不起的男人。」

柳長街更愉快。無論什麼樣的男人，聽見這種話都會同樣愉快的。

他忍不住笑道：「其實我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，只不過──」

這句話他並沒有說完，也許已永遠說不完。

就在這時，孔蘭君突然用兩隻手夾住他的手，指尖扣住了他的脈門，一擰，一摔，用的居然是蒙古摔跤的上乘手法。

柳長街的身子竟被她掄了起來，一翻身，像條死魚般被按在椅子上，背朝著天。

孔蘭君的手已沿著他脊椎上的穴道一路點了下去，冷笑道：「你當然並沒有什麼了不起，你只不過是條自大的瘋狗而已。」

柳長街無話可說。

「你以為用那種法子對付我，我就會服氣？」孔蘭君還在冷笑，「告訴你，你錯了。無論誰打了我一下，我都得還他十下。」

她也不知道從哪裡找來了塊木板，往柳長街屁股上一板板打了下去，不折不扣，著著實實的打了三十板，打得真重。

柳長街只有挨著。

好不容易總算挨到孔蘭君打完了。

「這次不過是給你個教訓，叫你從此以後再也不要看輕女人。」她提起桌上的包袱，「東西我帶走，我只希望你的運氣還不太壞，不要讓秋橫波、唐青他們回來找到你。」

自己辛苦苦做好的菜，竟忽然到了別人嘴裡。

聽著她的聲音漸漸遠去，柳長街心裡也不知是什麼滋味。

他並不是不能開口說話，可是現在你叫他還有什麼話可說？

女人，唉──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忽然發現女人確是不能得罪的。

可惜他得罪的女人已實在太多了。

現在相思夫人若是真的找來了，那情況他簡直連想都不敢想。

還有單一飛、鐵和尚、唐青──

他們每一個都一定有很多種折磨人的法子。

柳長街卻只有爬在椅子上，等著。現在他已絕不像是條瘋狗，卻有點像是死狗。

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就好像過了幾百萬年一樣。

天似已剛剛亮了。

幸好這裡的夥計和那些女孩子走得早，否則他就算能站起來，也得一頭撞死。

# 第六章 人中之龍

又過了很久，他全身都已發麻，手足也已冰冷。就在這時，他忽然聽到了一陣腳步聲。

很輕的腳步聲，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像是踏在他的麻筋上。

來的是誰？

是相思夫人，還是唐青？

無論來的是誰，他都絕不會有好日子過。

天已亮了。

晨光從門外照進來，將這個人的影子，拖得長長的，彷彿是個女人。

然後他終於看到了這個人的腳。

一雙穿著綠花軟鞋，纖巧而秀氣的腳。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總算已知道來的這個人是誰了。

「你幾時變得喜歡這麼樣坐在椅子上的。」她的聲音本來很動聽，現在卻帶著種比青梅還酸的譏誚之意，「是不是因為你的屁股已被打腫？」

柳長街只有苦笑。

「我記得你以前總喜歡打腫臉充胖子的，現在臉沒有腫，屁股怎麼反而腫了起來？」

柳長街忽然笑道：「我的屁股就算再腫一倍，也沒有你大。」

「好小子，」她也笑了，「到了這時候還敢嘴硬，不怕我打腫你的嘴？」

「我知道你捨不得的。」柳長街微笑著，「莫忘記我是你的老公。」

來的果然是胡月兒。

她已蹲下來，托住了柳長街的下巴，眼睛對著他的眼睛。

「可憐的老公，是誰把你打成這樣子的，快告訴我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準備去替我出氣？」

「我準備去謝謝她。」胡月兒突然用力地在他鼻子上一擰，「謝謝她替我教訓了你這個不聽話的王八蛋。」

柳長街苦笑道：「老婆要罵老公，什麼話都可以罵，王八這兩個字，卻是萬萬罵不得的。」

胡月兒咬著嘴唇，恨恨道：「我若真的氣起來，說不定真去弄頂綠帽子給你戴戴。」

她越說越有氣，又用力擰著柳長街的耳朵，說道：「我問你，你去的時候，有沒有穿上件特別厚的衣服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有沒有去問他們要了把特別快的刀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有沒有先制住唐青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有沒有照他們的計劃下手？」

「也沒有。」

胡月兒恨得牙癢癢的：「別人什麼事都替你想得好好的，你為什麼總是不聽話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因為我從小就不是個乖孩子，別人越叫我不能做一件事，我反而越想去做。」

胡月兒冷笑道：「你是不是總以為你自己很了不起，總覺得別人比不上你？」

柳長街笑道：「不管怎麼樣，你要我做的事，現在我總算已做成了。」

胡月兒叫了起來：「現在你還敢說這種話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為什麼不敢？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為什麼不找個鏡子來，照照你自己的屁股？」

柳長街淡淡道：「被人打屁股是一回事，能不能完成任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不錯，你的確已煮熟了個鴨子，只可惜現在已飛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還沒有飛走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還沒有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飛走的只不過是點鴨毛而已，鴨子連皮帶骨都還在我身上。」

胡月兒怔了怔：「那女人帶走的，只不過是個空匣子？」

柳長街微笑道：「裡面只有一雙我剛脫下來的臭襪子。」

胡月兒怔住，又不禁吃吃的笑了起來，忽然親了親柳長街的臉，柔聲道：「我就知道你是個了不起的男人，就知道我絕不會找錯老公的。」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喃喃道：「看來一個男人的確不能不爭氣，否則連綠帽子都要戴上頭。」

陽光從小窗外照進來，照在柳長街胸膛上，胡月兒的臉也貼在柳長街胸膛上。

赤裸的胸膛，雖然並不十分堅實，卻帶著種奇異的魔力。

就像他這個人一樣。

他這個人也像是帶著種奇異的魔力，令人很難估計到他真正的力量。

胡月兒輕撫著他的胸膛，夢囈般低語：「還要不要？」

柳長街連搖頭都沒有搖頭，簡直已不能動了。

胡月兒咬著嘴唇：「我跟你才分手幾天，你就去找過別的女人。」

「我沒有。」柳長街本來也懶得說話的，但這種事卻不能不否認。

胡月兒不信：「若是沒有，別人為什麼要打你的屁股？」

柳長街歎息著：「若是有了，她怎麼會捨得打我屁股？」

胡月兒還是不信：「連相思夫人你都沒有動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胡月兒冷笑道：「鬼才相信你的話。」

「為什麼不信？」

胡月兒恨恨道：「你若是真的沒有找過女人，現在為什麼會變得像隻鬥敗了的公雞一樣，連一點用都沒有？」

柳長街苦笑道：「你以為我是個什麼人？真是個鐵人？」

他又歎了口氣：「我也會累的，有時候我也要睡睡覺。」

胡月兒總算有點相信了：「你為什麼不睡？」

柳長街歎道：「你在旁邊，我怎麼睡得著？」

胡月兒坐起來，瞪起了眼睛：「你是不是在趕我走？」

「我沒有這意思，可是你卻真該回去了。」

柳長街柔聲道：「發現了孔蘭君帶回去的那匣子是空的，龍五一定會來找我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他會找到這地方來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什麼地方他都找得到。」

胡月兒遲疑著，也覺得這小客棧並不能算是很安全的地方。

「好，我回去就回去吧，」她終於同意，「可是你──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只要乖乖地在家裡等著，我很快就會把好消息帶回去。」

胡月兒道：「你有把握能對付龍五？」

「我沒有。」柳長街笑了笑，「對付相思夫人，我本來也連一點把握都沒有。」

胡月兒終於走了。

臨走的時候，還擰著他的耳朵，再三警告：「只要我聽說你敢動別的女人，小心把你的屁股打成八片。」

一個女人若是愛上了男人，就恨不得把自己變成條繩子，綁住這男人的腳。

現在柳長街總算鬆了口氣。他的確不是鐵人，的確需要睡一覺。

他居然能睡著。

等他醒來的時候，小窗外已暗了下來，已到了黃昏前後。

風從窗外吹進來，帶著酒香。

是真正女兒紅的香氣。這種小客棧，本不該有這種酒的。

柳長街眼珠子轉了轉，忽然道：「外面喝酒的朋友，不管你是誰，都請進來吧，莫忘記把酒也一起帶進來。」

外面果然很快就有人在敲門。

「門是開著的，一推就開。」

於是門就被推開，一個人左手提著銅壺，右手捧著兩個碗走進來，正是那個去找杜七他們的人。

「在下吳不可。」他陪著笑道，「專程前來拜訪，知道閣下高臥未起，所以只有在外面煮酒相候。」

柳長街只看了他一眼，淡淡道：「是龍五叫你來找我的？」

吳不可微笑點頭：「公子也正在恭候柳先生的大駕。」

柳長街冷冷道：「只可惜現在我連站都站不起來，更沒有法子去見他。」

吳不可陪笑道：「公子也知道有人得罪了柳先生，所以特地叫在下帶了樣東西來，為閣下出氣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什麼東西？在哪裡？」

吳不可回過頭，向門外招了招手，就有個孔雀般美麗的女人，手裡拿著塊木板，慢慢地走進來。

孔蘭君。

現在她已沒有孔雀般的驕傲了，看來也像是隻只鬥敗了的雞，母雞。

她低垂著頭，一走進來，就把那塊木板交給柳長街，輕輕道：「我就是用這塊板子打你的，打了三十板，現在你──你不妨全都還給我。」

柳長街看著她，忽然長長歎了口氣，喃喃道：「龍五公子果然不愧是人中之龍，難怪有這麼多人都願意為他賣命。」

雅室中的燈光柔美，紅泥小火爐上的銅壺裡，也在散發著一陣陣酒香。

在爐邊煮酒的，正是那青衣白襪，神秘而可怕的中年人。

龍五公子還是躺在那張鋪著豹皮的短榻上，閉著眼養神。

天氣還很暖，爐火使得這雅室中更灼熱，可是他們兩個人，卻完全沒有覺得有絲毫熱意。

只有他們兩個人，他們正在等柳長街。

桌上已擺好了幾樣精緻的下酒菜，居然還為柳長街安排好了一把椅子。

能和龍五公子對坐飲酒的，天下又有幾人？

門外有敲門聲，進來的是孟飛──這雅室當然就在孟飛的山莊裡。

「人已來了。」

「請他進來，」龍五還是閉著眼睛，「一個人進來。」

柳長街剛走進來，孟飛就立刻掩起了門。

青衣白襪的中年人，專心煮著酒，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。

但龍五卻居然已坐了起來，蒼白的臉上，居然露出了難得的微笑。

「你沒有白費功夫。」他微笑著道，「在武功和女人身上，你都沒有白費功夫。」

他的話顯然還沒有說完，所以柳長街就等著他說下去。

龍五果然已接著道：「連我都對付不了的女人，想不到你居然能對付。」

柳長街還是沒有開口。

他摸不清龍五的意思。在女人這方面，男人通常都不肯認輸的。

龍五道：「要騙過秋橫波和孔蘭君都不是容易事，你卻做到了。」

柳長街終於笑了笑，道：「但我卻是為你做的。」

龍五看著他，忽然大笑：「看來你不但聰明，而且很謹慎。」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不能不謹慎。」

龍五道：「現在狡兔已得手，你怕我把你烹在鍋裡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鳥盡弓藏，兔死狗烹，這句話我還明白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但你卻不是那種只會獵兔的走狗，你是個很會做事的人，我經常都用得著你這種人。」

柳長街鬆了口氣，道：「多謝。」

龍五道：「坐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最好還是站著。」

龍五又笑了：「看來孔蘭君的出手倒真不輕。」

柳長街苦笑。

龍五道：「你想不想要她打你的那雙手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想。」

龍五淡淡道：「那容易，我立刻可以將那雙手裝在盤子裡，送給你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但我卻寧願讓那雙手連在她身上。」

龍五笑道：「那更容易，你出去時，就可以把她帶走。」

柳長街卻搖頭道：「我喜歡吃雞蛋，卻不願隨身帶著隻母雞。」

龍五第二次大笑：「那麼我就把雞窩告訴你，要吃雞蛋，你隨時都可以去。」

柳長街苦笑道：「只可惜那雞蛋裡不但有骨頭，還有板子。」

龍五第三次大笑。

他今天的心情顯然很好，笑的次數比任何一天都多。

等他笑完了，柳長街才緩緩道：「你好像忘了問我一件事。」

龍五道：「我不必問，我知道你一定已得手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那匣子沒有錯？」

龍五也在凝視著他，道：「沒有錯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看清楚了？」

龍五道：「看得很清楚。」

兩人的眼色，看來都好像有點奇怪，柳長街問的話也像是多餘的。

龍五本來一向不喜歡多話的人，但這次卻並沒有露出厭惡的不耐之色。

柳長街笑道：「匣子既然沒有錯，裡面的東西也不會錯了。」

他終於從身上拿出個紫緞包袱，包袱上打著個很巧妙的結：「這就是我從那匣子裡拿出來的，我原封未動。」

龍五道：「我看得出，這是她親手打的相思結。」

相思已成結，當然是很難打開的。

龍五卻只用兩根手指夾住結尾，也不知怎麼樣輕輕一抖，就開了。

他微笑著道：「要打開相思結，只有用我這種法子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還有一種法子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用什麼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用劍！」

無論糾纏得多麼緊的相思結，只要用劍一削，也一定會開的。

龍五第四次大笑：「你用的法子，好像總是最直接、最徹底的一種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只會這一種。」

龍五笑道：「有效的法子，只會一種也已足夠。」

包袱裡包著一小堆絲棉，撥開絲棉，才看見一隻翠綠的碧玉瓶。

龍五眼睛裡發著光，蒼白的臉上，也露出種奇異的紅暈。

這瓶藥得來實在太不容易。

為了這瓶藥，他付出的代價已太多。

直到現在，他伸出手去拿時，他的手還是不由自主在輕輕顫抖。

誰知柳長街卻閃電般出手，將瓶子搶了過去，用力往地上一摔，「砰」的，砸得粉碎，鮮紅的藥汁，碧血般流在地上。

站在門口的孟飛，臉已嚇黃了。

龍五也不禁聳然動容，厲聲道：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柳長街淡淡道：「也沒有什麼別的意思，只不過，要找你這麼樣一個好老闆，並不是件容易事，所以我還不想要你死。」

龍五怒道：「你在說什麼？我不懂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應該懂。」

龍五道：「我看得出這藥並不假，也嗅得出。」

藥汁是鮮紅而透明的，藥瓶一碎，立刻就有種異香散出。

柳長街道：「就算不假，藥裡也一定摻了毒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憑什麼敢斷定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憑兩點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說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這件事實在做得太順利，太容易。」

龍五道：「這理由不夠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看見的那相思夫人，根本是個冒牌的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根本從未見過她，怎麼知道她是真是假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她的皮膚太粗。一個每天都在身上塗抹蜜油的女人，絕不會有那麼粗的皮膚。」

龍五道：「就憑這兩點？」

柳長街淡淡道：「合理的推斷，一點就已足夠，何況兩點？」

龍五忽然閉上了嘴，似已無話可駁。

因為就在這時，那鮮紅透明的藥汁，突然變成了一種令人作嘔的死黑色。

有的毒藥一見了風，藥力就會發作。

現在無論誰都已看得出，這瓶藥裡，的確已摻了毒，劇毒。

龍五的臉似乎也已變成死灰色，凝視著柳長街，過了很久，才緩緩道：「我平生從未說過謝字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相信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但現在我卻不能不謝你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也不能不接受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但我還是不明白──」

柳長街打斷了他的話，道：「你應該明白的。秋橫波知道我要去為你做這件事，就將計就計，故意讓我得手，拿這瓶有毒的藥回來毒死你。」

龍五變色道：「她──她為什麼一定要將我置之於死地？」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女人心裡的想法，又有誰能猜得透。」

龍五閉上了眼睛，又顯得很疲倦。悲傷本就能令人疲倦。

卻不知他是為了失望而悲傷，還是為了相思？

柳長街忽然又道：「你又忘了問我一件事。」

龍五苦笑道：「我的心很亂，你說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替你去做這件事，是不是只有這屋子裡的四個人知道？」

龍五道：「不錯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那麼相思夫人又怎會知道的？」

龍五霍然睜開眼，目光又變得利如刀鋒，刀鋒般盯在孟飛臉上。

孟飛的臉又已嚇黃。

柳長街道：「我被你毒打成傷，別人都認為我已恨你入骨，但孟飛卻知道內情。」

龍五突然道：「不是孟飛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龍五道：「有龍五，才有孟飛。他能有今天，全因為我。我死了對他絕沒有好處。」

柳長街沉思著，終於點了點頭：「我相信，他應該知道這世上絕不會再有第二個龍五。」

孟飛突然跪了下去，跪下去時已淚流滿面。

這是感激的淚，感激龍五對他的信任。

柳長街已慢慢地接著道：「若不是孟飛，是誰？」

龍五沒有回答，他也不再問。

兩個人的目光，卻都已盯在那青衣白襪的中年人臉上。

爐火已弱，酒已溫。

青衣白襪的中年人，正在將銅壺中的酒，慢慢地倒入酒壺裡。

他的手還是很穩，連一滴酒都沒有濺出來。

他臉上還是全無表情。

就連柳長街這一生中，也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冷靜鎮定的人。

他也不能不佩服這個人。

龍五看著這個人時，神色彷彿變得很悲傷，是在為這個人惋惜而悲傷。

柳長街也不禁長長歎息，道：「我本不願懷疑你的，只可惜我已別無選擇。」

青衣白襪的中年人將酒壺擺在桌上，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。

柳長街道：「但知道這秘密的，除了龍五、孟飛和我之外，就只有你。」

青衣白襪的中年人彷彿根本沒有聽見他在說什麼，試了試酒的溫度，就將壺中的酒，倒入酒杯。

酒還是沒有濺出一滴。

柳長街道：「那車伕也知道我在替龍五做事，只因為他本是你的親信，這秘密也許就是經過他傳到相思夫人處的，因為你隨時都得跟隨在龍五身旁，根本沒有機會。」

酒已斟滿兩杯。

青衣白襪的中年人放下酒壺，臉上還是完全沒有表情。

柳長街道：「那天你忽然在那農舍外出現，只因為你本就想殺他滅口，所以一直在盯著他。他見財起意，正好給了你殺他的借口。」

青衣白襪的中年人連一個字都沒有說，彷彿根本不屑辯白。

柳長街道：「所以我想來想去，洩露這秘密的，除了你外，絕沒有別人。」

他又長長歎息了一聲，接著道：「但我卻實在想不到，像你這樣一個人，怎麼會出賣朋友。」

龍五忽然道：「他沒有朋友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也不是他的朋友？」

龍五道：「不是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是他的恩人？」

龍五道：「也不是。」

柳長街想不通：「既然都不是，他為什麼會像奴才般跟著你？」

龍五道：「你知道他是誰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不能確定。」

龍五道：「不妨說說看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昔年有個了不起的少年英雄，九歲殺人，十七歲已名動武林，二十剛出頭，就已身為七大劍派中崆峒一派的掌門，刀法之高，當世無雙，人稱天下第一刀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沒有看錯，他就是秦護花。」

柳長街長長吐出口氣，道：「但現在看來他似已變了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想不通昔年鋒芒最盛的英雄，如今怎麼會變成像奴才般跟著我？」

柳長街承認：「我想不通，只怕也沒有人能想得通。」

龍五道：「世上也的確只有一種人，能令他變成這樣的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哪種人？」

龍五道：「仇人，他的仇人。」

柳長街愕然：「你是他的仇人？」

龍五點點頭。

柳長街更想不通。

龍五道：「他生平只敗過三次，但全都是敗在我的手下。他立誓要殺我，卻也知道今生絕對無法勝得了我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因為你還在盛年，他的武功卻已過了巔峰。」

龍五道：「也因為我勝他那三次，用的是三種完全不同的手法，所以他完全摸不透我的武功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除非他能日日夜夜地跟著你，研究你這個人，想法子找出你的弱點來，否則他永遠沒有勝你的機會。」

龍五道：「不錯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居然答應了他，讓他跟著你！」

龍五笑了笑，道：「這件事本身就是種沒有任何事能比得上的刺激，刺激也正是種沒有任何事能比得上的樂趣。」

除了生命的威脅外，這世上能讓龍五覺得刺激的事確實已不多。

龍五又道：「可是我也有條件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的條件，就是要他做你的奴才？」

龍五又點點頭，微笑道：「能讓秦護花做奴才，豈非也是件別人無法思議的事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所以你認為這也是種樂趣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何況，在他沒有把握出手之前，他一定會盡力保護我的安全，因為他絕不願讓我死在別人手裡。」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但無論如何，你都不該讓他知道這秘密的。」

龍五道：「什麼秘密我都沒有瞞他，因為我信任他。他本不是那種喜歡揭人隱私的小人。」

能完全信任朋友的人已不多，能完全信任仇敵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。

柳長街道：「龍五果然不愧是龍五，只可惜這次卻看錯人了。」

龍五也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每個人都難免會錯的，也許我一直都將他估得太高，卻低估了你。」

柳長街淡淡地笑了笑，道：「看來他好像也低估了我。」

龍五道：「除了我之外，他本就從未將世上任何人看在眼裡。」

秦護花霍然抬起頭，盯著他，臉上雖然仍全無表情，眼睛裡卻已露出種懾人的鋒芒，一字字道：「你相信這個人的話？」

龍五道：「我不能不信。」

秦護花道：「好，很好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是不是又準備出手？」

秦護花緩緩道：「我已仔細觀察了你四年，你的一舉一動，我都全未錯過。」

龍五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秦護花道：「你的確是個很難看透的人，因為你根本很少給人機會，你根本很少動。」

龍五淡淡道：「不動則已，一動驚人，靜如山嶽，動如流星。」

秦護花靜靜地站在那裡，也像山嶽般沉穩持重，緩緩道：「我少年時鋒芒太露，武功的確已過巔峰，現在若還不能勝你，以後的機會更少。」

龍五道：「所以你本就已準備出手？」

秦護花道：「不錯。」

龍五道：「好，很好。」

秦護花道：「這是我與你的第四戰，也必將是最後一戰。能與龍五交手四次，無論勝負，我都已死而無憾！」

龍五又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本無意殺你，可是這一次──」

秦護花緩緩道：「這次我若再敗，也無意再活下去。」

龍五道：「好，去拿你的刀。」

秦護花道：「我的刀法變化，你已瞭如指掌，我用刀必定不能勝你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用什麼？」

秦護花淡淡道：「天下萬物，在我手裡，哪一件不能成為殺人的武器？」

龍五大笑，道：「能與你交手四次，也是我平生一快！」

他的笑聲突然停頓。

然後屋子裡就突然變得死寂無聲，甚至連呼吸聲都聽不見。

風吹著窗外的黃菊和銀杏，菊花無聲，銀杏卻彷彿在歎息。

在這天高氣爽的仲秋，天地間卻彷彿突然充滿了嚴冬的肅殺。

秦護花凝視著龍五，瞳孔收縮，額上青筋凸起，顯然已凝集了全身力氣，準備作孤注一擲。

無論誰都看得出，只要他出手，就必定是石破天驚的一著。

誰知他卻只用兩根手指，拈了根筷子，輕描淡寫地向龍五刺了過去。

他已準備了搏虎之力，使出的招式，竟似連薄紙都穿不透。

但龍五的神情卻顯得很凝重，這輕飄飄的一根筷子，在他眼中看來，竟似重逾泰山。

他也拈起根筷子，斜斜點出。

兩個人中間還隔著張桌面，龍五甚至連站都沒有站起來。

兩個人手裡的筷子飄忽來去，變化雖快，卻像是孩子們的兒戲。

但柳長街卻看得出這絕不是兒戲。

這兩根筷子的變化之妙，已無法形容，竟似已能使滄海納入一粟，將有形煉為無形，每一個變化中，都包涵著無數種變化，每一次刺出，都含蘊著可以開金裂石的力量。

這一戰在別人眼中看來，雖然完全沒有凶險，但柳長街卻已看得驚心動魄，心越神飛。

秦護花果然不愧是天下第一刀！

龍五更不愧是武林中百年難見的奇人，驚才絕艷，當世無雙！

忽然間，兩根飄忽流動的筷子，已搭在一起。

兩個人臉上的神色更凝重，不出盞茶功夫，額上竟似都已現出汗珠。

柳長街忽然發現龍五坐著的軟榻，在往下陷落，秦護花的兩隻腳，也已陷入了石地。

兩個人顯然都已用出了全身力量，沒有人能想像這種力量有多麼可怕。

但他們手裡的筷子卻沒有斷。

象牙做的筷子，本來一折就斷，現在好像忽然變成了柔軟的。

秦護花手裡的筷子，竟忽然變得麵條般彎曲，臉上的汗，雨點般落下，突然撒手，整個人向後跌出，「砰」的一聲，衝上了牆壁。

磚石砌成的牆壁，竟被他撞破個大洞。

然後他就倒下，鮮血立刻從他嘴角湧出，連呼吸都似已停頓。

龍五也已倒在軟榻上，閉上了眼睛，臉色慘白，顯得說不出的疲倦虛弱。

就在這一剎那間，柳長街已出手。

他的手虛空一抓，突然沉下，閃電般擒住了龍五的手腕。

龍五的臉色變了變，卻還是沒有睜開眼睛。

孟飛聳然失色，想從牆上的破洞裡衝出去，但外面突然出現了一個人，劈面一拳，將他打倒。

這一拳不但快，而且猛。能一拳擊倒孟飛的人也不多。

「雄獅」藍天猛。

這個一拳擊倒孟飛的人，竟赫然是藍天猛。

龍五慘白的臉上，也完全沒有血色。

柳長街一把擒住他腕上脈門，已如閃電般點了他十三處穴道。

龍五還是閉著眼睛，忽然輕輕歎道：「原來我不但低估了你，也錯看了你。」

柳長街淡淡道：「每個人都難免會錯的，你也是人。」

龍五道：「我是不是也錯怪了秦護花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這也許就是你最大的錯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知道他是誰，也知道他絕不會讓我落入別人手裡，所以你要動我，就一定得先借我的手除去他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對他的確有點顧忌，但最顧忌的還是你。」

龍五道：「所以你也想借他的手，先耗盡我的真力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鷸蚌相爭，漁翁得利，我用的本就是一石二鳥之計。」

龍五道：「藥裡的毒，也是你下的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那倒不是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現在既然要暗算我，剛才為什麼又救了我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因為我不想被別人利用，更不想做秋橫波的工具。我要用我的一雙空手，活捉你這條神龍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是不是秋橫波手下的人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不是。」

龍五道：「我們有仇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沒有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為的是什麼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受了胡力胡老太爺之托，要活捉你歸案去。」

龍五道：「我犯了什麼案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自己應該知道。」

龍五歎了口氣，不但還是閉著眼睛，連嘴也閉上。

柳長街道：「南七北六十三省的班頭捕快，要對你下手已不止一天，怎奈大家都知道要對付你實在太不容易，就連我也完全沒有把握，所以我一定要讓你完全信任我，所以我剛剛才出手救你。」

龍五冷冷道：「你說的已夠多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不想再聽？」

龍五冷笑。

柳長街道：「你好像連看都懶得再看我。」

藍天猛忽然道：「他不願看的是我，不是你。」

龍五道：「不錯，像你這種見利忘義的小人，我多看一眼，也怕污了我的眼睛。」

藍天猛歎了口氣道：「你錯了，我對你下手，並不是見利忘義，而是大義滅親。」

龍五忍不住問：「你也是胡力的人？」

藍天猛點點頭，轉向柳長街：「你是不是也沒有想到？」

柳長街的確想不到。

藍天猛道：「但我卻早已知道你的來歷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一開始你就知道？」

藍天猛道：「你還沒有來之前，胡力已叫我照顧你。」

柳長街苦笑道：「你照顧得的確很好。」

藍天猛歎道：「上次我對你出手，實在太重了些，但那也是情不得已，因為我也絕不能被他懷疑。我相信你一定會明白我的苦衷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當然明白。」

藍天猛展顏笑道：「我就知道你一定不會怪我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不怪你。」

他微笑著伸出手：「我們本就是一家人，又都是為了公事，你就算打得再重些，也沒關係，我們還是朋友。」

藍天猛大笑，道：「好，我交了你這個朋友。」

他也大笑著伸出手，握住了柳長街的手。

然後他的笑聲就突然停頓，一張臉也突然扭曲。他已聽見了自己骨頭碎裂的聲音。

就在這一瞬間，柳長街已擰斷了他的腕子，揮拳痛擊在他鼻梁上。

這不僅因為他實在完全沒有警戒，也因為柳長街的手法實在太巧妙，出手實在太快。

這雄獅般的老人，被他的鐵拳一擊，就已仰面倒了下去。

柳長街卻還沒有停手，拳頭又雨點般落在胸膛和兩脅上，臉上卻還帶著微笑，道：「你打我，我不怪你；我打你，你當然也不會怪我的。就算我打得比你還重些，我知道你也一定不會放在心上。」

藍天猛已無法開口。

他一定要用力咬著牙，才不致叫出來。他打柳長街的時候，柳長街也沒有求饒喊痛。

龍五的眼睛雖然還是閉著的，嘴角卻已不禁露出微笑。

他不但是藍天猛的朋友，也是藍天猛的恩人，藍天猛卻出賣了他。

見利忘義，恩將仇報的人，一定要受到懲罰。

現在藍天猛已受到懲罰。

柳長街打在藍天猛身上的拳頭，就好像是龍五自己的拳頭一樣。

屋子裡只剩下喘氣聲。

柳長街停住手時，藍天猛已不再是雄獅，已被打得像是條野狗。

「人家欠我的，我都已收了回來。」柳長街輕撫著自己的拳頭，眼睛裡閃動著一種奇特的光芒，「我欠人家的，現在也已該還了。」

龍五忽然問：「你欠誰的？」

柳長街淡淡道：「沒有人能一個人活在這世間，人只要活著，就一定接受過別人的恩惠。」

龍五道：「哦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也一樣。你要吃飯，就需要別人替你種稻米；你生下來，也是別人的手把你接下來的。若沒有別人的恩惠，你根本活不到現在，根本連一天都活不下去。」

龍五道：「所以每個人都欠了一筆債。」

柳長街點點頭。

龍五道：「這筆債你能還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這筆債當然很難還得清，只不過，在你活著的這一生中，若是能做幾件對世人有好處的事，也就算還過這筆債了。」

龍五冷笑。

柳長街忽然問道：「你知不知道胡力想見你已有很久？」

龍五冷笑道：「我想見他，也已不止一天。」

柳長街忽然長歎道：「你們兩個的確都是很難見到的人，能有見面的一天，實在不容易。」

他在歎息。

因為他心裡的確有很多感慨。

龍五又閉上了眼睛，也在歎息：「我早已算準我們遲早總有見面的一天，但卻想不到會是這種情況而已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世上本就有很多人們想不到的事。」

他拉起了龍五：「你也想不到，因為你並不是真的神龍，你也只不過是個人而已。」

# 第七章 空手擒龍

胡力當然也是個人。

但他卻是個很不平凡的人。他這一生中，的確做過很多非常不平凡的事。

他初入江湖時，已有很多人叫他「狐狸」。

可是除了有狐狸般的機智狡猾外，他還有駱駝般的忍耐，耕牛般的刻苦，鷹隼般的矯健，鴿子般的敏捷，刀劍般的鋒利。

只可惜現在他已老了。

他的目力已減退，肌肉已鬆弛，反應已遲鈍，而且還患了種很嚴重的風濕病，已有多年纏綿病榻，連站都站不起來。

幸好他的智慧非但沒有減退，反而比以前更成熟，做事也比以前更謹慎小心。

所以他直到現在，還是同樣受人尊敬。

古老的廳堂，寬闊而高敞，卻還是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陰森之意。

桌椅也是古舊的，油漆的顏色已漸漸消褪，有風吹進來的時候，大樑的積塵就會隨風而落，落在客人們的身上。

現在還有風。

柳長街替龍五拂了拂身上的灰塵，喃喃道：「這地方實在已應該打掃打掃了。」

龍五看看他，忍不住道：「你自己的身上也有灰塵。」

柳長街笑了笑，道：「我不在乎，有些人命中注定了就是要在泥塵中打滾的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就是這種人？」

柳長街點點頭，道：「但你卻不是，胡老爺也不是。」

龍五冷冷道：「你一定要拿我跟他比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因為你們本是同一種人，天生就是高高在上的。」

龍五閉上了嘴。

大廳裡又恢復了寂靜，風吹著窗紙，就好像落葉聲一樣。

秋已將殘，下雪的時候已快到了。

「老爺子在不在？」

「在。」應門的也是個老人，「你們在廳裡等，我去通報。」

這老人滿頭白髮，滿臉傷疤，當年想必也是和胡力出生入死過的夥伴。

所以他說話很不客氣，柳長街也原諒了他，就在這大廳裡等著，已等了很久。

胡月兒呢？

她想必已經知道柳長街來了，為什麼還不出來？

柳長街沒有問，也沒有人可問。

這地方他只來過兩次，兩次加起來只看見過三個人──胡力、胡月兒，和那應門的老人。

但你若認為，這地方可以來去自如，你就錯了，而且錯得要命！

「要命」的意思，就是真要你的命！

胡老爺子出道數十年，黑道上的好漢，栽在他手裡的也不知有多少。

想要他命的仇家，更不知有多少。其中有很多都到這裡來試過。

來的人，從來也沒有一個能活著出去。

月色又漸漸西沉，大廳裡更陰暗。

胡老爺子還沒有露面。

龍五不禁冷笑，道：「看來他的架子倒不小。」

柳長街淡淡道：「架子大的人，並不是只有你一個。」

他又笑了笑：「何況，我若是你，我一定不會急著想見他。」

龍五道：「他也不急著見我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他用不著急。」

龍五道：「因為我已是他網中的魚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但在他眼裡，你卻還是條毒龍。」

龍五道：「哦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他是個很謹慎的人，若沒有問清楚，是絕不會來見你這條毒龍的。」

龍五道：「問什麼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先問問這條毒龍是不是已變成了魚，然後還得問問這條魚是不是有利。」

龍五道：「問誰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誰最瞭解你？誰最清楚這件事？」

龍五道：「藍天猛？」

柳長街微笑。

龍五道：「他也來了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想他也是剛來的。」

龍五又閉上了嘴。

就在這時，已有個蒼老的聲音，帶著笑道：「抱歉得很，讓你久等了。」

長而寬闊的大廳裡，還有道掛著簾子的拱門，將大廳分成五重。

柳長街他們在第一重廳外，這聲音卻是從最後一道門裡發出來的。

一個枯瘦而憔悴的老人，擁著狐裘，坐在一把可以推動的大椅子裡。

在後面推著他進來的，正是那應門的老家丁和藍天猛。

也就在這時，忽然有「格」的一響，四道拱門上，同時落下了四道鐵柵，將胡老爺子和柳長街他們完全隔斷。

鐵柵粗如兒臂，就算有千軍萬馬，一時間也很難衝過去。

柳長街並不意外，他第一次來的時候，已見識過了，覺得意外的是龍五。

直到現在，他才相信胡力的小心謹慎，實在沒有人能比得上。

柳長街已站起來，微笑躬身。

「老爺子，你好。」

胡力的銳眼已笑得瞇成了一條線：「我很好，你也很好，我們大家都好。」

柳長街笑道：「只有一個人不大好。」

胡力道：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我就知道他遲早會有這麼樣一天。」

他微笑著又道：「我也沒有看錯你。我知道你絕不會讓我失望的。」

柳長街看著藍天猛笑了笑：「事情的經過，你已全部告訴了老爺子？」

藍天猛伸手摸了摸臉上的傷疤，苦笑道：「你的出手若再重些，我只怕就連話都不能說了。」

胡力大笑：「現在你們兩個總算已拉平，誰也不許把這件事再記在心裡。」

他忽然揮了揮手，轉頭道：「把這些東西也全都撤開去。」

「這些東西」就是那四道鐵柵。

滿面刀疤的老人還在遲疑著，胡力已皺起眉，道：「你最好記住，現在柳大爺已是我的兄弟，兄弟之間，是絕不能有任何東西擋住的。」

龍五突然冷笑，道：「好一雙兄弟，一條走狗，一隻狐狸。」

胡力居然面不改色，還是微笑著道：「你最好也記住，只要我們這樣的兄弟還活著，你們這些人就一個個全都要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鐵柵已撤開。

胡力忽然又道：「把東西送給柳大爺去，把那條毒龍拖過來，讓我好好看看他。」

老人家立刻捧著個錦緞包袱走過來，包袱裡竟只不過是套藍布衣服。

正是胡月兒和柳長街定情之夜，穿的那套衣服，衣服上還帶著她的香氣。

胡力道：「這是她臨去之前，特地要我留下來給你的。」

柳長街的心在往下沉：「她──她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

胡力蒼老憔悴的臉上，露出了滿面悲傷：「一個每人都要去的地方。」

「一去就永不復返的地方？」

胡力黯然道：「月有陰晴圓缺，人有悲歡離合。你還年輕，你一定要把這種事看開些。」

柳長街人已僵硬。

胡月兒難道真的已死了？

她時時刻刻都在叮嚀他，要他好好地活下去，她自己為什麼要死？

為什麼死得這麼突然，死得這麼早！

柳長街不敢相信，更不願相信。

可是他不能不信。

胡力歎息著，顯得更蒼老、更憔悴：「她從小就有種治不好的惡疾，她自己也知道自己隨時隨地都會去的。她一直瞞著你，始終不肯嫁給你，就是為了怕你傷心。」

柳長街沒有動，沒有開口。

他已不是那種熱情衝動的少年，已不會大哭大笑。他只是癡癡地站著，就像是變成了石頭人。

藍天猛居然也在歎息。

「我從不勸人喝酒，可是現在──」他居然捧著壺酒走過來，「現在你確實需要喝兩杯。」

酒是熱的。

他顯然早已為柳長街準備了。

一個心已碎了的人，除了酒之外，世上還有什麼別的安慰？

喝了這壺酒又如何？

酒入愁腸，豈非也同樣要化作相思淚？

可是，不喝又如何呢？

能痛痛快快地醉一場，總是好的。

柳長街終於接過了這壺酒，勉強笑了笑，道：「你也陪我一杯。」

藍天猛道：「我不喝。」

他笑得彷彿也有些勉強：「我嘴裡的血還沒有乾，一滴酒也不能喝。」

柳長街又笑了笑，道：「不喝也得喝。」

藍天猛怔住。

「不喝也得喝。」這是什麼話？誰知柳長街還有更不像話的事做了出來。

他居然提起酒壺，想往藍天猛嘴裡灌。

藍天猛臉色變了。

那滿面刀疤的老人臉色也變了。

只有胡力，卻還是面無表情，突然揮手，發出了三點寒星，向龍五打了過去。

龍五已被點住了穴道，剛被那老人當死魚般拖了過來。

可是這三點寒星擊來時，他的身子突然凌空飛起！

就像是神龍般凌空飛起。

冷如枯枝，定如磐石的胡力，臉色也變了。

「叮」的一響，火星四射，他發出的暗器，已釘入地上的青石板裡。

接著，又是「叮」的一響，藍天猛揮拳擊出，沒有打著柳長街的臉，卻擊碎了酒壺。

壺中的酒也像是火星般濺出，濺在他臉上，濺在他眼睛裡。

他就好像中了種世上最可怕的暗器，突然嘶聲狂呼，用兩隻手蒙住眼睛，狂呼著衝了出去。

難道這壺裡的酒，竟是毒酒？

胡力交待的任務，柳長街明明已圓滿完成，胡力為什麼反而要叫人毒死他？

明明已被柳長街空手擒來，連動都不能動的龍五，為什麼忽然又神龍般飛起？

沒有風。

窗外黯灰色的雲，是完全凝止的，看來就彷彿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畫。

淒厲的狂叫，也已停止。

藍天猛剛衝出去，就倒在石階上。這魁偉雄壯的老人，竟在一瞬間就突然乾癟。

柳長街看著他倒下去，才轉回頭。龍五的身形也剛落下。

胡力卻還是動也不動地坐著，神情居然又恢復了鎮定，正喃喃低語。

「七步，他只跑出七步。」

柳長街忍不住輕輕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好厲害的毒酒。」

胡力道：「那是我親手配成的毒酒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為我配的？」

胡力點點頭，道：「所以你本該後悔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後悔？」

胡力道：「那酒的滋味很不錯。」

他眼睛裡竟似真的帶著種惋惜之意：「藍天猛本不配喝那種酒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哦！」

胡力道：「他一向不是個好人，本不配這樣死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死就是死──」

胡力打斷了他的話，道：「死也有很多種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他的死是哪一種？」

胡力道：「是最愉快的一種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是不是因為他死得很快？」

胡力又點點頭，道：「死得越快，就越沒有痛苦。只有好人才配這樣死。」

他抬起頭，凝視著柳長街，嘴角忽然露出種奇特的笑意，慢慢地接著道：「我一向認為你是個好人，所以才特地為你配那種毒酒。」

柳長街笑了：「這樣說來，我好像還應該謝謝你。」

胡力道：「你本來的確應該謝謝我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但你卻忘了一件事。」

胡力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忘了先問問我，是不是想死？」

胡力淡淡道：「我要殺人的時候，從不問他想不想死，只問他該不該死。」

柳長街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有理。」

胡力道：「所以你現在本該已死了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沒有死，也因為我不是個好人？」

胡力也笑了，道：「你的確不是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若是好人，就絕不會想到你要殺我。」

胡力道：「我正想問你，你是怎麼會想到的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從一開始我就已想到了。」

胡力道：「哦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從一開始，我就已經懷疑，真正的大盜並不是龍五，而是你。」

胡力道：「哦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因為所有的案子，都是在你已退隱之後才發生的。龍五並不怕你，他若想做案，用不著等你退隱之後才下手。」

胡力道：「這理由好像還不夠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那些案子，每一件都做得極乾淨利落，連一點線索都沒有留下來，只有真正的內行，手腳才會那麼乾淨。」

胡力道：「龍五不是真正的內行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他不是。」

胡力道：「你怎麼能斷定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因為我是個內行，我看得出。」

胡力道：「你有把握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沒有，所以我還要去找證據。」

胡力道：「所以你才去找龍五。」

柳長街點點頭，道：「我那樣做，當然也是為了要讓你信任我，對我的警戒疏忽，否則我根本就無法近你的身。」

他笑了笑，又道：「我若不將龍五擒來見你，你又怎麼會叫人撤下那些鐵柵。」

胡力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以前實在看錯了你，你實在不能算是個好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卻一直都沒有看錯你。」

胡力又在笑，可是眼睛裡卻完全沒有笑意。

「我是個什麼樣的人？」他微笑著道：「你真的能看得出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以你的謹慎機智，本來絕沒有人能抓住你，只可惜你的野心太大了些。」

胡力在聽著。

柳長街道：「你開始做案的時候，也許是想很快收手的，只可惜你一開始後就連自己都沒法子停下來了，因為你永遠也不會滿足。」

胡力看著他，瞳孔似已結成了兩粒冰珠。

柳長街道：「所以你做的案子非但越來越大，而且越來越多。你自己也知道這種現象很危險，而且你雖然已退隱，但是這些事遲早還是要找到你頭上來的。」

他似乎也有些感慨：「一個人只要吃了一天公門飯，就永遠都休想走出這扇門去。」

胡力道：「所以我一定要找個人來替我背黑鍋，才能將這些案子撤銷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因為你也知道只有在這些案子完全撤銷後，你才能永遠逍遙法外。」

胡力微笑道：「看來你果然是個內行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但我卻一直想不通，你為什麼偏偏要找上龍五。」

胡力道：「你想不通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無論要找誰來背這口黑鍋，都一定比找龍五容易。」

胡力看了看龍五。龍五已坐下，選了把最舒服的椅子坐下。

他看來還是那麼安靜從容，就好像跟這件事完全沒有關係。

胡力又在歎息：「我的確不該找他的，他這人看來的確不容易對付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可是你不能不找他。」

胡力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因為這件事並不是你一個人就能作主的。」

胡力道：「哦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還有個夥伴，早已想將龍五置之於死地。」

胡力道：「這是你幾時想通的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到了相思夫人那裡之後，我才想通這一點。」

胡力道：「難道我的夥伴就是秋橫波？」

柳長街點點頭，道：「她本不該知道我會去找她，可是她卻早就有了準備，早就在等著我。」

胡力道：「你懷疑是我告訴她的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知道這件事的，除了我自己之外，只有龍五，秦護花，和胡月兒。」

胡力道：「你自己當然不會去告訴她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龍五和秦護花也絕不會。」

胡力承認。

柳長街道：「所以我算來算去，秋橫波知道這秘密，只有一種解釋──只因為她本就跟你們串通好了的。」

他又笑了笑，道：「何況，我雖然不是個精於計算的人，但六個加一個才是七個，這筆賬我倒還算得出。」

胡力皺了皺眉，這句話他不懂。

柳長街道：「我已經知道，秋橫波的秘窟外，一直有七個人防守，可是胡月兒只告訴了我六個人的名字，那天我在棲霞山的酒店裡，見到的人也只有六個。」

胡力道：「你只見到唐青，單一飛，勾魂老趙，鐵和尚，李大狗，和那陰陽人？」

柳長街點點頭，道：「所以我一直在奇怪，還有一個人到哪裡去了？」

胡力道：「現在你也已想通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想來想去，也只有一種解釋。」

胡力道：「什麼解釋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她一直沒有說出第七個人來，只因為那個人是我認得的。」

胡力道：「那個人是誰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那個人若不是王南，就一定是胡月兒自己。」

王南就是在那茅舍中，冒充胡月兒丈夫的人，也就是那個貪財怕死的村夫。

柳長街道：「我當然知道王南並不是個真的鄉下人，也知道他並不是個真的捕頭。」

胡力道：「你知道他的底細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就因為我不知道，所以我才懷疑。」

胡力又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你想得的確很周到，簡直比我還周到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也有想不通的事？」

胡力道：「有很多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說。」

胡力道：「你並沒有真的制住龍五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自己也說過，他並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。」

胡力道：「他也並沒有真的殺了秦護花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秦護花是他的好朋友，也是唯一對他忠實的朋友，誰也不會殺這種朋友的。」

胡力道：「這只不過是你們故意演的一齣戲，演給藍天猛看的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早已算出，龍五身邊，一定有你的人臥底。」

胡力道：「所以你故意讓藍天猛先回來，把這件事告訴我。」

柳長街微笑道：「我揍他那一頓，並不是完全為了出氣，也是為了要你相信我。」

胡力苦笑，道：「我實在想不到你跟龍五是串通好演那齣戲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現在你還想不通？」

胡力道：「你見到秋橫波之後，是不是一直沒有跟他見過面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沒有。」

胡力道：「那麼這計劃你們是幾時商量好的？」

柳長街忽然笑了笑，道：「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氣走孔蘭君？」

胡力搖搖頭。

柳長街道：「只因為我故意要她將空匣子帶走。」

胡力道：「那空匣子裡有什麼秘密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也沒有什麼別的秘密，只不過有個戲本子而已。」

胡力道：「就是這齣戲的戲本子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算準孔蘭君一定會將那空匣子帶回去給龍五的，也算準他一定會照著我的本子，來陪我演這齣戲。」

他微笑著又道：「你的確沒有看錯他，我也沒有。只不過他這人很可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聰明得多，這齣戲他演得比我還好。」

龍五忽然道：「你還忘了個好角色。」

柳長街笑道：「秦護花當然演得也很不錯。」

龍五道：「可是他一直都在擔心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擔心我的計劃行不通？」

龍五點點頭。

柳長街道：「但這齣戲你們還是演活了。」

龍五道：「那只因為擔心的只不過是他一個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不擔心？」

龍五笑了笑，道：「我的朋友雖不多，看錯人的時候也不多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看胡力是個什麼樣的人？」

龍五道：「他最大的毛病並不是貪心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是什麼？」

龍五道：「是黑心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看得果然比我準。」

他歎息著，轉向胡力：「你若不是立刻想將我們殺了滅口，也許現在我還不能確定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呢！」

胡力道：「現在你已確定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毫無疑問。」

胡力道：「你好像也忘了一件事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胡力道：「那大盜飛簷走壁，出入王府如入無人之境，我卻已是個半身不遂的殘廢。」

柳長街又笑了。

胡力道：「你不信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若是我，你信不信？」

胡力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龍五，忽然也笑了笑：「我若是你們，我也不信。」

這次他笑的時候，眼睛裡居然也有了笑意，一種狐狸般狡猾，蛇蠍般惡毒的笑意。

他忽然轉過頭，去問他的老家人：「你信不信？」

「我信。」

「我這兩條腿是不是已完全癱軟麻木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的刀呢？」

「刀在。」

老家人臉上全無表情，慢慢地伸出手，手一翻，手裡已多了兩柄刀。刀不長，卻很鋒利。

胡力微笑著又問：「你的刀快不快？」

「快得很。」

「這麼快的刀，若是刺在你腿上，你疼不疼？」

「疼得很。」

「若是刺在我腿上呢？」

「你不疼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你的腿本就已廢了。」

「是不是真的？」

老家人道：「我試試。」

他臉上還是全無表情，突然出手，刀光一閃，兩柄刀已釘入胡力的腿。一尺三寸長的刀鋒，已直沒至柄。

鮮血沿著刀鍔流出，胡力臉上卻還是帶著微笑，微笑著道：「果然是真的，我果然不疼。」

老家人垂下頭，臉上每一根皺紋都已扭曲，咬著牙，一字字道：「本就是真的，我本就相信。」

胡力微笑著抬起頭，看看柳長街和龍五：「你們呢？現在你們信不信？」

沒有人回答，沒有人能回答。

窗外已有了風，風送來一陣陣桂花的香氣。

龍五忽然輕輕歎了口氣，喃喃道：「今天晚上很可能會下雨。」

他慢慢地站了起來，拂了拂衣上的灰塵，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柳長街看著他走出去，忽然也歎了口氣，喃喃道：「今天晚上一定會下雨。」

他也走了出去，走到門口，卻又忍不住回頭，道：「我也不想淋雨，本來也該走了的。」

胡力微笑道：「我也不想要你淋雨。你雖不是個好人，卻也不太壞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但我卻還有件事想問你。」

胡力道：「你問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有名聲、有地位，也有很多人崇拜你，你過的日子，已經比大多數的人都舒服。」

胡力道：「那是我辛苦多年才換來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他歎了口氣：「就因為我知道，所以我才不懂。」

胡力道：「不懂什麼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辛苦奮鬥多年，才有今日，現在你已擁有了一切，也已是個老人，為什麼還要做這種事？」

胡力沉默著，過了很久，才緩緩道：「本來我也不懂，為什麼一個人的年紀越大，反而越貪財？難道他還想把錢帶進棺材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現在你已懂了？」

胡力慢慢地點了點頭，道：「現在我才明白，老人貪財，只因為老人已看透了一切，已知道這世上絕沒有任何東西比錢財更實在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還是不懂。」

胡力笑了笑，道：「等你活到我這種年紀時，你就會懂的。」

柳長街遲疑著，終於走出去，走到門外，卻又不禁回頭：「月兒呢？」

「你想見她？」

柳長街點點頭，道：「無論她是死是活，我都想再見她一面。」

胡力閉上眼睛，淡淡道：「只可惜無論她是死是活，你都已見不著。」

又有風吹進窗子，吹入了一陣霏霏細雨。

胡力睜開眼睛，看看自己腿上的刀，整個人突然因痛苦而扭曲。

雨是冷的，很冷。

「秋已深了。往後的日子，一定會越來越冷的。」胡力喃喃低語，忽然拔起了腿上的刀──

# 第八章 天網恢恢

雨是冷的，雨絲很細。

又細又長的雨絲，飄在院子裡的梧桐上，纏住了梧桐的葉子，也纏住了人心裡的愁緒。

龍五已穿過長廊，卻沒有走出去。他也不喜歡淋雨的。

柳長街已到了他身後。

他知道，卻沒有開口，柳長街也沒有。

兩個人就這樣靜靜地站在長廊盡頭，看著院子裡的冷雨梧桐，也不知過了多久──

「胡力的確是個狠心人。」龍五忽然長長歎息，「不但對別人狠心，對自己也一樣。」

柳長街淡淡道：「這也許是因為他自知已無路可走。」

龍五道：「就因為他已無路可走，所以你才放過他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也是個狠心人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不是。」

柳長街在笑，並不是很愉快的那種笑。

龍五回過頭，看著他，道：「你至少還是讓他保全自己的名聲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那只因他的名聲並不是偷來的，他以前辛苦奮鬥過。」

龍五道：「我看得出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何況，我和他私人間並沒有仇恨，我並不想毀了他這個人。」

龍五道：「可是你也並沒有逼他去歸案，你甚至沒有要他把贓物交出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沒有，我也不必。」

龍五道：「不必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他是個聰明人，用不著我逼他，他自己也該給我個答覆的。」

龍五道：「所以你還在這裡等，等他自己來解決這件事。」

柳長街承認。

龍五道：「所以這案子到現在還沒有結束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還沒有。」

龍五沉吟著，忽然又問道：「他若肯把贓物交出來，若是肯自己解決所有的問題，這案子是不是就已算結束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也不能。」

龍五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應該知道是為什麼。」

龍五轉過頭，遙望著遠方的陰雲，過了很久，才緩緩道：「你不能放過秋橫波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不能。」

他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，慢慢地接著道：「公理和法律，絕不能被任何人破壞，無論是誰犯了罪，都一定要受懲罰。」

龍五又霍然回頭，盯著他，道：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為什麼一定要追究這件事？」

柳長街沉默著，也過了很久，才緩緩道：「我為的至少不是我自己。」

「你為的是誰？」龍五再問一遍，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」

柳長街閉上了嘴。

龍五道：「你當然並不是你自己說的那種人，你並不想出賣自己，也絕不肯出賣自己。」

柳長街沒有否認。

龍五道：「可是我跟胡力都調查過你的來歷，我們居然都沒有查出你是在說謊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所以你想不通？」

龍五道：「實在想不通。」

柳長街忽然笑了笑，道：「我若是遇著想不通的事，只有一個法子對付。」

龍五道：「什麼法子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想不通就不去想，至少暫時不去想它。」

龍五道：「以後呢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無論什麼秘密，都遲早有水落石出的一天，只要你有耐心，遲早總會知道的。」

龍五也閉上了嘴。

他也許不能不想，可是他至少可以不問。

雨若簾織，暮色漸深。

長廊上傳來一陣沉重的腳步聲。

一個人手裡提著盞紙燈籠，從陰暗的長廊另一端慢慢地走過來。

燈光照著他滿頭白髮，也照著他的臉，正是胡力那忠實的老家人。

他臉上還是全無表情。

他早已學會將悲痛隱藏在心裡。

「兩位還沒有走？」

「還沒有。」

老家人慢慢地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兩位當然不會走的，可是老爺子卻已走了！」

「他走了？」

老家人凝視著廊外的雨簾，道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我實在也想不到他老人家會忽然一病不起。」

「他是病死的？」

老家人點點頭，道：「他的風濕早已入骨，早已是個廢人，能拖到今天，已經很不容易。」

他臉上還是全無表情，可是眼睛裡卻已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，也不知是在為胡力悲傷，還是在向柳長街乞憐懇求，求他不要說出那老人的秘密。

柳長街看看他，終於也點了點頭，歎道：「不錯，他一定是病死的，我早已看出他病得很重。」

老家人目中又露出種說不出的感激之色，忽然長歎，道：「謝謝你，你實在是個好人，老爺子並沒有看錯你。」

他歎息著，慢慢地從柳長街面前走過，走出長廊。

柳長街忍不住問：「你要到哪裡去？」

「去替老爺子報喪。」

「到哪裡去報喪？」

「到秋夫人那裡去。」老家人的聲音裡，忽然又充滿了怨恨，「若不是她，老爺子也許不會病得那麼重。現在老爺子既然已走了，我當然一定要讓她知道。」

柳長街眼睛裡發出了光，又問道：「難道她還會到這裡來弔祭？」

「她一定會來的，」老家人一字字道，「她不能不來。」

廊外的雨更密了。

老家人慢慢地走出去，手裡提著的燈籠，很快就被雨打濕、打滅。

但他卻彷彿完全沒有感覺到，還是將這沒有光的燈籠提在手裡，一步步走入黑暗中。

夜色忽然已降臨，籠罩了大地。

直到他枯瘦佝僂的身形完全消失在黑暗裡，龍五才歎息了一聲，道：「這次你果然又沒有算錯，胡力果然沒有讓你失望。」

柳長街也在歎息。

龍五道：「但我卻還是不懂，秋橫波為什麼非來不可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也想不通。」

龍五道：「所以你就不想。」

柳長街忽然笑了笑，道：「因為我相信，無論什麼事，遲早總會水落石出的。」

他轉身凝視著龍五，忽然又道：「有句話我勸你最好永遠不要忘記。」

龍五道：「哪句話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」

他的眼睛在黑暗中發著光：「無論誰犯了罪，都休想逃出法網。」

黃昏。

每一天都有黃昏，但卻沒有一天的黃昏是完全相同的。

這正如每個人都會死，死也有很多種。有的人死得光榮壯烈，有的人死得平凡卑賤。

胡力至少死得並不卑賤。

來靈堂弔祭他的人很多，有很多是他的門生故舊，也有很多是慕名而來的，其中就只少了一個人。

相思夫人並沒有來。

柳長街也並不著急，他甚至連問都沒有問。

龍五走的時候，他也沒有攔阻。他知道龍五一定會走的，正如他知道秋橫波一定會來。

──見了徒增煩惱，就不如不見。

秋橫波既然要來，龍五又怎能不走？

他送龍五走，直送到路盡頭，只淡淡地說了句：「我一定會再去找你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龍五忍不住問，「你什麼時候來找我？」

柳長街笑了笑，道：「當然是你在喝酒的時候。」

龍五也笑了，微笑著道：「我常常都在天香樓喝酒。」

靈堂就設在這古老而寬闊的大廳裡。

現在連柳長街都已不知到哪裡去了，靈堂裡只剩下那白髮蒼蒼的老家人，和兩個紙紮的童男童女，守著胡力的靈柩。

現在夜已很深。

陰森森的燈光，照著他疲倦蒼老的臉，看來也像是個紙人一樣。

四面掛滿了白布輓聯，後面堆滿了紙紮的壽生樓庫，車馬船橋，金山銀山。

這些都是準備留在「接三」和「伴夜」那兩天焚化的。

車橋糊得惟妙惟肖，牽著騾馬，跟著趕車的，甚至還有跟班、抽繩、馬鞭，青衣小帽，耳目口鼻，全部栩栩如生，只可惜胡力已看不見。

晚風蕭索，燈光閃爍，一條人影隨風飄了進來。

一個披著麻、戴著孝的夜行人，孝服下穿著的還是一身黑色的夜行衣著。

老家人只抬頭看了他一眼。他跪下，老家人陪著跪下；他磕頭，老家人也陪著磕頭。

像胡力這樣的武林大豪故世後，本就常常會有不知名的江湖人物夤夜來奔喪的。

這並不能算是奇怪的事，並不值得大驚小怪，也不值得問。

可是這夜行人卻反而在問：「胡老爺子真的已去世了？」

老家人點點頭。

「他老人家前幾天還是好好的，怎麼會忽然就去世了？」

老家人黯然道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這種事本就沒有人能預料得到的。」

「他老人家是怎麼會去世的？」這夜行人顯然對胡力的死很關心。

「是病歿的。」老家人道，「他老人家本就已病得很重。」

夜行人終於長長歎息了一聲，道：「我已很久沒有見過他老人家了，不知能不能再見他最後一面。」

「只可惜你來遲了一步。」

「我能不能憑弔他老人家的遺容？」這夜行人居然還不死心。

「不能，」老家人回答得很乾脆，「別的人都能，你卻不能。」

夜行人顯得很驚訝：「為什麼我不能？」

老家人沉下了臉，道：「因為他不認得你。」

夜行人更驚訝：「你怎麼知道他不認得我？」

老家人冷冷道：「因為我也不認得你。」

夜行人道：「只要他認得的，你就認得？」

老家人點點頭。

夜行人也沉下了臉，道：「我若一定要看呢？」

老家人淡淡道：「我知道你並不一定要看他的。要看他的人，並不是你。」

夜行人皺眉道：「你知道是誰？」

老家人又點點頭，忽然冷笑道：「我只奇怪一件事。」

夜行人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老家人道：「秋夫人既然不相信他老人家已真的死了，既然還想看看他的遺容，為什麼自己不來，卻要你這個下五門的賊子來騷擾他老人家死後的英靈！」

夜行人的臉色變了，一翻手，手上赫然已套著雙專發毒藥暗器的鹿皮手套。

老家人卻已連看都不再看他一眼。

夜行人陰惻惻笑道：「就算我是個下五門的小賊，也一樣可以要你的命。」

他似乎已真的準備出手，但就在這時，突聽一個人冷冷道：「閉上你的嘴，滾出去，快滾！」

聲音很美，美得就像是從天上發出來的。

靈堂裡雖然看不見第三個人，誰也看不到這說話的人在哪裡。

老家人卻還是一點也不吃驚，臉上也還是完全沒有表情，卻淡淡道：「你果然來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會來的。」

夜行人一步步往後退，已退出了靈堂。

靈堂裡又只剩下那白髮蒼蒼的老家人，伴著陰森淒涼的孤燈。

可是就在這時候，就在這靈堂裡，卻偏偏還有另外一個人說話的聲音。

「胡義。」她在呼喚這老家人的名字，「你既然知道是我叫他來的，為什麼不讓他看看老爺子的遺容呢？」

胡義的回答還是同樣乾脆：「因為他不配。」

「我呢？我配不配？」

「老爺子早已算準你不會相信他已死了的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所以他早就吩咐過我，一定要等你來了之後，才能將棺材上釘。」

「難道他也想再見我一面？」她在笑。

她的笑聲美麗而陰森。

笑聲中，那紙紮的車轎，忽然碎成了無數片，就像是忽然被一種看不見的火焰燃燒了起來。

無數片碎紙在靈堂中飛舞，又像是無數隻彩色繽紛的蝴蝶。

飛舞著的蝴蝶中，一個人冉冉飄起，就彷彿一朵雪白的花朵忽然開放。

她穿的是件雪白的長袍，臉上也蒙著條雪白的輕紗，她的身子看來又彷彿是一片雪白的煙霞，忽然間已飄到胡義面前。

胡義的臉上卻還是完全沒有表情──相思夫人一定會來。

他早已知道，早就在等著她。

「現在我能不能看看老爺子的遺容？」

「你當然能，」胡義淡淡道：「而且他老人家說不定也真的想再見你一面。」

棺材果然還沒有上釘。

胡力靜靜地躺在棺材裡，看來竟好像比他活著時還安詳寧靜。

因為他知道這世上已沒有人能再勉強他做任何事。

相思夫人終於輕輕歎了口氣，道：「看來他果然已先走了。」

胡義冷冷道：「你好像也並沒有要他等你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因為我知道死人是什麼也帶不走的。」

胡義道：「他的確什麼也沒有帶走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既然沒有帶走，就應該留下來給我。」

胡義道：「應該給你的，當然要給你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在哪裡？」

胡義道：「就在這裡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我怎麼看不見？」

胡義道：「因為你答應帶來給他的，還沒有帶來呢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就算我帶來，他也看不見了。」

胡義道：「我看得見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只可惜我並沒有答應你，胡月兒也不是你的女兒！」

胡義閉上了嘴。

相思夫人道：「東西呢？」

胡義道：「就在這裡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我還是看不見。」

胡義道：「因為我也沒有看見胡月兒。」

相思夫人冷笑道：「你只怕永遠也看不到她了。」

胡義也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那麼你就也永遠看不到那些東西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我至少還可以看到一樣事。」

胡義道：「哦？」

相思夫人冷冷道：「我至少還可以看到你的人頭落下來。」

胡義道：「只可惜我的人頭連一文也不值。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不值錢的東西，有時我也一樣要的。」

胡義道：「那麼你隨時都可以來拿去。」

相思夫人忽然笑了笑，道：「你明知我還不會要你死的。」

胡義道：「哦？」

相思夫人道：「只要你還剩下一口氣，我就有法子要你說實話。」

她的手忽然蘭花般拂了出去。

胡義沒有動。

可是另外卻有隻手忽然伸了出來，閃電般迎上了她的手。

靈堂裡並沒有第三個人，這隻手是從哪裡來的？難道是從棺材裡伸出來的？

棺材裡並沒有伸出手來。

這不是死人的手，是紙人的手。

紙人已粉碎，碎成了無數片，蝴蝶般飛舞。

「我也早就在這裡等著你。」飛舞著的蝴蝶中，已露出了一張帶笑的臉。

柳長街在笑。

可是他的笑容中，卻彷彿帶著種說不出的悲傷之意。

因為他的掌風，已揚起了相思夫人遮面的輕紗，他終於也看見了相思夫人的臉。

他壓根兒想不到，這個神秘而陰沉的女人，居然就是胡月兒。

龍五擁著貂裘，斜臥在短榻上，凝視著窗外的枯枝，喃喃道：「今年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有下雪？」

沒有人回答他的話，他也沒有期望別人回答。

秦護花一向很少開口。

──一個人開始變得會自言自語的時候，就表示他已漸漸老了。

龍五忽然想起了這句話，卻忘了這句話是誰說的。

「難道我真的已漸漸老了？」

他輕撫著眼角的皺紋，心裡湧起一種說不出的寂寞。

秦護花正在替他溫酒。

他一向很少喝酒，可是最近卻每天都要喝兩杯。

──你什麼時候會來找我？

──當然是在你喝酒的時候。

門外響起了一陣很輕的腳步聲，一個青衣小帽的夥計，捧著個用湯碗蓋住的碟子走進來。

龍五沒有回頭，卻忽然笑了笑：「這次碟子裡裝著的是不是三隻手？」

柳長街果然來了。

他也在微笑，微笑著掀起蓋在碟子上的碗：「這裡只有一隻手，左手。」

碟子裡裝著的是一隻熊掌，是龍五早已關照過廚房用小火煨了一整天的。

酒也正溫得恰到好處。

「我早就知道你一定會來的。」龍五大笑，「你來得正是時候。」

秦護花已斟滿了空杯，只有兩杯。

柳長街忍不住問：「你不喝？」

秦護花搖搖頭。

他只看了柳長街一眼，就轉過頭，臉上還是連一點表情都沒有。

柳長街卻還在看著他，心裡忽然又想起了那白髮蒼蒼，臉如枯木的胡義。

正如他每次看到胡義時，也會不由自主想到秦護花一樣。

這是不是因為他們本就是同樣的一種人？無論誰也休想從他們臉上的表情，看出他們心裡究竟在想著什麼。

現在柳長街心裡又在想著什麼？

他在笑，但笑容卻很黯淡，就像是窗外陰沉沉的天氣一樣。

「這正是喝酒的好天氣。」

龍五微笑著回過頭：「所以我特地替你準備了兩壺好酒。」

柳長街舉杯一飲而盡：「果然是好酒。」

他坐下來時，笑容已愉快了些，一杯真正的好酒，總是能令人的心情開朗些的。

龍五凝視著他，試探著問道：「你剛來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嗯。」

龍五道：「我本來以為你前幾天就會來的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──我來遲了。」

龍五笑了笑，道：「來遲了總比不來的好。」

柳長街沉默著，沉默了很久。

「你錯了，」他忽然道：「有時候不來也許反而好。」

他說的顯然不是他自己。

龍五道：「你是在說誰？」

柳長街又喝了一杯：「你是應該知道我是在說誰的。」

「她真的去了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你看見了她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你認得她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難道她就是你說過的那個胡月兒？」

柳長街已在喝第五杯：「她當然並不是真的胡月兒。」

龍五道：「真的胡月兒你反而沒有見過？」

柳長街點點頭，喝完了第六杯。

龍五道：「她早已綁走了胡月兒，先利用胡月兒要挾胡力，再假冒胡月兒來見你？」

柳長街第七杯酒一飲而盡，忽然問道：「你想不想知道她的結局？」

龍五道：「我不想。」

他也在笑，笑容卻比窗外的天氣更黯淡：「我早已知道她是個什麼樣的人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但你卻不知道她是什麼樣的結局。」

「我不必知道，」龍五緩緩道：「是什麼樣的人，就會有什麼樣的結局。」

他又勉強笑了笑：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這句話我也沒有忘記。」

柳長街想笑，卻沒有笑，一壺酒已全都被他喝了下去。

龍五也喝了一杯，忽然又道：「但我卻始終看不出那老頭子是個什麼樣的人。」

「你是說胡義？」

龍五點點頭，道：「我本來甚至懷疑他才是真正的胡力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哦！」

龍五說道：「我甚至懷疑，他們兩個人都是胡力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不懂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有沒有聽說過，以前江湖中有個人叫歐陽兄弟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聽說過。」

龍五道：「歐陽兄弟並不是兄弟兩個人，他這個人的名字就叫做歐陽兄弟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龍五道：「歐陽兄弟既然只不過是一個人，胡力當然就有可能是兩個人。」

柳長街終於明白他的意思。

龍五道：「你有沒有想到過這種可能？」

「我沒有。」柳長街道：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本就不是第三者能想得通的。」

他忍不住又看了秦護花一眼──秦護花與龍五之間的關係，豈非也很奇妙？

他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不管怎麼樣，這秘密我們都已永遠沒法子知道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胡義也沒有活著走出那靈堂。」

──胡義「也」沒有。

這「也」字中是不是還包含有別的意思？是不是還有別的人「也」死在那靈堂裡？

能活著離開那靈堂的，是不是只有柳長街一個人？

龍五沒有問。

他不想問，也不忍問。

「不管怎麼樣，這件案子現在總算已結束了。」他端起剛加滿的一壺酒，斟滿了柳長街的酒杯。

柳長街立刻又舉杯一飲而盡：「但卻連我自己也想不到這件案子會這樣結束。」

「你本來是怎樣想的？」龍五道，「你本來是不是一直都在懷疑我？」

柳長街並沒有否認：「你本來就是一個很可疑的人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我直到現在，還看不透你。」

「你自己呢？又有誰能看得透呢？」龍五笑了笑，「我也一直都在奇怪，為什麼連胡力他們都沒有查出你的來歷。」

柳長街也笑了笑，道：「那只因為我根本就沒什麼了不起的來歷。」

龍五盯著他，一字字道：「現在你能不能告訴我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」

柳長街淡淡道：「你跟胡力都到那小城去調查過我。」

龍五道：「我們都沒有查出什麼來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們當然查不出。」

他微笑著道：「因為我本就是在那小城中生長的，我過的日子就一直很平凡。」

龍五道：「現在呢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現在我也只不過是那小城中的一個捕快而已。」

龍五怔住。

「像你這種人，只不過是個小城中的捕快？」

柳長街點點頭，道：「你們都查不出我的來歷，只因為你們都想不到我會是個捕快。」

龍五忍不住長長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我的確想不到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們遇上我，也只不過因為上面湊巧要調我來辦這件案子而已，否則你們只怕也一樣永遠都不會知道世上有我這樣一個人的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說的是真話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你不信？」

龍五道：「我相信，但我卻還是有一點想不通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哪一點？」

龍五道：「像你這麼樣一個人，怎麼會去做捕快的？」

柳長街道：「我做的一向都是我想做的事。」

龍五道：「你本來就想做捕快？」

柳長街點點頭。龍五苦笑道：「有的人想做英雄豪傑，有的人想要高官厚祿，有的人求名，有的人求利，這些人我全都見過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但你卻從來也沒有見過有人想做捕快？」

龍五承認：「像你這樣的人的確不多。」

柳長街道：「但世上的英雄豪傑卻已太多了，也應該有幾個像我這樣的人，出來做做別人不想做，也不肯做的事了。」

他微笑著，笑容忽然變得很愉快：「不管怎麼樣，捕快也是人做的。一個人活在世上，做的事若真是他想做的，他豈非就已應該很滿足？」

（全書完）